

目录

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 - 关于文字的服务



[第一篇 关乎主恢复中的文字 - 使主的恢复有出路](#)

[第二篇 关乎主恢复中的文字 - 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](#)

[第三篇 书报服务与推广真理](#)

[第四篇 文字服务的学习](#)

[第五篇 关于文字服务的交通](#)

[第六篇 文字工作的价值与学习](#)

[第七篇 配合职事的文字工作](#)

[第八篇 文字服务的装备与注意事项学习外文的要诀](#)

[第九篇 关于文字服务的原则与态度恢复本经文翻译研讨](#)

[第十篇 建立事奉主的性格秉性与性格](#)

[第十一篇 文字工作的制度问题文字的编辑需要统一](#)

第一篇 关乎主恢复中的文字 - 使主的恢复有出路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主的恢复是真理的恢复

圣经给我们看见，神的工作乃是借着祂的说话。在神的创造里，神说有，就有；命立，就立。（诗三三 9。）在旧约时代，神一切的工作都是借着祂对人的说话；到了新约更是如此，祂乃是在祂儿子说话。（来一 1~2。）

神新约的工作，可以说完全是话的故事。主耶稣是话成肉体，要来完成神的工作。到了使徒时代，使徒们的工作，主要也是借着话语。历史给我们看见，神所大用的使徒，都留下话语。在整本新约的二十七卷书里，保罗的著作就多达十四卷，占了新约的一大半。

历代以来，神的工作在地上所以能往前，都是借着祂的话语。我们可以从召会历史的进展，看出神话语的进展。什么时候神的话语不得开展，什么时候神的工作就无法出去。特别是在我们中间，从倪弟兄开始至今，整个主的恢复就是真理的恢复，也就是神话语的恢复。纵观今天整个基督教的光景，我们实在能说，在这末后的世代，神是特别把祂的话语和祂的真理，托付了我们。

我们不是凭空说这些话。六十多年来，我们是把古代教父们的教训，以及各家的神学，凡关乎圣经的讲解，都深入研究过。可以说，六十年来，我们没有一天不在主的话上下工夫。所以，集其大成，我们有许多书刊的出版。可惜，当时倪弟兄释放的真理相当多，但印出来的却不过十分之一、二。大部分信息都没有刊印出来，甚至那些信息记录，经过时空的转换，几乎已完全被摧毁。有鉴于此，十多年前我们就觉得，必须尽力把我们中间所释放，关乎真理之认识的信息，作成文字出版。为这缘故，近十多年来，我把全副精神，都集中在新约圣经恢复译本和生命读经的工作上。

现在新约生命读经已经全部完成；旧约的头两卷，也已经讲过。接下去我们要读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。我实在盼望主给我更多的年日，能把摩西五经讲完，然后再来看申言者书；末了，我们回头读历史书。我们若把摩西五经、申言者书、历史书都好好读过，我们就可以说，新旧约的启示全数都在文字里，我们就有全部新旧约的鸟瞰。旧约尚有诗歌书部分，如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等。其中有些我们已有书籍出版，如解释雅歌的“歌中之歌”，是倪弟兄的著作。关于诗篇和雅歌，过去我们也曾查读过；（见“诗篇中所启示并豫表的基督与召会”，和“雅歌中所描绘的生命与建造”；）至于箴言、传道书，需要花的工夫较少，约伯记则有注意的价值，盼望我们也能把这些书查读过。我们要为这事祷告，我们可能还需要另一个十年，来完成旧约的生命读经。

用主的话语供应众圣徒

这是难得的机会，能和各地服事书报者，和长老、同工们，一同交通心头的話。我相信同工们都承认，要为主作工，就需要用主的话语供应圣徒。即使是传福音也不例外，都需要有福音的真理和福音的话语。然而，这些话在那里呢？曾有些人试过，想要在我们中间之外，再去找一些话语材料，但并不容易。因为主所给我们的话语，已包含一般基督教书籍里福音材料的分量，况且我们的发表也比较丰富、高明。

在主恢复的起头，我们就释放了一些基本的真理。以台湾为例，在释放主话语的头一个时期，就释放了“圣经要道”六十题。以卷一的十六题来说，包括人的光景、神的爱、基督的救赎、圣灵的工作、悔改与相信、赦免、洗净、成圣、称义、与神和好、重生、永生、释放一自由、得救、得救的证实、得救的稳固；这一类的题目，在一般基督教书店里，也都有相关的书籍。早期，一九三八年，在烟台时，我曾参考许多英文著作，写成了要道四十二题；到了台湾以后，我又加了十八题，成了要道六十题。所以，在内容上的确是完整，即使是原来的英文著作，也不过只有我们的六七成。因此，当你读过我们的书籍，再去读其他书刊时，就会觉得淡而无味。

这六十多年来，主在我们中间，的确给了我们一些新的亮光，是从前的基督徒所没有看见过的。如因信称义，当然我们没有路德马丁写得那样多，但除了我们之外，也没有听见有其他人，说到客观的称义和主观的称义。客观的称义是主耶稣在我们身外，在地位上，在神面前作了我们的义。主观的称义是主耶稣进入我们里面，从我们里面活出义；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三章九节所说，“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，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，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。”

到了今天，旧约摩西五经中头两卷基本的书，创世记生命读经和出埃及记生命读经，我们是读得非常透彻；创世记生命读经共有一百二十篇，出埃及记生命读经有一百八十五篇。可以说，在基督教里难得找到一本书，其属灵价值超过我们所出版的书。有时，我听见别人批评说，“李弟兄逼着各处召会，非用他的生命读经，非讲他的道不可。”今天我要对自己的家人说这样的话，我实在盼望你们要识货，不要白花工夫。如果全地六百处召会，都好好读生命读经，把生命读经里的真理研读透彻，我绝对相信，不仅我们中间会有一个大复兴，即使是在全地上，也会有一个大复兴来到。

把真理的话推广到圣徒中间

表面看来，今天各处召会的主日讲台，都在用生命读经；但照我的观察，各地真正进入生命读经的人不到一半。生命读经的产生，是我经过了五十年研究圣经的心得，在写的时候，还将相关的重要参考书，都摆在眼前。在整理每一卷书的重点时，凡是相关权威参考书里有价值的，都编在一起。你们若是去读那些权威著作，就会发现，凡是有价值的亮光和启示，和有生命供应的，都在我们的生命读经里。这一点我很有把握。若是要你们再花五十年的工夫研究真理，然后花十几年的工夫一面参考、一面写，恐怕你们不一定有人能这样作。

因着主的怜悯，我在不到二十岁时，就听见福音得救了。从得救那一天起，主就使我爱祂的话语。感谢主，祂还留我在地上这样长久的日子。一九四三年，我生肺病时，曾求主再给我十五年的日子。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五八年，我活过了这十五年。然而，在一九五八年，我和西方的关系才刚开始。从那时到现在，又是二十七年过去；我实在没有想到主留我在地上这么长久。不仅如此，祂还怜悯我，使我的记忆力没有衰退；并且我的领会力，好像比从前还要更加强，以致圣经的重点至今不忘。这一切都是主的怜悯。

若是我们有清明的眼光，认识圣经，认识今日基督教的光景，认识真理，也认识神给我们的怜悯，我们就会花费一生，埋在这些话里面，让这些话语泡透我们。然后，我们一定会有负担，尽所能的把这些真理的话，推广到弟兄姊妹和众召会中间。我们会尽所能的，在弟兄姊妹中间，给他们一个爱慕真理、爱慕生命读经的空气。

这次在台北，小排聚会用加拉太书生命读经，我读的时候，常常一读就爱不释手，读得津津有味。在基督教书店的书架上，恐怕不容易找到一本书，告诉我们马太福音是讲国度的福音，马可福音讲神的福音，路加福音讲赦罪的福音，约翰福音讲生命的福音。在基督教里，恐怕也没有一本书能告诉我们，保罗讲的是全备的福音，包括基督启示在我里面，基督在我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，基督成形在我里面，基督安家在我里面，基督还要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神的丰满、神的彰显。即使有人能找得到，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，读了千万本书，花十几年的工夫，才能得着这些宝贝。

现在，这里有一本加拉太书生命读经，只要我们认真去读，就会看见，里面每一页都是宝贝。盼望我们众人都能学习珍赏生命读经，将自己投身其中，多在里面沐浴，让真理的光将我们泡透。而后，就能把所蒙的恩典及所得的好处，向外推广，造成一个空气，使众圣徒都爱慕真理，都爱慕生命读经。

生命读经的五种用法

按我自己的观察，生命读经至少有五种用法。第一，为了供应自己。你要边读圣经边用生命读经伴读。这是一种得供应的读法。譬如读歌罗西一章，说到基督是圣徒在光中的分，你一将这话化祷，就会得着供应；这时，你要把歌罗西书生命读经打开，其中有一篇是讲众圣徒的分，你就可以好好读一读。

第二，为了研究。对于盼望得着真理装备的人，要一卷一卷书的研究。然而，当你研读一卷书时，必须用生命读经，你就会知道它的价值；因为它能应付你研究时所遇到的一切疑难。我在写生命读经时，已经花了相当的工夫，去解决其中的疑难；并且将重点和生命的丰富都摆出来，所以是相当值得作研究的参考资料。

第三，为了小排聚会使用。要小排得到话语的供应，最好是把每一篇生命读经里的精粹点出来，甚至用生命读经的内容，传一点福音。我们读的时候，可以短读、重读、重读、活读、祷读、唱读、解读。这样，无形中就能在排聚会里将重点打到人里面。

第四，为着讲台使用。各地召会，一面在晨更里读同样的进度，并且在小排聚会里推动；一面，主日讲台也讲生命读经。这样，一周过一周，晨更、小排，加上主日讲台，都读同样的一本书，就能给人一个极深的印象，使人得着丰富的供应。所以，各地服事话语的弟兄们，都需要花工夫，帮助圣徒在生活中能活用主的话，并进入话的实际。

第五，喂养照顾人使用。当我们自己在真理的光中被泡透，而到圣徒中间去，和人谈话，与人有交通时，若是到了某个重要环节，觉得某一段生命读经的话，对人有帮助，就可以与人分享，甚至带人一同读这个段落。这会给人一种羡慕，也会产生叫人切慕读生命读经的空气。

我绝对相信，无论是在那一个地方召会，只要肯这样推动生命读经，那地的召会必定得复兴。若是人人肯为了得生命供应，为了研究真理，为了小排聚会活用，为着讲台上应用，并为了在交通中喂养帮助人，好好研读生命读经，如此实行一年，当地召会一定会复兴。因为没有什么比神的话，比神的真理更有力量。撒但在这件事上是不会退让的，我们必须看准并豫备好，与撒但争这个地位，好叫神的真理能有出路。

建立小排，产生全时间者，奉献财物

我们把主在台湾的恢复彻底看过，并把这里的情形，和各国主恢复的光景，对照一下，就必须承认，若是再照着从前的作法，要往前是不可能的；那个时期已经过去。在这个新时代的起头，有几件事是我们必须接受负担的。第一，要建造主恢复的聚会，必须在小排上下苦功。我们不能再像已往，只注意大聚会，倚靠恩赐，倚靠属灵大汉。我们的注意力必须转到小排，倚靠众圣徒，即使是软弱、久不聚会的，我们的目标也必须是去恢复他们。

第二，要大量产生全时间者。在旧约时代，十二个支派中就有一个支派是全时间的；在新约行传一章里，一百二十个人当中，也有十二个人是全时间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不仅忽略小排，也忽略产生全时间者，这实在是误了主的大事。

第三，圣徒们的财物奉献一定要跟上去。我们越推动小排，得救的人数一定会增加；得救的人一多，产生的全时间者就越多。盼望在五年之内，台湾能产生二千五百位全时间服事者。到那时，每个月供应全时间弟兄姊妹的花费，为数定规不少，必须圣徒们的奉献能跟得上。这就如同一个大轮，一旦转动，什么都得跟上去。并且在财物奉献上，不仅是供给同工生活这一面，还有主工作的行动，召会的开展，以及会所的盖造等，都需要圣徒们财物的摆上。

主的恢复以真理作内容，一切配合真理的释放

过去，在小排的建立，产生全时间者，以及财物奉献这三点上，我们如同在冬眠。今后小排的建立必须成功，我们必须能按人数的百分比，产生全时间服事者，并且财物的供给也要跟得上。然而，达到这三点，若是没有真理作内容，主的恢复仍是不够强而丰富。主的恢复要强而有内容，就必须有真理的装备。因此，小排的建立，全时间者的产生，财物的配合，都必须是为着真理的释放。

若是主恢复中的小排基层非常坚固，人数天天加多，全时间者也产生出来，财物也跟得上，但却没有扎实的内容，召会的见证仍然无法刚强。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见证是什么，主恢复的内容何在？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真理。我们的真理必须丰富，并且满了神圣的启示。当然，若是没有小排的建立，没有全时间者的产生，没有财物的摆上，有再丰富的真理，主的见证仍是出不去。所以，小排、全时间者、财物、真理，这四者应该调成一个。这就是我们的负担，这个异象在我们中间是再清楚不过。若是我们在这四点上不认真，迟误了主的时间，主或许只好另兴起别人。

若要使主的恢复在地上有出路，以上四点必须点点兼顾。使徒保罗说，“但即使是我们，或是从天空来的使者，若在我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之外，另传一个福音给你们，他就该受咒诅。”保罗是那樣的迫切，但他不是发表自己的感觉，也不是说自己的话，他乃是把主所给他的启示传给别人。今天我也和保罗一样的迫切。我们既是爱主、为着主恢复的一班人，我们就必须到这个阵地来，在这个阵地上全力以赴，被生命读经的真理泡透。若是我们没有清楚的眼光，轻易参考别的材料，恐怕我们被拖走了还不自知。

盼望我们都认清目标，竭力进入真理的点，不要光注重大聚会，乃要竭力建立小排，使众圣徒都能起来，各尽生命和生机的功用。同时，按百分比产生全时间者，在财物奉献上跟上去；如此，主必能在我们中间得着一条出路。

第二篇 关乎主恢复中的文字 - 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 

第二篇 关乎主恢复中的文字 - 忠信殷勤的传扬真理

祷告：主阿，我们需要你宝血的洁净。我们从深处感谢，你的宝血常常维持我们，保守我们停留在与你的交通中。愿你给我们从天上来的交通，叫我们个个的灵向你是通的，彼此也是通的。主阿，除去一切的阻隔和黑影，使我们接受你的说话，叫我们里面明亮。我们感谢你兴起这许多处召会，感谢你得着许多弟兄姊妹，愿为你的真理忙碌，为你的话语劳苦。已过我们看见你祝福了我们，求你继续记念、祝福。我们实在愿意更明了你的心意，知道在你的恢复中，在这话语的服事上，你要我们如何往前，主，求你给我们清楚的带领。

主，我们是在战场上，求你得胜的宝血遮盖我们，为我们抵挡仇敌，遮蔽黑暗的权势，捆绑一切的攻击和阻挠。主，在交通中引导我们众人，在一个灵里说话，在一个灵里相交。愿你恩待我们，叫我们个个都从深处摸着你；并叫我们众人同灵、同魂、同心，甚至声调和脚步都相同。主阿，愿你的恢复在台湾岛上，如日出的太阳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；也像威武的军队，无往不利。主，求你得着每一个城市，每一个村镇，并给我们负担广传福音。

神的工作在于神的说话，以及人的传扬

圣经给我们看见，神的工作完全是借着话、凭着话。两千年来的召会历史，证明话是很重要的。无论在任何时期，任何地方，只要话正确，祝福就来，主的工作就有出路。以基督教来说，基督教所以紊乱就是乱在话语上。用话来传达、宣扬神，乃是神的创举。我们若追查历史，就会发现从摩西开始，众申言者所作的工作，就是传达神的话。

到了新约，“传道”这词就出来了。中文的“传道”一词，有许多地方原文是一个动词，是“传扬”或“宣扬”的意思；有的地方原文有“话”字作受词，也就是“传扬话”的意思。此外，有另一个动词，是“传福音”的意思，源自“福音”这个名词，和合本有时也译为“传道”。传福音就是把神的赦罪、主耶稣的身位和工作，当作福音宣扬。在使徒们以后，有许多传道人出来作宣扬的工作。到了约五百年前，改教的人更发明了报纸，作为广传真理的工具。这报纸的发明，很快就被世界的文化广为使用。尤其到了今天，不只有报纸，更有广播、电视、录影等，这些都是所谓的“媒体”。

媒体是一种媒介的体系，借此能把事情传达出去。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过程里，一切事都是借着“鼓吹”、“宣传”而成功的。所以，话语的宣传不是一件小事。中国有句俗话说，“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”一句话可以兴建一个国家，也可以毁灭一个国家；一句话可以是祝福，也可以是咒诅。其基本原则全在于我们怎么说，怎么宣扬。

文字工作的起头与过程

一九二〇年，主在中国兴起倪柝声弟兄；他一得救就开始文字的工作。他最早期出版的文字，仍是沿用文言体。那时虽然有五四运动，却尚未影响到南方保守的福建。倪弟兄的父亲很注重中国文学，专特请人到家里教中文；因此，倪弟兄中文的修养相当不错。后来因着白话文的推行，到了一九二五年，倪弟兄出版每月一期的基督徒报时，就使用了白话文。之后，他的白话文越学越进步，等到写属灵人时，他的国语体系已经相当好，更可说是独创一格。从一九二七年起，在文本工作上，也加进了李渊如姊妹；倪弟兄请她专门作修词润稿的工作。

一九三三年底，我到上海以后，倪弟兄要我负责主编复刊的基督徒报，他自己则负责编辑复兴报。我算是第三位加入这个文字工作的人。当时还有俞成华弟兄，因着学习内里生命的功课，翻译了一些奥秘派的书籍。这些书刊在福音书房发行，那是我们中间惟一的文字机构。从一开头，倪弟兄就说得很清楚，这个文字机构不属于任何地方召会，也不属于任何工作单位，完全是他个人的职事，辅助他话语的职事。我们这些加入文字工作的人，都是他的助手帮助他。

到了一九四八年，上海召会带进复兴。复兴的流可说是从烟台开始，流到青岛，再到福州，然后到了上海。倪弟兄恢复尽职那段期间，许多信息都是关乎将一切交出来。如此一来，整个局面就扩大了，倪弟兄便将福音书房重新安排，于一九四八年出版了四种刊物：见证报、道路报、福音报与执事报。

尔后，政局剧变，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，我们就辗转来到台湾。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，我着手编写圣经要道六十题。同时，为着应付台湾岛上的需要，就恢复了福音书房的出版，主要是出版诗歌和刊印圣经要道。一九五〇年二月，倪弟兄到了香港，把我召去。我告诉他主在台湾各地的情形，他很受鼓舞，便鼓励我继续往前。因着政局的关系，他决定分三个区域设立三个书房，分别在上海、香港和台北。上海的书房由他自己负责，香港的由魏光禧弟兄负责，我则负责在台北的书房。当时，这三个书房的版权互通，可以说三处书房就是一个。

开头时，香港和台湾的书是一同出版。倪弟兄回到上海以后，约有二年的光景，还有一点自由。当时西教士纷纷退去，在公会里许多爱主、寻求主的人，就转到我们中间。在那段时间，倪弟兄和他的助手们，都积极的作文字工作，因为深感自由之日不多，总要抓住机会尽力出版。然而倪弟兄还有许多信息当时未及出版，实在非常可惜。倪弟兄整编了一本诗歌，共有一千零五十二首，其中包括了我所写的第二集诗歌中的一些新诗。同时，将我在台湾出版的圣经要道六十题，改成五十二题，在上海出版。这足以证明，他是照着他所安排的实行，三个书房的确就是一个。

后来，上海所出版的诗歌，因着首数太多不实用，就从其中挑出三百七十六首。以后在台湾有些异议者，从我们中间出去后，另立出版机构，使用上海出版的三百七十六首诗歌，并且在海外印行。其实，那是侵犯了版权。

这中间有一个插曲，就是香港的福音书房，后来改名为香港教会书室。那是因为一九五二年，倪弟兄被关进监里，为免倪弟兄被冠上和海外基督徒互通的罪名，所作的变更。当时也将“圣洁没有瑕疵”一书，改名为“荣耀的教会”；将“什么是新约”一书改名为“更美之约”。到了一九六九年，香港召会又有人持异议，起了风波，混乱了那里的情形。

一九六三年，我在美国按照当时的情形，出了一分水流报，成立了水流出版社。我告诉弟兄们，这个水流报和水流出版社不是一个工作单位，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机构，服事我所传讲的话语。

一九七五年，我和有关的弟兄们彻底交通后，就定规了我们中间的文字，中文在台湾出版，英文在安那翰出版，香港教会书室只售书，不出版文字。为着配合政府法律的要求，台湾这里成立了财团法人。事实上，福音书房和水流职事站，在行政上就是一个，是我职事的服事机构，发行三类的出版品——书刊、录影带和录音带，而经营的总机构是在加州安那翰。另外在德州欧文，有一个职事站分站，专门负责印刷英文书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局面。

关于录影训练

一九六二年我在美国开工之后，不断的有特会。一九七〇年那一次，从海外去的圣徒有两百多位，全美和我们有交通的圣徒，百分之九十五都去了。那一年，我们从洛杉矶移民出去，人数像波浪般一直上升。到了一九七三年，我们在洛杉矶文化中心举行特会，可容纳三千人的会场都坐满了人，另外还开辟了两、三个小型会场，给弟兄姊妹看闭路电视。与会的青年人中，有许多是刚得救的，整个场面显得相当凌乱。我就在主面前寻求，看见特会的路不能再走下去，因为每年人数都在增加，并且什么人都可以来，没有任何限制，以致与会情形并不理想。因此，将特会改成训练乃势在必行。若是改成训练，首先必须报名登记，这就有了审核，无形中就有限制。所以，我决定要改走训练的路，将报名的人交由各地召会审核。每年两季，冬、夏各有一次训练。

根据我们服事圣徒多年的经验，知道天下人都是一样，乐意接受恩典，却都不愿负责任，没有责任感。所以，我请报名的人，都要有一点奉献。在美国无论什么东西，若是免费赠送的，人都看为不值钱。在他们的观念里，凡是免费送的一定不是好东西。按照一九七四年美国国民平均收入，每个月是五百元，每月的十分之一是五十元，因此，我定规每人奉献五十元。

训练开始时的管制是很严格的，十六岁以下，六十岁以上者不可报名。生病的、属灵情形不好的，都不可以来。并且报到之后，起居生活二十四小时都在训练之中，不能随便访客或上街购物。受训者一到接待处，就要按作息表生活，什么时候起床，什么时候晨更，什么时候睡觉，都有说明。聚会前必须早五分钟到会，时间一到，会场大门就关了。若是缺席三次等于自动退训。参训者要准备应考，三次不及格也是自动退训。

这样一作，就把众人纳入正轨。训练会场内外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，没有一个人松懈，众人的灵都是振作起来的，果效完全两样。因着圣徒都严格遵守训练的规定，所以使我这释放话语的人受鼓舞，以致冬、夏两季的训练，能持续作得这样长久。训练一年一年办，我的身体却从来没有出问题，并且训练人数一直不断上升。借着训练，使真理在西方世界不断传扬出去，这并不是是一件小事情。

关于训练的奉献

在训练作了几年之后，我们发现安那翰和附近召会，总人数不过一千人，每年却有两次，要用十天以上的时间，接待一千五百位以上的客人，他们的担子的确太重。因此，我们想到可以采取录影的方式，这样，每次只有一千七百位左右参加现场训练，其余在远处的人，就可留在当地参加录影训练。以后，海外国家争相仿效，都愿意举行录影训练，既节省财物上的花费，也免去请长假的困扰和旅途的往返。但我们要求举办录影训练的召会，都必须遵守现场训练的规则，以维持训练的水准。

凡参加录影训练的人，都要奉献当地国民每月平均所得的十分之一。例如，在台湾早期是定规每人奉献四百元，并且至少必须有二十人才能开办。有的地方召会，以为缴上八千元，凑足二十人分的奉献款，就可以办训练，也不管实际到会的人有多少；到后来，参训的人有的晚到，有的早退，既没有应考，也没有分享，只是草草了事；这种作法是不对的。我要郑重的说，这种情形若不改善，以后就不得再办录影训练。要知道，在海外办训练的奉献款，没有一分进到职事站的账上。我们把这些钱，用在开展海外的录影训练上；如德国的斯图嘎、非洲的迦纳等地，都需要经济的帮助。

参加训练所奉献的款项，不过是作为一个管制的凭借，并且借以激发参训者能用心在训练里。各地的长老、同工们，应该在录影训练的事上，带领弟兄姊妹从无心到有心。若是参训者没有能力付这四百元，各地可自行斟酌。在美国，有些学生无力奉献，我们经过审核，就请他们不必奉献；不但如此，他们来参加，职事站还特为他们豫备住处和饭食。所以，各地可以把实在无力奉献，而愿意报名参加训练的圣徒交通给我们，我们同意他们可以不必奉献。然而审核时，必须严格。我们有责任让他们了解自己该尽的责任，他们虽可以免奉献，但他们守规矩的灵，必须比别人更强。

关于真理教育

我们办训练，是为着传讲真理。在传讲真理里，有一半是教育性的。说到教育，这一件事常叫我觉得羞耻。如果我是一个教育家，从一九四九年，也就是三十六年前，开始办教育，幼稚园两年，小学六年，三年国中，三年高中，然后四年大学，再进一步有研究所、博士班，到一九七〇年，正常情形从国中毕业的，应该有几千人，从高中毕业的也有几千，得到博士学位的，至少也应该有几百。这样办教育才算成功；但反观我们，常常开特会讲道，每主日例会也讲，一直讲了三十六年，却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真理。同时，也没有看见什么师资产生。这就证明，我们从前聚会的方式失败了，那条路不能再走了。

需要遵守职事站的规定

你们要办录影训练，就要遵守职事站的规定，这才是正当的作法。职事站所以严格，是希望有人一年拿出二十天，摆在主面前，在祂的话语上好好受训练。同时，也希望参训者的性格受一点操练，不要再像从前那样，早到会也可以，晚到会也可以，到了会中东张西望，随便和人寒暄。我们盼望能给参加训练的人，在性格上也有些操练，教他们知道如何聚会，如何研读主的话。

地召会的负责弟兄们，既是各地的“家长”，盼望能和我们合作。召会是你们的家，你们送子弟来参加训练，家长一定要和办训练的人配合，这样训练才可能成功。如果你们作家长的，态度是无所谓的，那么录影训练对你们就无益了。有人要从录影训练蒙恩，我们十分欢喜，并且乐意服事；但我们要请各地召会的“家长”，一定要与学校合作，这样我们才能收你们的学生，训练也才能有果效。

主的恢复是多面的，有热心福音，有奉献财物，有真理的追求；这样，主才有出路。如果我们平平淡淡，什么都可有可无，都无所谓，我们所作的，就不过是个基督教的工作而已。

主的道路绝对是一元的，忠诚往前必蒙祝福

问：有些弟兄们觉得，倪弟兄、李弟兄的东西是公产，各地召会都可以拿去随意使用。这种情形越来越混乱，慢慢会演变成不是一个号筒，不是一个声音，该怎么办？

一方面，在我们中间没有统治；另一方面，六十年的历史给我们看见，凡是攻击这条路的人，结果都没有祝福。没有祝福就是失去亮光，没有主明显的带领往前，没有属灵生命的长进。在这方面，我们有太多的例子了。今天许多人都喜欢用倪弟兄的东西，再加上一点自己的色彩；凡是这样的人，定规都没有祝福。

这几十年来，我看了很多，发现有一个属灵的科学，就是主的见证是一，主的身体是一，主的召会是一，主的真理是一，主的道路是一；这些绝对是一元的。蒙主祝福的人，就是一直走这条道路。没有一件事比事奉主更真诚，我们必须真而诚，没有一点虚掩之处。若是有人拿倪弟兄的信息，编一篇讲台，那是可以的。然而，要拿倪弟兄写的文字当作自己的，除非标明得很清楚，这篇信息是出自何处，不然都是违反忠诚的原则。

弟兄们，我们的道路是一，我们中间没有控制。我巴不得你们看见更多的光，我也愿意跟你们学。你们若真有光，众人就都会跟着你们走，然而，你们千万不要弄一个花样。在新约里我们看见，有施浸者约翰，有彼得，有亚波罗，有巴拿巴，至少有这四个，他们的职事是逐渐过去的。主的启示只有一条路，你若是保罗，就该忠忠诚诚的释放从主得着的亮光；你若是提摩太，就该忠忠诚诚的与保罗一同往前。是谁淘汰了巴拿巴？是保罗么？不是，是他自己淘汰了自己。

忠心殷勤的释放真理

按着我个人五十三年来的观察和经历，我能说最蒙福的有三点：第一，要看清楚这是主的恢复；第二，近六十年来，主的真理的确是释放在我们中间；第三，要照着主今天的带领，一地一地的召会，要好好作小排，产生全时间的人，并且带领圣徒绝对的爱主，在财物上忠心的与主合作。此外，还有一件事必须抓牢，就是我们在个工作里，只传扬新约中神的经纶，也就是使徒的教训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这六十年来，主在我们中间所释放的那些真理。我们都当忠心而殷勤的，把这些真理释放出去。

若是你们接受这些话，相信你们所在地的召会，必定带来复兴，人数一定加增。我可以担保，没有任何方法能比这个方法带进更多的祝福。我在我们中间这个实验室里，已经实验了六十年，蒙福之路在那里，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我请求各地的长老、同工，都郑重的看待这事。

鼓励基本订户

关于基本订户的事，盼望各处召会，既是得到这分话语职事的供应，就该尽力帮助这个发行。因为每出一本新书，到底该印多少，这个问题一直是书房几十年来的重担。印少了不够卖，印多了没地方放；不仅增加库存量，并且放在仓库里，纸容易变黄，加上潮湿，就容易损毁，又会遭虫咬，实在都是不必要的消耗。当然，圣徒买了书不一定现看，好比我们到米店买几斗米，也不是一下全装到胃里，总要吃上几个月。所以，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作基本订户，一则每本书的印量多，成本就能降低，大家都享受好处。一则是鼓励弟兄姊妹，建立起读书的习惯，三餐饭后或睡前，都能读一点属灵书报，那真是开卷有益。

盼望各地召会的长老，能有点带领和鼓励，使家家都存有属灵书报，不论是在饭桌上、床头上、洗脸台、或厨房里，随处都有一本，可以方便家中大小，甚至来访客人，都能随处享受主的话。这些书报都满了神恩典的丰富，摆在家中，对这个家定然是有益的。

第三篇 书报服事与推广真理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至十七节，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至十六节，使徒行传八章三十至三十一节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，四十五节。

书报服事的负担与目标

书报服事最重要的负担，不是关心存书的处理，乃是研究怎样在所在地，把每本书报推广到圣徒家里，进而储藏在他们心里。书报服事是召会中很重要的一项服事，特别与长老们有很重要的关系。首先，我们的眼光、见地要清楚，在所服事的召会中，要鼓励圣徒有研读真理的习惯。其次，我们要有正确的经营心态，不是像在路边摆地摊卖书，乃是推动主恢复里的信徒，使每个家里都有书房出版的全部书籍，并鼓励他们尽可能的阅读。

保罗在提前二章四节说，“祂愿意万人得救，并且完全认识真理。”今天召会多半注重前半节，传福音领人归主；却在带领圣徒认识真理上，构不上神的目标。要补上这个缺欠，达到神的目标，责任乃是在我们身上。

提后三章十五至十七节告诉我们，圣经是何等重要，能叫人得有得救的智慧，并且也能装备属神的人，使他们得以完备。这是非常宝贵的。然而，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今天信徒普遍的难处，在于打开圣经，虽然字字认识，却不懂得其中所讲说的。即使你学习能力强，学问渊博，也不一定能读得明白其中的精意。

认识真理，需要有人讲解，也需要主开心窍

行传八章二十六至三十九节，记载了一个埃提阿伯太监的事例。古时的太监都是知识分子；他们若没有读过书，不认识字，绝不能在皇宫里作太监。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，有一次上耶路撒冷去敬拜，在回家路上读以赛亚书。正读到五十三章说，“祂像羊羔被牵去宰杀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，祂也是这样不开口。”一面，他觉得很有意思；一面，他虽然字字认识，却不懂其中的含意。这时，圣灵就指引腓利就近他。腓利上前贴近那车走，问说，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么？”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：“没有人指引我，怎能明白？”这就证明，只有圣经，却没有别人指导、讲解，你仍旧无法明白，无法读得懂。

在主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并没有公共学堂，也没有学校制度，一切都在于家庭教育。马利亚从圣灵怀孕时，只是个青年女子；但她去见以利沙伯时，她的赞美却句句都是引自旧约。她对旧约熟悉到一个地步，能在灵感下引用经节，编成一篇对神的赞美。如果她没有旧约的基础，即使圣灵感动了，她也编不出赞美来。可见她乃是出身于一个认识旧约的家庭；主耶稣出生在这样一个家，可想而知，祂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，必定受到良好的圣经教导。等到祂出来尽职时，每次进到会堂传福音，就能立即打开圣经讲解。

当初三年半跟从主的门徒，在主耶稣的带领下，一定对圣经颇有研究；他们不可能只跟随主，而一点也不读经。然而，路加二十四章给我们看见，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，他们与主同行，却不明白圣经。按犹太拉比的说法，旧约分为摩西的书、诗篇、申言者的书三部分；但他们不知道，每一部分都满了对基督的讲解。同样的，那两个门徒是研读圣经的人；他们虽然知道旧约一切的事，却一点也读不出其中讲解基督的话，所以需要主耶稣给他们讲解明白。

等到后来门徒聚集时，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四十四至四十五节说，“摩西的律法、申言者的书、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，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”主不但点出来，给门徒讲解明白，并且还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基督徒不仅要有圣经，还需要有人好好的讲解，并且心窍需要被主开启。

门徒中领头的彼得，在年老时写了书信，其中有相当真理的启示；但在末了他告诉我们，还有一位保罗，“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，也写了信给你们；他在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；信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，那无学识不坚固的人曲解，如曲解其余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毁坏。”以希伯来书为例，如果没有讲解，可能我们读了十遍，恐怕也只是一知半解，最多只知道这卷书说到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能拯救我们到底；祂是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，是一样的。然而，那也只是我们天然的领会，并不是希伯来书的中心。若要明白希伯来书的中心，就需要有人指点，也需要主开我们的心窍。现在有了希伯来书生命读经，这卷书就向我们解开了。

以马太福音为例，五章三节，中文和合译本说，“虚心的人有福了。”人不必读圣经，都能知道这话的意思。特别是中国人，非常讲究这些道理，格言中都会说，“谦受益，满招损。”所以，即使没有圣经的教导，孔夫子也已经讲得很清楚。对此，理学家也解释得很详细，因此许多中国人认为，“谦受益”就等于“虚心的人有福了”。约在七十年前，我还年幼，生长在基督教里，从小就听见牧师津津有味的这样讲，听的人也很受感动。等到我稍微长大，理智开启一点，就起了疑问：“既然中国文化里什么都有，何必要一个洋教来教导？中国几千年都讲这个，那里还需要外国人来讲给我们听？”所以，在我十六、七岁时，我是反基督教的。

当初西教士在翻译这节圣经时，或许明白这句话原文的意思；但等到那些具有翰林资格的师爷，替他们修文章时，就改了样子。“虚心”原文的意思是“灵里贫穷”，当时若是按正意译为“灵里贫穷”，恐怕没有人能懂。今天借着生命读经，我们都能明白；但是当时中国的那些秀才、翰林，也许读了都不懂，所以翻作“虚心”，较合中国人的想法。由此可见，读圣经若没有人指点，心窍没有开启，实在很难懂得其中的真意。

二十四章十四节说，“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。”说到福音，我们是稍微懂一点；但说到“国度的福音”，几乎都不懂。我读基督教的书籍几十年，也听过许多道，还没有遇到有人点出什么叫作“国度的福音”。甚至连马太福音的主题“诸天之国”，也没有人明白其意义。今天许多人几乎都是随着己意，按着天然的领会讲解圣经。因此，虽然这本圣经在我们手里，但若没有经过指点、指导或开窍，我们仍然读不懂。

装备真理以推广真理

我回台湾带领改制，就是盼望主的恢复首先要能扩增，人数能加多；其次，要向海外开展。我们实在盼望，主能在台湾岛上兴起一个模型，然后再传往全世界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首先要“福音化台湾”。为此，在这几年内，我们必须产生一千位全时间者，好能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出发，展开福音化台湾的行动。目前台湾共有三百零八个乡镇，除了七十多处有召会，还有二百三十处有待开展。我们可以将一千人分为一百队，十人一队，到一百个乡镇，盼望经过一个月，都能兴起召会。然后每处留下二位，其他再编组成十人一队，出发到新的乡镇一个月，同样建立召会。依次类推，只要三个月，就能在每一乡镇建立召会。

因这缘故，我们正在积极“练兵”。受训者每周两天出外叩访社区，二至三人为一队，挨家挨户叩门。人一开门，就“一对一”的给他们讲说，并要合式的使用“人生的奥秘”，最好在十分钟内，就能带人相信受浸。目前人向着福音，心是敞开的。根据统计，叩十家几乎没有一家拒绝；除非不在家，否则家家都开门。他们向着福音敞开，愿意让人进去谈一谈。从前我们不得其法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人从家里请出来，到会所去；有的人半路跑掉，只好下次再去请。人请来了，好像给我们很大的面子，我们很感激。现在是倒过来，我们去他们家里，送福音到府，送圣经到府；这样一送，是人感激我们。

基督教的经典就是这本圣经。人类几千年的历史，举凡学者或读过书的人，无不称赞圣经的；圣经在人群社会中，其评价是至高的。所以我们去向人传讲圣经，人都会敬重。另一面，今天全台湾岛上，人人安居乐业，民智开化，非常讲理。当我们去叩门，告诉人我们是传基督耶稣的，几乎人人都欢迎。这是很奇妙的事。从前在上海，左邻右舍即使住了十年，也难得答腔的；彼此互不理睬，见了面也不讲话。那时你若是去叩门，人定规冷眼相向，以为你是找麻烦的，绝没有肯开门的。现在的台湾不是这样，你叩门时，报上“基督徒”，人都愿意开门。

举例来说，最近有三位弟兄姊妹到社区访问，在电梯里碰到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士，刚买菜回来。有位姊妹就上前说，“我们和你谈谈耶稣好不好？”她看一看，回答说，“好，请你们进来罢。”一进她家门，才坐下，那位女士就说，“我为什么开门？因为你们的样子很正派，又是传讲耶稣的，所以我欢迎你们。”她接着说，“我先生在空军服务，前不久才说，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宗教，需要一个信仰。”这实在是主的安排，他们觉得需要一个信仰，我们就送上门了。结果坐下谈几分钟，人就接受了福音。不仅如此，他们正谈的时候，一个朋友打电话进来，问她在作什么？她说，“我在这里准备信耶稣，请你也来罢。”等到她要受浸时，又来了一通电话，另一个朋友问她：“你在作什么？”她说，“我现在要受浸了，请不要打岔。”随即就在他家浴室里替她施浸。

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一次受训者出去叩访回来，是没有带人得救的；都是一家一家的接受、一个一个的得救。我们这样“练兵”，是盼望开展队出发时，大家都受过正式的严格训练，并且有了丰富的经历。到那时，他们出去必然百发百中。按我们保守的预算，十个人一队，一个月最少能得六十人。以中部地区为例，有一次他们只有十个人出去，三十三天就浸了六百多位，平均每一天得二十位。

我们不仅盼望能福音化台湾，更是为着要推展福音到全世界。所以，在这一期的全时间训练里，加了一门“语言训练”。首要的是希腊文，因为这是新约的文字；为着研读真理，所有同工们都该读得懂，否则你们是无法作太多的。最起码你们要会参考，会看希腊文圣经，查希腊文字典，参考希腊文汇编。其次，要学英文和西班牙文；前者是世界语，后者是中、南美洲的共通语。今天西班牙语世界，向着主的恢复非常敞开。若是我们能产生五百位，甚至一千位全时间者，即使全数送到拉丁美洲，仍是不够用。至于英文，在非洲也用得相当普遍；我们若能有四百位会说英文的全时间者，即使都到非洲也同样不够用。

所以，我们一再劝勉有心全时间服事主的青年人，务要先学语言，其次要把真理装备得完全。你们出去，必须富有真理。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负担，盼望我们中间这头一千位全时间者，能先后全数出国开展，到中、南美洲和非洲；英文好一点的，可以到欧洲。我们的目的是盼望你们出去，到处推广主恢复的真理。

主恢复中文字工作的开展

书报服事的原则也是一样。无论是全时间者出去作工，或是书报服事，目的都是要传布神圣的真理，完成神的目标，在各处兴起并建立召会，成为基督在那里的彰显。

首先我要声明，如果大家认为，福音书房的目的是经营赚钱，那就错了。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我们里面没有一点赚钱牟利的思想。我们的负担，乃是为了传布真理，服事众召会。

我们都知道，要明白圣经并不容易；然而，借着生命读经，借着主恢复中所有的书报，我们能明白圣经每一卷书的中心思想，也能清楚每一章节的正确意义。为要将这些真理，传送到所有神儿女中间，就需要全时间者出去访人、供应人，也需要各地书报服事者，在召会里忠心劳苦，殷勤分粮给众圣徒。

目前全球的文字工作，发展到一个地步，有三个办事处。主要的一处在那翰；第二处在欧文，是为了印刷；第三处是台湾福音书房，为着所有中文的出版。由于台湾法律规定，成立了财团法人。这三个分站里，全时间服事的有数十位；此外，尚有许多是自动前来帮忙的。工作的艰巨可想而知。

在我这分职事下的文字工作，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开始的。当时我一家十二口住在十六个榻榻米大的房子里，书房、卧室、客厅都在同一间。屋子当中仅有一张椅子，和一个小茶几，我乃是在那样的环境中，编写了圣经要道六十题。感谢主祝福了这分职事的文字工作，才有今天这样的规模。

一九六二年，因着清楚该在美国开辟主恢复的工作，释放真理给神的儿女，我便在美国定居下来。经过二十五年，海外因这分职事兴起的召会，约有三百余处，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借着文字兴起的。我和同工们并没有跑遍那么多的地方，那完全是文字作先锋的成果。这给我们看见，文字的效能是何等的大。

从路德改教开始，主就显明祂恢复的工作。然而，已过五百年来，主从来没有在恢复真理上作得这么多，像祂在我们中间一样。特别是从一九七四年起，借着生命读经和各种信息，不仅把圣经每一卷完全解开，把关乎基督的要道点出来，甚且开了圣徒的心窍，并把带进神经纶的深处，向祂的终极目标迈进。

这不是我们自己在夸口。许多圣徒都见证，从前读马太福音，无论读了多少遍，都只能读懂“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”这一类的话。就人天然的领会，这样的话一读就明白；但对于什么是“国度”，什么是“国度的实际”，什么是“国度的外表”和“国度的实现”等，是一概不知。好像圣经是读了，却读不懂；看了，却看不明白。然而，现在因着生命读经，他们都能明白，马太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。

文字工作遭遇的攻击与得胜

这些年来，因着各地召会追求生命读经，以致有人毁谤说，“李弟兄逼着各处召会，只读他写的生命读经，不读圣经了。”全地六百多处召会都能见证说，我们没有一处召会不读圣经，只读生命读经。读的人都知道，读生命读经无法不读圣经，因为生命读经乃是以圣经作根据，完全只讲圣经。若有人只读生命读经，而不读圣经，那是他个人的作为，与主的恢复无关。

一九七七年，有两本恶毒的书（“神人”和“弯曲心思者”）出版，极力的诽谤我们。二年之久，我们尽所能的要和出版者交涉，他们一概拒绝。各召会的圣徒写了许多抗议的信，他们也完全置之不理。由于有传统基督教势力支持，著名的刊物完全被他们把持，封锁相关新闻，而不正面的登我们的消息。我们被逼得毫无办法，只能仰望主开路。

一九七九年，那两本书再版时变本加厉，说我们是如同“人民庙堂”的团体。许多美国人读了很受惊吓。我们中间许多青年人都受到压力，他们的家庭和父母都表达了严重的关切，有的甚至花大钱把他们带去“洗脑”。那两本恶毒的书破坏我们，是到这样一个地步。

到了一九八〇年三月，我在阿布客奎（Albuquerque）召开特会。同工们来见我说，如果不能制止这两本书，我们的校园工作完全无法作下去。因为在校园里，只要我们接触到一个人，第二天，他一定会收到那二本坏书的其中一本。该怎么办呢？众人祷告、考虑了三天，仍然无法决断。我们无法使用新闻媒体，因为完全被他们封锁了；想出书辩驳，也没有管道，因为他们在书店里抵制了我们所有的书。

经过多方交通、考量，我里面很清楚，虽然我们事奉主几十年，从不涉及诉讼；但目前除了“诉诸法律”，我们别无他途。这是根据保罗上告于该撒的原则。当时保罗被逼得走投无路，若不上告于该撒，恐怕他会死在犹太人手里。至终，借着上告于该撒，他得以保全性命，继续为主作工。于是，我对长老同工们说，今天美国的法律清明，司法独立，只有诉诸法律，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。

在美国诉讼，除了诉讼的确要有理，否则白花钱之外，其次还得有人协助办事，把案件调查清楚，交给律师研究明白。第三，还要有足够的财力，光是律师费就非常可观。决定诉诸法律之后，我对弟兄们说，“向来我们作事，不作就不作，要作非作到底不可。我们不要担心律师费。如果需要，可以用安那翰会所贷款，必要时也可以卖掉。其次是我在安那翰的住所，那是圣徒们替我造的；为着打真理的仗，那也可以卖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一定要诉讼到底。”

接着我又说，“我要请求同工们，至少有十到二十位，全时间办理这件事。”一开始有十位，最后加到二十位。五年之久，他们马不停蹄的在东岸、西岸来回，寻找相关的当事人，多方收集材料，照相存证，再全部交给律师。美国的法律清明，不是只在法庭上审理，而是在庭外由双方律师带着当事人，请法院派人监视并记录，双方面追查。律师就向对方追查，并要求举出凭据。等到最后一次追查时，替我们办案的几位律师，都佩服的说，“你们的人才真是高明，材料收集的事作得太好了。”当然，因为我们有二十位优秀的人专作这事。

不仅如此，因着真理在我们这边，我们在主里真是大大放胆。追查时，双方律师都怕当事人多说多错，输掉官司，开头都不让我说话。后来我越讲越多，我们的律师也渐渐改观念，觉得让我说得越多越好。律师不懂圣经真理，只懂法律；我虽不懂法律，却懂一点法理，就以此作根据来讲真理。结果辩驳得对方完全无话可说，连对方的律师都感觉羞耻。有一次对方的律师说，“我办这案子不容易，要记住一万二千多页的话；况且他现在还在写呢！”到有一天，对方举凡与著作、出版有关的一班人，都来旁听我怎么辩驳。听过之后，他们决定接受我们的条件，不再追查下去，免得越辩越输，也越暴露他们。

举例来说，有一次对方的律师问我，创世记生命读经讲到挪亚造方舟，信息未了说，今天的地方召会就是今日的“方舟”。他们定论说，我和摩门教的史密斯约瑟（Joseph Smith）一样，自以为得着启示，竟然说我们的地方召会就是今日的方舟，于是要求我解释。我就从亚伯讲起，说到他得着启示，认识神救赎的路。然后是以挪士，认识人的脆弱、贫乏，只有呼求耶和華。神是丰富的，一呼求祂的名，我们就得着丰富，这是进一步的启示。接着是以诺，他与神同行，这又是一个启示。再来就是挪亚，他得了个启示，就是造方舟。然后总结说，这证明神在每一时代，都有特别的启示。

我问对方：“你信不信神今天是活的？信不信祂今天还说话？信不信祂今天还作事？”他们都回答相信。我说，“那么今天这位活的，仍然说话，仍然在作事的神，怎么作法？并且作什么事呢？我从圣经推论出来，今天神所要作的，就是要建造地方召会。所以我才说，今天的召会就是今日的「方舟」。这是寓意的说法乃是你的当事人，把这句话领会错了。我是寓意的说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建造地方召会，乃是照着神今天的启示；我们今天所作的，就等于挪亚当初造方舟一样。所以，我才结论说，今天的地方召会，就是今日的「方舟」。”我这样长篇大论，如同站讲台一样，足足讲了一小时。

至终，两件案子我们都十足的胜诉了。如果你问我：“到底你是为主，还是要为自己争一口气？”主知道，我没有意思为自己争一口气。美国圣徒都能见证，讲起忍耐，恐怕还找不到几个人比得上我。在交涉期间，我打电话去求见、申诉，一概遭拒，我全都忍下来。最厉害的时候，美国有二百六十几种刊物，骂我这个老中国人，我也一概忍耐。然而，为着主的真理，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确定的负担，要把祂的真理在这个时代释放出来。我乃是被逼得没有办法，才走上诉讼一途；因为无论如何，这件事是非弄清楚不可的。

这两件诉讼历时五年，一件三年之久，另一件是五年之久，主要的工夫都是在追查。其中一本书的作者避居丹麦，我们还得带着律师，到丹麦追查。

“弯曲心思者”一书的出版商和作者，终于在一九八三年四月，登报道歉，并将该书撤回。关于“神人”一书的案子，对方很诡诈，就在一九八五年开庭前数小时，宣告破产以规避责任。然而，法院还是决定我们胜诉。

诉讼期间，有好几位学者、专家替我们作证。其中一位是编写美国宗教百科全书的负责人，经过深入的研究，还出书见证，我讲的道都是基本神学，是根据弟兄会的神学，并非异端。

那本判决书恐怕在美国司法界是空前的，就像一本说明书。根据追查对方所得的口供，法官一共列举了十六条关于毁誉、欺骗的事实。这对我们是极大的澄清和宣传，我们的工作也不再那么受到限制。

接受负担，学习并传布神圣的真理

我盼望大家都领悟，已过五百年来，恢复主的真理最厉害的，就是我们。今天我们所出版的书刊极其丰富，并且满了真理和启示。仅仅二十七卷新约的生命读经，就有一千二百多篇信息，平均每篇十页。历代主一直在恢复祂的真理，然而少有恢复到新耶路撒冷。直到我们兴起来，才把新耶路撒冷讲得透透彻彻。

五十多年前，有一次倪弟兄对我说，“常受弟兄，主所给我们的这些真理，不只是为着我们华语信徒，我相信是为着全世界的。”那时我们二人都不知道，主要怎么把祂给我们的真理，普及到全球。然而，主兴起环境，中国大陆时局变动，主把我带到台湾。经过十年的发展，立了一个基础，主又带我到美国。再经过十年，主就借着文字，把祂的恢复普及到其他各大洲。虽然各地召会人数还不够多，但的确普及了。此后，主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，各大洲都有人接受我们所传的真理，也欢迎我们的圣徒前去访问，甚至缅甸、印度都开始有聚会。

为此，青年全时间受训者都要豫备好，在五年福音化台湾的行动之后，就要往国外各地去。同时，年年要有人加入全时间训练，在福音、真理、事奉、语文上受装备，为着应付将来各地的需要，到各处建立召会，传布神圣的真理。这是最光荣的事业。

我们实在感谢主，在台湾给我们一个好的基础，不仅圣徒人数最多，并且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配合，使我们能开办全时间训练，差派工人往各地去开展。在上一个世纪，都是外国差遣西教士到中国传福音；现在是台湾差派“中教士”到世界各地，传布主恢复的真理。我相信到永世里，我要和你们一同为着这个大举，喜乐欢腾，手舞足蹈。

经过倪弟兄和我的劳苦，圣经的真理如今都挖掘出来。一九七四年起，我每年花半年以上的工夫，专心编写生命读经的纲要，以及恢复本的注解。尤其是新约恢复本的注解，几乎字字都是我费过心血，不是用我的母语中文，而是用英文写的。有心寻求的人都不能否认，真理是在我们中间。盼望我们众人都接受负担，好好研读主恢复的真理，并且将这真理传布出去。

我没有意思显扬自己。在美国，神学林立，有成千上万的神学博士、教授、牧师等，我只是个老中国人，未曾在美国读书，更没有神学学位，却出版了许多真理书刊，全数是我亲自用英文写的。论英文我远不如他们，但说到真理我的确有主特别的托付。德州的弟兄们说，去旁听诉讼的追查，如同参加特别聚会；他们甚至建议把这些追查过程中的讲话出版成书。现在这套记录都成为法院的文件，另有一分存在加州大学的图书馆，有兴趣的人都能去调阅。

将真理作到信徒家里

在这个时代，主所要恢复的就是真理。今天全地都在闹饥荒，甚至美国这个大基督教国家，也是遍地饥荒。这如同约瑟在埃及时的的光景，只有埃及有粮，其他地方都是饥荒。在当时，你若要得着粮食，就得到埃及买粮。今天，基督教的刊物中，有丰富真理的实在不多；好一点的刊物，也只是讲论一些浅显的福音真理。反观我们中间的书刊，全数满了真理；这不是夸口，乃是证明主的确祝福了我们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接受负担，不要担心许多书堆积在会所怎么办，而是要想办法送出去。首先，就是要送到每一位圣徒家中。

保罗说，神“愿意万人得救，并且完全认识真理”。（提前二4。）至今，两千年过去，即使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。因这缘故，我们才会改制，推动人人申言，个个讲说真理。然而要这样作，要达到这个目标，首要的条件，就是必须教导圣徒真理；否则，圣徒仍会喜欢一人讲众人听的大聚会。已过三十年，我们就是在这个作法里，有时召开特会，讲些十字架、复活的生命、基督的身体等真理；然而，时日过去，真正明白真理的仍然寥寥无几。这是我们心中的痛。

如今，在成千上万的圣徒中，主得着你们这些有心服事主的人；或者是作长老的，或者是事奉的执事，或者是书报服事者。我们为此感谢主；然而，请你们原谅我爱心里说实话，恐怕连你们都不一定清楚真理。这是我最关切的一件事。若是这地上只有一班得救的信徒，却都不懂真理，请问主的恢复能有什么前途？这不过证明召会中的家庭教育不够；故此，我们一定要将真理作到信徒家里。盼望今后在每个召会中，家家都能教导真理，研读真理。美国德州的众召会在这件事上是好榜样，他们每个圣徒家里，几乎都布满了书报。无论是书房、盥洗室、客厅、床头柜、餐桌上，甚至厨房里，都有打开的书报；人无论走到那里，都可以利用时间读一段信息，即使是烧饭做菜时，也可以得着滋养。今天台湾还没有作到这个地步，甚至有些圣徒们抱怨我们的书太多，聚会又多，常常忙到喘不过气，根本没有时间读书。表面上，我不好说什么；实际上，这全在乎你们有没有心。如果读真理能得金块、钻石，有谁不读？如果读一小时就能捡到宝贝，你自然会少睡一小时，来得这宝贝。

这里的重点是，你们没有把主的真理看得这么宝贵。召会中领头的弟兄们，都该效法德州众召会长老们的榜样，带领圣徒在读真理的事上着迷；将这事看得比吃饭、喝水还重要。若是这样，主恢复的真理必定大大繁增，并且得胜，召会中的人数也自然加增。（徒六7。）

服事书报的正确心态

感谢主，我们都有心服事主，也蒙主怜悯能服事祂的话语。因这缘故，我们就得有正确的心态，并且积极进取，竭力推动人来读祂的话。如果我们不动脑筋、不生意、不祷告，怎能把主的话推展出去？如果我们轻看主的话，又怎么会有胆量把书报推荐给圣徒？有的弟兄姊妹看报纸、看电视的时间，都比读圣经、读书报的时间多，这是我最伤痛的地方。盼望我们都能为主起嫉妒的心，把这样的空气改掉，使人人喜欢读圣经，家家以读属灵书报为第一。

你们必须领悟，你们的服事，不是帮助书房经营赚钱，乃是与我们共同背负一个担子，服事主的话语，并且把主的真理送出去。盼望你们的眼光都能放大、放远。以南洋各地召会而言，已过三十多年间，维持他们属灵生命的，大部分还是靠福音书房的出版。虽然同工们常去帮助他们，但真正长远性的帮助，还是来自文本的供应。若是已过三十年没有这些书报，南洋的召会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。不仅如此，已过二十年，西方的三百多处召会，百分之八十都是借着文字兴起来的。所以，你们要看见，服事书报实际上是真正与主同工，推行祂的真理，把祂神圣的经纶，神圣的话语传布到各地。

因此，我请求你们接受交通，回到所在地和长老交通，从今以后要看重这事。首先，不是推动书报，而是挑旺圣徒追求真理的兴趣，激起他们读属灵书报的享受。这在乎我们怎么作。即使是主耶稣自己这么好的福音，这么好的真理，都得我们苦口婆心，热切传扬，人才会接受、相信，何况是主的话语，更需要我们背负责任，甘心劳苦，在各地召会热切推动，鼓励大家追求真理，阅读属灵书报。这样，主的真理必然大传开，真正的复兴也必然来到。

第四篇 文字服事的学习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文字工作的重要性

文字工作可说是从神开始的。神是说话的神；（来一1；）约翰福音明言告诉我们，神就是话。（一1。）在宇宙间，神是话；祂临及人，感动人写下这话，（彼后一21，）就成了我们手中的圣经。（提后三16。）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圣经，对基督徒来说，亏损是无法估算的。这本圣经就是神的文字工作，这是一件希奇的事。

世人在兴邦立国后，都会从事文字工作；小则为个人的立言，大则为国家史料。可以说，这世界上若是没有文字，就等于一个人没有了灵魂。

主恢复中文字工作的缘起

发轫于倪柝声弟兄

主在我们中间的恢复，起始于倪柝声弟兄。倪弟兄是福州人；福州在当时南方各省中，算是较有文学素养的。倪弟兄的父亲是读书人，家里相当注重文学教育，特为他聘请了家庭教师，专教他中国古文。在学校里，他的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等到他被主兴起，不过二十岁时，即开始了文字工作。当时，我二姊在南京金陵神学院读神学，而倪弟兄初期的文字，已经散播在这些神学生当中。每当她暑假回到烟台，总会把这些文字带给我看。所以，在我尚未得救时，就读过倪弟兄初期的著作。不过当时他写的还是文言古文，不是白话文，所以我读了觉得很深邃，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。以后由于白话文慢慢在全国通行，没有多久倪弟兄也改用白话文写作。倪弟兄非常肯学习，所以改得相当快，也相当成功。

编诗歌

另一面，由于当时国语注音符号不太通行，倪弟兄从小习惯讲福州话；等到他开始为主说话时，才认真学习讲国语。不过他讲的时候，有些福州音、福州腔，一下子改不了。有几位年长同工姊妹，就戏说倪弟兄讲国语，好像中国古代女子裹了小脚，却想大步走，一点也不稳妥。其实，倪弟兄的国语大致上都过得去，只有几个字咬字不清，但久而久之也都听得懂。然而，说话时可以如此，碰到严谨的文字工作时，就是很大的困扰了。譬如在他编辑诗歌时，为着押韵，真是伤透脑筋。

比方韵母中的ㄨ和ㄥ、ㄇ和ㄨ、ㄝ和ㄟ的分别，对他更是困难。他所编的诗歌，有许多首常常因为搞不清楚，就将两者押在一起；例如“人”和“能”，在他看是押韵的。有时我会指出那个错处，他都很肯学习。中文诗的体裁，韵律上长句不可以和短句押，并且要分奇偶句押。譬如有的诗是八六对句，就该奇数句押韵，偶数句押韵。惟一的例外，就是诗句的长度一样，就可以两两押韵。以诗歌第四百六十八首为例，第一节说，“我若稍微偏离正路，我要立刻舒服；但我记念我主基督，如何忠心受苦。这是八六句子，应该八字与八字的句子押韵，六字与六字的句子押韵；但倪弟兄在以下各节，并未按这规则，反而是八字与六字的句子押韵。

虽然倪弟兄接受我的交通，想要修改那些诗歌，但是改不了，因为都给他写绝了；只要另换一个字，意思就差了。诗歌第四百六十八首，和第三百四十九首“众人涌进主的国度，十架少人负…”，都是五〇年代我们最喜欢唱的诗歌，非常摸着人心，我们常常一唱就流泪。现在因着我们看见了神中心的路线，和祂新约的经纶，所以这一类的诗歌较少唱。后来，我编写诗歌第二辑时，就完全照中文诗的体裁。我到美国开工后，也编写英文诗歌。我当时请一位美国弟兄帮助我，他的英文造诣相当好，又懂得押韵、节奏，并且非常讲究规则。因此有时难免太受规则的捆绑限制。那时我心里想：文字是配合人的，并非人去配合文字。所以我就改变想法，认为中文诗不一定要那么强守体裁，长句和短句也可以押韵，只要唱起来觉得好听就可以。

发行基督徒报

无论如何，倪弟兄里面的确有个确定的负担，虽然当时他还年轻，却已经开始写文字。尽管人可以评论他的白话文有时也不太白话，但很快的到了一九二五年，经过仅仅不过五年的光景，他在真理的认识上突飞猛进，于是出刊了基督徒报。基督徒报乃是一分综合性的刊物，内容十分丰富。由于文字的效能很普遍，这报刊在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发行到一万分，每个月出一期。现在我们正在尽可能的收集倪弟兄的著作，要重新出版发行。当我再读他那时的文字，仍然很得帮助，因为其中的确有属灵的东西。

基督徒报的发行一直没有间断，直到他有负担另外出刊复兴报。以后由于他的工作忙碌，身体也不好，所以读者就比较难得看见他的文字。有时，甚至复兴报一年也不一定看得到一期。这就使我们这些读者受到相当的亏损。

虽然如此，主的恢复总是要归功于倪弟兄的这分文字工作。说一句中肯的话，好些人亲眼看见倪弟兄讲道，并没有得到多少益处；反而是不少没有亲耳听见他的人，因着阅读他的书报，得到了永远难以言喻的益处。譬如我开始参加他在上海的聚会，从来没有看见超过五百人赴会，最多就是三、四百人。我在那里观察，其中恐怕不到一百人，真正把那些真理听到自己里面。然而，读倪弟兄书报的人，十个当中就有八、九个，把所读的东西读到里面。所以比较起来，文字的收效比亲耳听更有益处，也更有根基；文字工作的价值实在重而且高。

文字工作的发展

至于我个人，二十岁时就得救，并且同时蒙主呼召为祂传扬福音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了“文字工作”。起初我写得很土，第一篇题目是“灵魂得救之妙法”。当时烟台有人创办了一分刊物，名为晨星报。这分刊物的水准不算高，却可算是二次大战前，华语基督徒出版中主要的刊物之一。曲子元弟兄和他一位朋友，分别担任这分报刊的主编和发行人。我得救五年后，在一九三〇年，由于经常和他们二人有接触，所以他们就鼓励我投稿。那是我正式撰写文字的开始，头两篇的主题是讲到重生。这两篇一刊登，打响了知名度，曲弟兄他们也很欣赏，就一直向我邀稿。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写了几篇。

一九三二年，烟台召会成立，我开始有了召会生活，就暂时搁笔不投稿，曲弟兄他们也觉得很可惜。一九三三年春夏间，我写了两三封信给倪弟兄，内容是关于烟台召会缘起的交通。到了八月，我离开职业开始全时间。那时，全华北我是第一个出来全时间的，所以很受人的宝贝。不过我全时间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到上海去见倪弟兄，因为在我蒙召的事上，他给我很大的帮助。我一见到他，就被他留下来。那时他刚出版通问汇刊第一期，开头是他的发刊词，接着就刊登了我之前写给他的信函。

有一天，倪弟兄来找我，说，“常受弟兄，我收到许多信件，都是请教一些问题的。我太忙了，实在没有办法花工夫在这些事上，请你替我覆信解答罢。”我仔细一看，那些信都是问及召会的组织、召会的行政等类的问题。于是我明白，倪弟兄要我回覆那些信函，目的是要考核我的文字。我的答复令倪弟兄很满意；那些覆函，也成了那几期通问汇刊里主要的稿件。或者是因为这一写，倪弟兄就向同工们提议复刊基督徒报，并且把编辑的责任交在我身上。

一九三四年春天，为着基督徒报的复刊，倪弟兄安排了一位弟兄作我的助手。在这当中有个小故事：我在复刊词中末了，用了“在在”二个字，我的助手看了不懂，我只好教导他一番，告诉他这是很好的一个词。倪弟兄要我把讲经记录那一栏留着，不要用别人的稿，而要专刊他的文字。他把自己从前讲道记录的一些材料交给我，由我负责挑选，登在其上。

实在说来，倪弟兄交给我的稿子，真是不容易改。那时还没有录音设备，所以倪弟兄的讲道记录，都是用速记。有位专门作记录的弟兄，并不太懂速记，大体上都是强记；不过，他也发明了一些代名词作为辅助。只是这一来，他所记的无法请别人重抄，只有他自己能作。

那时，帮助倪弟兄文字工作的，主要是李渊如姊妹。她比我和倪弟兄都年长，也是同工们当中文学造诣最高的。在出来为主作工之前，她就在师范学院教中文，所以文字修养极好。早期倪弟兄自己出基督徒报时，用字遣词比较粗；后来出刊复兴报时，李小姐已经进到工作里，就帮忙批阅、修词，所以文字精细许多。求主宝血遮盖，等我替倪弟兄改完稿，在他们二人眼中，就觉得我在文字工作上，多少也能负一点责任。李小姐还对我说，“李弟兄，你改稿最妙的地方，就是这个记录只有三言两语，甚至只有一个词，但你却能照倪弟兄的意思和语气，修补得上下文都很通顺。这真是了不起，若是别人肯定作不来。”的确那个工作不容易，残破的记录，其中只有只字片语，我却得修成一篇完整的稿子，那真是煞费苦心。然而，也正因这缘故，倪弟兄就越发托付予我。

倪弟兄亲自编辑的通问汇刊，由于他工作忙碌，后来就责成李小姐作代编人。一九三四年夏天，李小姐到南方一带看望召会。由于长期出门，就交托我作代编人。那时，我便身兼基督徒报和通问汇刊编辑之责；这使我有许多学习的机会。直到一九三六年，我才正式在我们中间写出第一篇文章。那是由于倪弟兄的信息不太够用，所以在基督徒报里，开始把我的文字补进去；例如，有一篇是论到进天国，另一篇是“基督家谱的拾遗”。以后基督徒报里，几乎都没有倪弟兄的文本，因为他实在太忙碌，顾不到这一面的需要。到了一九四〇年，基督徒报就暂时停刊了。

以后关于文字工作，就拖延下来，直到抗战胜利。一九四六年，我到上海尽职，觉得需要一点文字，就编了一些福音诗歌，以应付福音工作。一九四八年，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，大家都愿意交出来。倪弟兄就重新整顿我们中间的工作，安排出版四分刊物，以代替从前中断的几分报刊：一分是见证报，专一讲论生命方面的信息，由俞成华弟兄负责；一分是道路报，由我负责编辑；一分是执事报，由倪弟兄亲自负责；另有一分是福音报。之后由于政局变动，过不多久我便到了台湾。

台湾的文字工作

一到台湾，我们在文字方面的责任越发沉重；因为大陆和台湾音讯难通，所以台湾这里所需的文字，如诗歌等都得自己出版印行。故此，在一九四九年，我们便开始刊印诗歌第二集，和圣经要道六十题。第二年倪弟兄到香港，要我去会见他。我趁机和他交通到台湾文字的需要，倪弟兄就作了郑重的安排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书房，一个文字工作，就是倪弟兄的文字工作，其他同工都没有；我和李小姐都是他的助手。等到一九五〇年，我和倪弟兄会面时，倪弟兄就说，由于香港、上海、台北成了三个不同的政治区域，所以书房分在这三地成立。然而虽是三个书房，却还是一个文字机构，一个福音书房，有共通的版权。上海的书房由倪弟兄亲自管理经营；香港的书房由魏光禧弟兄管理，由我协助文字和编辑的责任，一切的稿件都要经过我的审定；台北的书房则由我来管理经营。我回台北后立即与张郁岚、张晤晨弟兄等交通，正式在一九五一年设立福音书房。初期，香港书房不印书，因为是我负文责，多半都在台北印。来我们发现，香港的印刷比台湾高明，纸张等用品的价格也比较便宜。于是我们就定规在台湾定稿编辑，再送到香港印刷，两边合在一起作文字。直到台湾生产的纸张达到一个水准，印刷也越来越进步，费用也比较便宜，文字工作才在台北逐渐定了下来。

文字工作的价值

一 效能广而久

台湾的文字工作，一九四九年在台北刚开始时，只有我一个人作。有时，最多请一位弟兄帮忙跑印刷厂。可以说，所有文字编辑工作，包括有关印刷事宜，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作。当时印刷厂的人，还不太懂得印刷的事。感谢主的安排，那些年间把我摆在倪弟兄的文字工作中，使我从其中学了许多。所以，我在台湾开始文字工作时，从作稿、排版、印刷、装订到出书，每一面我都通；有时甚至连怎么装订，都是由我来教工人。况且，那时福音书房就在我家，只有一张椅子，和一个小茶几充当我的写字台。这不像现在的福音书房，有那么多服事者，设备充足且符合时代。回顾已往的艰难，盼望你们要更加珍惜并多方学习。

我的重点是，主的福音和真理的工作，若是没有文字的配合，将是一个极大的缺漏和亏损。倪弟兄的职事，若没有文字工作，就很难推展。文字的用处广而久；论其广泛，如水一般，不知不觉间就渗进人的里面。有时仅仅一篇文字，不知流到那一家，也不一定落在谁手里，就发生了作用。文字所发挥的作用是永存的，不像听道那样肤浅。一个人听道，当时听了可能很受感动，但是过三天感觉就淡忘了。然而读文字，是越读懂得越多，留在记忆里越久，印象也越深。研究心理学的人已经探究出来，电视比广播高明，感力更强，因为听的永存性远不如看的。所以文字工作的价值，就在于其效能广泛而久远。譬如圣经存在人类中间几千年了，其效能不言而喻。

二 传布神圣的真理

其次，盼望弟兄姊妹知道，这实在是主的怜悯，从倪弟兄开始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以来，至今在华语基督徒当中，对于真理方面的认识，完全是从我们得着的。因此已过六十年，若是没有我们中间的文字，华语基督徒会比现在更贫穷、更可怜。

不仅如此，主恢复中的召会，早期是从上海到南洋，现在是从台北到南洋；主要是从这一分文字工作得帮助。已过三十几年，他们几乎就是从这分话语职事得着喂养。可以说我们当中说华语的召会，完全是倚靠这一分的话语职事。从一九六二年起，这一分文字工作，进到了英语世界；尤其在最近十一年，因着我们的辛苦劳碌，把全部新约的生命读经完成，就立下一个很好的基础。虽然我们看见的并不算太完全，但两相比较，我们所看见的确实比别人高，比别人丰富。所以，现在即使是在西方说英语的基督徒中间，他们也开始使用主所给我们的真理。

举例来说，基督教里有一位相当爱主的弟兄，在好些地方成立了查经小组。有一天，他读到我们的生命读经，非常得帮助。之后，他就在查经聚会中宣布，本来美国有人批评我们讲异端，但是他读了我们的生命读经，发现不仅不是异端，并且相当有内容，所以他声明从那时起，他要在所有查经聚会中使用生命读经。这事发生在一个多月前，他特地去我们当地的召会，请求我们给与许可。正巧本生（Benson Phillips）弟兄在那里带领特会，就非常乐意的答应。不言而喻，别的地方也有好些类似的情形。

最近我们将保罗十四封书信的生命读经，合订成一套九大册的精装本，送给各地的图书馆和神学院。到目前为止，凡收到的都很欢迎。不仅如此，前几天职事站还收到一些图书馆的谢函，表达十分的感激。毫无疑问，这乃是一个兆头，指明主要借着这一分的文字工作，使我们中间的真理达到西方各国。

三 供应生命的粮食

第三，自从我们到了美国，把主的恢复带到英语世界；并且借着文字工作，很快的将主的恢复从美国传布到中南美洲、欧洲、非洲、纽澳地区。由于这分文字的功用，许多地方的召会因而兴起。起初多是经由圣徒的介绍、接触，末了都是他们自己从文字得帮助。

以澳洲的召会为例，我们无法常去给他们帮助；最可靠、最直接的，还是给他们文字的供应，作为属灵食粮，喂养他们。在表面上看，这仿佛很慢，其实效果相当惊人，甚至是超过人想像的迅速。以墨西哥为例，现在已经有超过近五十处的召会兴起，主要就是靠着文字的力量；他们最得帮助的，就是播放信息录影带。我们把职事站汰换的机器，加上一些信息录影带送到当地，他们就带到各处广为传播。大部分召会的兴起，就是透过这些信息录影带的帮助。巴西众召会的兴起，也是靠文字工作。目前巴西大约有八十处召会兴起，加上南方各国有数十处召会，都是因着文字工作兴起的。现在他们所倚靠的，主要是文字和信息录影带。若是我们文字的供应停止，录影带无法送去，立刻他们就会“闹饥荒”。由此可见，文字工作实在是极其重要的。

文字工作的学习

在书房服事的弟兄姊妹，有的作抄稿，有的作校对，有的作编辑，我认为这对你们太有益处了。若是你们肯专心学习，在校对、抄稿的事上认真，三、五年后，你们将会成为文字工作的健将。从事文字工作，一定要有耐心，有埋头苦干的精神；你们越有毅力作，就越能操练得练达。比方要道六十题，你们现在看到的，不是我第一次就作出来的成果。我开始动笔写这些题目，是一九三七年在烟台，最初定名为真道四十二题。完稿后由张子模弟兄协助抄稿，再油印一百分左右发给大家查读。现在回头看，头十六题写得相当精要且透彻，是因为我从烟台就开始动手；之后，经过多年的修改而成的。

关于文字的学习，首先我们必须认识，只有神是创造者，人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能夸口。历史上传说曹植才高八斗，七步成诗，恐怕不过是编写历史的人夸大的说法。在我看来，只有主耶稣才有这个本事。或许是我天分不够，我总觉得文字是需要花工夫的。一篇好的作品，总得经过多方的润饰修改，千锤百炼，是不可能急就章的。所以古时文人为文作诗，一定要缓步微吟，边踱步边修改。好比老木匠作台子，总要先找对好材料，作出个台面，然后寻找合式的四根桌脚，经过锯、削、刨等过程，再作最后的细工，才能作得精致美观。一首悦耳的名曲，也都不是作曲家随兴就能作出来，都要经过一修再修，才能最后定稿的。

一九六七年，我在编辑我们中间的诗歌时，就作了很多修改的工夫。那些诗歌有二百多首是我写的，其中第三百八十二首，是我修改最多的一首。可以说润饰到一个地步，无论是押韵或节奏，都是顶尖之作。然而有些诗歌，现在仔细研究，那个修改的火候还不够。那些大多是我趁着到南洋各地开特会期间，在飞机上翻译的。因着我没有花太多工夫在那些诗歌上，所以火候自然不够。可见好的作品，乃在于有够多的工夫。故此，盼望你们多有学习、操练，有一天才能应付那个需要。

再者，文字要作得好，首先是要用功学习，其次是要认真花工夫修饰。要道六十题的前十六题，文字所以那么精粹，都是由于工夫花得够；因为那时我的工作没有那么多，不像今天这样忙碌。然而，你们年轻人不同，一定要下苦功学习，花工夫修改。比方你们为着这次大会写的几首诗歌，都还不错，题目定得也不错，内容也还可以，显明你们的确有这个性能。然而，修改方面的工夫，明显你们还不够，还得学；这相当需要你们花时间努力用功。最好能找到这方面的专家，在诗词歌赋的创作上，给你们有原则性的指教和改进。

中文的诗词歌赋首重节奏，就像体操般的有韵律。比方对仗，整首诗都得一致；不可头一段四六对仗，后一段就变作五五或三七对仗。补充本里的诗歌，是给大家读一读、唱一唱就是了；否则按诗歌的体裁来看，实在不合规格，不过是几句话，照着乐谱拼凑而成，完全没有节奏、韵律可言。据说年轻人喜欢，不过水准实在不够。

我的点是，你们要抓住机会学习，不只在文字上，更要在真理上。即使是抄稿、校对，甚至剪贴、设计，都很有可学习之处；这对你们性能的发展很有益处。现在你们有那么多人，在书房服事，我很喜乐；盼望三、五年后，你们个个都能成材，都能配合召会的行动。譬如现在我们推动校园、家庭、儿童、和社会各界的福音工作。这四大项目，在在都需要文字工作的配合，如撰写各种福音单张、编辑儿童诗歌等。现在我们的儿童诗歌不算太好，有时我看到几首也不愿意说什么，免得扫了你们的兴；为了需要，只要堪用，将就一点也是可以的。

虽然如此，你们不要灰心丧胆，担心作得不好。凡事欲成功，总得有个起头。比方我开始文字工作，写的是“灵魂得救之妙法”；写来写去，慢慢我就会写神新约的经纶，说到素质的灵、经纶的灵、神的分赐等。所以，一切都在乎你们作不作；你们越作自然会越进步。所谓“不怕慢，只怕站”，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多方操练，千万不要懒惰。另一面，你们也不可以张狂，自以为全时间作这一行，就相当了不起。千万不要想现在要传校园福音了，你写出来的福音单张，非一鸣惊人不可。按我的观察，凡想要一鸣惊人的，至终都写不出好作品。一九六〇年左右，有几位青年人，在这里大喊，说他们看见了异象，并且批评我们已经失去异象。然而事到如今，证明他们才是没有异象的人；他们那样高喊的结果，不仅毁坏了自己，更使主的恢复受到相当的亏损。

故此，我要奉劝你们，千万不要作张狂的事，倒要殷勤，脚踏实地，凡事从小处着手，不要一心只想作大事，也不要作得太多、太快。刚开始时，你们可以操练写一篇简单的福音单张，然后摆在一边；过两周，再回头修改一次；一个月后，再改一次。这样改了半年，一定会越来越进步。千万不要今天写了，明后天就想交稿付印；那样作太草率，总是一修再修，慢工才能出细活。

以福音诗歌为例，我刚开始操练写的时候，如第七百零一首的“空空空”，第七百二十三首的“需要耶稣”，起初都只写副歌。等到隔了好些时候，我才动笔，一节一节、陆陆续续的写出来。七百零一首的第一节说，“日光下劳碌，有何益？令人厌，万事无新奇！一过去，无人再记忆！虚空的虚空！”这是八字的句子，都是五三或三五的节奏，配上曲调十分合韵。如果曲调适合四四节奏，就必须四四复合的句子。表面上这很容易，实际上要能写得好，很需要花工夫。每一节我都是先拟好大纲，再一句一句的琢磨，然后加以修改。写好了，就交给倪弟兄批阅；他改得更好，特别是第四节头一句“劳苦成愁苦”，两个苦字对仗，这在诗词歌赋上，简直可以称为“完美字眼”。这首诗大体说来浅显易懂，似乎语句有点土；但是因为节奏好，唱起来就很有诗意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。可见不一定非得用些艰深的词句，才能表现浓厚的诗意；即使是一个语助词“了”字，若能用得好，也是美妙而有意义。

我这样形容，目的是要你们领悟，作文字工作，一定要下功夫学习。不只写诗歌需要修改，就是写一篇福音单张也得修改。改了之后放在一旁，每隔一周回头修一次。如果能留个半年，相信你们能从其中学习更多；同时，你们写出来的东西必然高明。工夫的深浅，完全在乎你们花多少时间。

文字工作的异象

你们务要记得，文字工作的效用广而久，完全值得你们花工夫去作。再者，你们一定要有耐心。文字工作的内容，无论是写作、编辑、校稿、抄稿，每一项都很枯燥，长久作下去，很容易令人生烦，所以你们都得操练有正襟危坐的耐性，坚定持续的性能。已过十一年，我每半年要花约一百天的工夫，每天伏首案头，最少四、五小时以上，一切生活起居都由我的妻子照料。如果我不这样作，就无法完成整本新约的注解和生命读经。

一件事要完成，特别是文字方面的工作，不能只靠上班时间。按一般的规矩，你们在书房上班是朝八晚五；下班后还得顾到家庭生活和召会生活。然而，如果你们只有上班时间才作文字，一周下来定规作不了多少。表面上我每天只作四、五小时，由两位助手帮助我读和写；但是真正写作的时候，她们完全帮不上忙，必须我亲自编写。往往天尚未明，忽然有了灵感，或者光从天上来了，我就暗暗起身，不敢惊动我的妻子，赶紧到写字台前匆匆记下。为了争取时间，我常常像速记般记下，所以只有我自己看得懂。等到助手来了，我头一件事就是照着速记口述一遍，请她们记录、修改。许多长的注解，我都一改再改。即使在外旅行，只要一得着新的亮光，我会立即打长途电话回去，请人把稿件找出来重新改过，甚至重新写过。

你们或者有人文字写得不错，但千万不要骄傲，以为人在这方面可以作创造者，能七步成诗。我不太相信有什么人具备这种天分；所以你们不可自满，一定要花时间、下功夫。无论如何，我所写出来的，总要经过许多的酝酿、考量，否则就作不好。在文字工作上的进步，是没有穷尽的；所以，你们不要自以为会写作，没有这样的事。何况今天主托付给我们的这分话语职事，乃是如水流般，不断涌流，不停的往前；我们都得跟上，不可自满于目前的光景。

目前全球在这分话语职事里服事的，包括台湾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巴西、和东南亚各地，除了志愿帮忙的，正式作文字工作的，共约有一百位。乃是靠着你们这么多人，才能把主的文字延续、不断的向外传扬，使主的话成为我们的“传家之宝”。这分话语职事的丰富能保存起来，成为供应的源头，就是因着你们在文本工作上的配合。然而，你们不可自满自足，特别是领头编辑、翻译的人。如果要我批评你们的文字，我从良心里说诚实话，你们还得再学习。不过你们不要灰心，因为文字是很难作绝的；有时所写的，很符合当时的需要，但是另换场景就不行了。至于翻译方面，也有人批评说，我们的文字完全是外国语气；固然你们不必太受影响，却也得花工夫研究改进。

我们中间的文字工作，最大的缺欠就是文学素养不够。所以，我不厌其烦的嘱咐你们，盼望你们努力学习，特别是在编辑方面，经过三、五年能培养出文学的性能。同时你们当中，特别是领头的弟兄们，不要以为文字工作占用太多的时间，使你们无法在别的工作上有分。我愿意这样说，在全时间服事主的事工上，文字工作乃是超等的，因为这份工作普遍而永存的，并且是最能感动人，留给人深刻印象的。这不是其他方面的工作所能顶替的，所以你们在其中服事多年的，在主面前不能没有功劳；有的弟兄服事超过三十年，可谓劳苦功高，我相信各地召会都感谢他。你们当中的年轻人，不要以为我讲笑话；你们能好好作十年而不递词呈，就知道实在不容易。

总而言之，作文字工作需要异象，有耐性，有恒心。有时为了琢磨文句，可以暂且放下笔，走到外面去呼求主名，或者唱几节诗歌，放松一下心情，灵的感觉一定升高；回来再作，文字一定写得出来。这是我的经验之谈，盼望对你们大多数的年轻人，能有所鼓励和帮助。

第五篇 关于文字服事的交通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学习

翻译圣经，要注意原文的意思，也不可忽略译文的语体和节奏。中文和合本，其语体、节奏都相当好，我们翻译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，一定要保持那种语体和节奏；除非照着希腊原文，在翻译上有不妥、不对之处。比方“变化”（transformation）一词，中文和合本多译为“变成”或“变”，没有把“化”的意思译出来。凡这样的地方，我们只要照原文改正；至于原来的语体和节奏，都要保留。

中文和合本的节奏，的确值得仿效、参照，这是中文圣经译本里的无价之处。在中文里，不只诗词讲究节奏，即便是好的散文，也都有此讲究，让人读起来有韵律感，有节奏感，有经典的味道。圣经既是经典，我们的中文译本就得把那个经典的味道表达出来。

再者，中文和合本虽是语体文，但读起来让人感觉稳重，不像报纸的文体那样低浅而轻浮。然而，和合本有许多地方未能精确译出原意，特别是以弗所书；因为以弗所书真理太深，前人在翻译时亮光不够，所以无法翻得好，这点我们要给与同情。一九五三年，我们在台北作训练时，为了带领查读以弗所书，我曾暂时翻译过这卷书。当时只想把真理的点表达出来，所以若是以经典之作的标准来看，那完全不合格。

因这缘故，我们才决定好好花时间，重新翻译新约；这事一点不能快，乃要一节一节仔细的微吟推敲，功夫必须下得深。盼望这本译本问世，确实能成为经典之作。你们有的人已经在这里多年学习，还得再力求进步，作出一些经典文字。可能有人认为，不如呼召一些文学造诣不错的圣徒，进来一同配搭。要知道，圣经的经典味道，与一般所谓的文学有所不同，用字遣词的讲究也各自有异。等到把那些造诣不错的人教会，差不多你们也都学有所成了。我相信你们的确都有这个性能，所欠缺的只是火候和工夫，所以你们应当尽力下功夫学习。

其次，你们应当把所有华语圣经译本都收集过来，作为参考、帮助；即使是天主教的译本，也不可放过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位天主教神父的著作，他在行传二章四十六节的翻译上，用了“挨家挨户”（from house to house）的字眼，我觉得那个翻译达意而典雅。可见文学是跟着文化，是没有穷尽的。我们不能说，因为天主教里有异教的作法和异端的道理，所以即使有好东西，我们也不学；那是矫枉过正，因噎废食。你们一定要多方收集、比较、参考，这会增广你们的见地，同时在翻译上，会给我们莫大的助益。

问答与前瞻

问：目前福音书房发行的几分期刊，都遇到瓶颈，需要考虑如何往前。“话语职事”方面，由于这几年李弟兄用华语释放的信息不多，所以内容慢慢变成几乎全是翻译的即时信息。

至于“教会通问”，就我个人看，比从前进步许多，内容也较为丰富，采访的范围更为广泛，可说面面都尽量顾到。最重要的是，其中有一条中心路线，就是紧紧跟随职事的带领。相信这对各地召会和圣徒的供应，帮助很大。不过由于对海外，都是采赠阅性质，只能以普通方式邮寄；等到圣徒收到时，往往已经过了两、三个月，在时效、财物上，都是供应的一个亏损。

生命读经的翻译，目前已经追上进度，在内容和文句的水准上也有进步。然而回头看从前的翻译，就觉得似乎应该重新修订。如果力量来得及，盼望都能尽量顾到。现在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，有好几卷真是难翻，希望李弟兄不只作定稿的工作，也能常常回来亲自带领我们作。

关于“话语职事”，举例来说，我在美国开工，创办了一分水流报（The Stream），发行虽不广，但在起初几年也相当为主使用。以后因为出刊生命读经，我没有工夫再去顾到，所以就停刊了。发行这样一分报刊，主要是作为一条联络的管道；同时每三月出一期，的确带着相当即时的供应，是书本无法代替的，甚至不是生命读经等信息所能置换的。直到今天，我都觉得停刊很可惜，屡次想要复刊，结果都因人手实在不足而作罢。

同样的原则，如果“话语职事”和“教会通问”停刊，我认为相当可惜。实际上，这两分刊物的确应付了各地召会相当的需要，也带着一点联络的功能。至于在美国出刊的“生命职事”，主要是应付那里的需要，不太可能合并进来。若是可能，首先可以考虑暂时缩减“话语职事”的篇幅。其次，我打算从明年起，一年最少来两个月，释放一些信息，那些都可以编入“话语职事”。

趁此机会，我要对你们说一些心里话。现在我里面只有两个负担。第一，目前新约生命读经已经作完，盼望主赐给我足够的年日，能把旧约生命读经也完成；先作摩西五经，然后是申言者书，再来是历史书，最后是诗歌。旧约里的确有一些丰富。按我的观察，我相信主来得不会太早，还得一段时间的豫备。所以在这段期间，召会非常需要这些丰富的供应。

第二，我愿意尽量把召会的开展和建造，作出一个局面。这一次我回来台湾，觉得这是一个很好、很难得的机会，能在这里作出一个模型。除此之外，若再加给我其他工作，我就作不了，也实在担不了。文字工作方面，单就生命读经来说，每一篇都是以英文释放，他们编辑好之后，都要读给我听，再修改定稿。这是相当吃重的工作，因为生命读经和话语职事不同，我若不亲自定稿，就担心走了样。所以，关于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，恐怕我没有多少时间作。若是要我协助研究特别的词句，这倒还可以。主要还得靠你们的劳苦，在文字上多下功夫。

按我的观察，你们大体上都有进步；只要能继续往前，文字工作非常有希望。现在我还是鼓励你们，生命读经的翻译绝对要快快赶上；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，你们要尽可能的先作出来，再回过头去慢慢修订。所谓“不怕慢，只怕站”，有总强于无；先有成果才能要求改进。

问：我们一直盼望在文字工作上有负担、有才干的人进来，能够在这里操练几年，然后一同担负文字的责任。不过这很不容易，特别是弟兄们，请他去讲道、开展、得人就很愿意，要他在这里磨练，可能两个月就坐不住了。另有一些受推荐文笔不错的人，却不一定适合这分职事的文字工作；符合用处的人又难得。以同工们为例，有的对文字好像有点兴趣，等到真的请他们试着作时，愿意好好作的，又寥寥无几。所以，除非年轻人当中，有合式的人被成全起来，才能应付这个大的需要。

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向祂交账。文字工作非常有价值，我信主会认这个账。你们要祷告，求主给你们几个人。主若将人赐给你们，你们要宝贝，慢慢的多方成全。譬如倪弟兄三十年的职事里，在文字工作上，没有几个人能帮助他。有些人虽然文笔不错，写写家讯还可以，但真要编辑文字，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一定要求主怜悯，赐给你们几个人，能像你们一样，有心志、有异象、有眼光，看见文字工作的效益广而久，感力深刻，完全值得全心全力去作。

问：这次李弟兄来，要带领召会开展和建造，并且推广福音，好能带进更多新人。是否话语职事和召会通问，能针对这一点有所改进？从前我们刚得救时，从基督徒报得着很大的帮助。基督徒报是综合性的刊物，其中有较初阶的信息，初蒙恩或属灵光景较浅的信徒，都很有兴趣追求。相对来说，话语职事和生命读经似乎太深，连召会通问都不算浅。所以是否考虑，华语方面能出一分刊物，配合李弟兄在这里的带领和行动？

这些问题我曾考虑过，也有一些感觉。第一，关于懂不懂的问题，我现在发觉一件事，我们不该相信，初信的人无法领略较深奥的属灵之事。因为现代的教育发达，一个小孩到了五、六岁，已经能懂得许多事。第二，新得救的人进到召会中，他对真理能领会到什么程度，完全在于召会中的空气。譬如今天的电脑，拿到中国乡下，恐怕没有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；但是在美国，个个家庭里六、七岁的小孩，都懂得怎么使用，这就是在于那个空气。

第三，所谓综合性刊物，是最难编辑的；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人才。要作一个专题或中心路线的刊物很容易，但是要作综合性的刊物，大部分是画虎不成反类犬，内容多是七拼八凑的。所以，与其作得不好，还不如不作。就是因这缘故，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出过综合性刊物。当前我们应该作的，用人的话说，就是推动我们中间教育和文化的水准，拔高属灵的空气，让初信的人一到我们中间，无论谈话和接触到的，都是这些高品的真理。我们不该去迁就他们，降低属灵的水准。

现在美国的教育界作检讨，发现大部分儿童里面的本能，超过他们上课的内容，所以必须提前教授；同时，对于资质优秀的学生，已经发展一套培养计划，按其程度教授。同样的原则，在主恢复中的召会，必须脱开基督教，用主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制造空气。例如素质、经纶、分赐等，实际上不太容易明白其意，但目前这些词在这里，已经变得很普遍了。盼望我们书里的属灵名词，大家都能琅琅上口。这需要同工们、负责弟兄们花工夫去推动；久而久之一定能成功。

所谓“不进则退”。几十年前，我看中国社会是很落后的；但是这一次我回来，发现台湾的进步实在惊人，连电脑都能作得很精密。这当然要归功于政府提倡教育，培养出一班年轻人，带动了进步。

从前中国人说，城市孩子很聪明，乡下孩子比较笨；其实这完全是空气造成的。例如，我听说有些地方没有跟上生命读经的追求，只用初信造就带领聚会，我觉得很可惜。初信造就是三十多年前，倪弟兄当时的见地，并不是说内容不好，而是以我们目前对神圣真理认识的眼光，重新审视，应该超越那一个。今天主启示给我们的丰富，乃是包罗万有的，基要的真理、中心的路线、神圣的分赐都涵括在内，所以我们不该再走回头路。譬如一个人已经上了大学，你还回头去教他怎么吃饭穿衣，那是一种严重的退步。

盼望你们接受我这样的交通。相信你们若肯这样实行，五年后我们中间七、八岁的儿童，都懂得什么是素质的灵，什么是经纶的灵。这就证明我们教育的水准拔高，文化程度也提升了。正如现在的小学生，比我们作中学生时知道得还多。所以这完全在乎一个空气问题；你们应该考虑的，就是怎样制造出这样的空气。

事奉上爱心的警告

我心里有一些话，是准备要对全时间的同工们说的，现在稍微透露一点给你们。第一，我们事奉主，千万不要争竞。第二，不该轻看自己的服事，高看别人所作的。第三，不要和一同配搭事奉的人起冲突。这些感觉和情形都不该有。你自己里面要清楚，主既安排你在这里作工，就要好好作；千万不要作掣肘的事，更不可以反对别人所作的。你只要尽你该尽的那一分；这样你的事奉才会“长寿”，才有价值。已过有些人自以为看见异象，结果却从我们中间出去了；这对我们应该是个强烈的警戒。如果真的看见异象，应该感谢主，好好尽自己的一分；但是他们却践踏别人，反对别人所作的，说别人完了。他们这样作，自己就完了。你们一定要学功课：看见异象，对基督有认识，应该是使你更尽心尽力，谦谦卑卑的供应你所看见、所认识的，使众人同得益处，像保罗一样。（参林前九 23，林后四 5。）

在书房一同配搭事奉的，有的作编辑、抄稿，有的在库房发书、打包，有的作出纳、业务；无论作什么，都要忠心于自己所作的一分。不要看别人的地位比你高，他所作的比你更有价值。这里的事奉是团体的，每个人所作的那一分都有价值。好比一部机器，就是一颗螺丝钉也很有用处，很有价值。若是这颗螺丝钉不转，恐怕整部机器就动不了。所以，你们一定要安于并忠于自己所作的那一分。

另一面，若有别人作不到的时候，你要为着主的缘故，尽可能的在暗中补上。千万不要太定罪，更不要太显聪明。求主宝血遮盖，我原来也是很争胜的人，但是蒙主怜悯，从我出来全时间那一天起，我就取一个态度，要尽所能的作我该作的那一分；至于别人作得好不好，我不比较，更不反对。不过我所遇到的难处，都是别人嫉妒我这一分，起来反对我。至于我，如果别人所作的比我精明，我倒愿意跟他学。我常说一句话：既然我能心服口服的受一个倪弟兄带领，我就能受十个倪弟兄带领。话说回来，要我受你带领，当然你总得比我高明一点。

简而言之，你们在一同配搭事奉里，不要嫉妒，也不要骄傲。千万不要说，为什么我只作校对，不作编辑？一面说，如果个个都是编辑，谁来校对？实际上并非你作校对，就比别人显得低下。反而你所作的，正应付了整个事奉上那一部分的需要。连打包在内，若没有人作，即使文字印出来，怎么发得出去？我们都要看见，凡我们所作的，都是为着主的恢复。

盼望你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中心点，并且采这样的态度：主安排我作那一部分，我就忠心、尽力的去作；我不和人比较，也不嫉妒别人，有时别人忽略了，有不及之处，我要在暗中补上。这样，大家才能在一起，同心合意的配搭事奉。所以在书房的事奉，乃是真正的实验室，试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“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”。（加二20。）到底这对我们是个口号，还是真正的实行。

今天大家能在一起共事，并且是事奉主，实在不简单。在社会上，每一个公司行号，包括学校在内，所有的难处往往是在共事。如果我们真的“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”，就不会有什么难处。历来，我们的难处不外乎这一点。不过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有主的怜悯和恩典，有些弟兄姊妹的确是过“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”的生活，只单单为着主，尽上自己那一分。不要嫉妒别人，也不和别人比较；不要认为别人作的高，自己作的低，更不要觉得自己作的好像比别人更好、更高、更完全。反之，要看见那里有疏漏，就在那里暗中补上。我们众人一起同工，乃是为着主。这个光景是最美的，配搭也是最顺畅的；这能使我们一步一步的一同往前。

事奉中真理的学习

现今主的恢复在每一面，特别是在真理方面，都是空前的丰富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以重生、成圣等基要真理来说，也是非常的丰富。经过这几十年，一面是倪弟兄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，一面是我们接着在其上有建造，许多的丰富都借此出版成书。盼望你们趁着年轻，好好学习真理；即使不能完全记住，也得留个印象，知道这些丰富在那里。这样，一旦有需要时，就能立刻把这些丰富摆出来；即或不然，也能很快的找出来。这完全在于你们用功的程度。

其次，你们要学习讲说真理。现在我们的产业，比三、四十年前丰富得多，你们所需要的就是操练。经过操练，你们才能知道该怎样合式的使用。我能作见证，其中的确有生命的供应。特别当我著作的时候，常常材料一收集好，里面就有膏油涌出来，一些新鲜、滋润的词句，就会出现在我眼前，如果不立即记下就会消逝。有时里面得着光照，实在难以表达，约略记得那里有合式的发表，就得赶紧找出来参考。

这些丰富的真理的确需要你们花工夫学习、操练、装备。如果我们中间有这种浓厚的空气，那是何等的好。同工、长老、事奉的人，个个里面都充满真理，日常的谈话都讲说真理，生活也照着真理，自然就产生一个高品的空气。这样，无论是初蒙恩的，或是小孩，一到我们中间，处在这样的空气里，听到素质的灵、经纶的灵，自然就能明白。在我们的感觉里，真理有深有浅；实际上，这深浅不在真理本身，而在于讲说的多寡。三一神的分赐、新约的经纶等，若能常常讲论，就不会觉得深。如果你连重生、成圣的真理都没听过，那对你自然是很深了。

第三，我们中间的丰富，不要只摆在书架上，乃该拿来研读、讲说、甚至编写。你们若能天天学一点，自然能积少成多。我释放的这些丰富，或者是我基督徒生活累积的经验，或者是我历来研读的认识，还有从查读参考书获致的成果。这些都是圣灵在我迫切寻求的过程中，慢慢启示、光照产生的。既然我们中间的真理这么丰富，我特别盼望你们这些在书房服事的人，要养成一个习惯，研读、讲说、使用这些丰富，以制造、拔高、并提升主恢复中的属灵空气。这样，主恢复的前景必然光明远大，满可期待。

祷告

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实在承认，我们是蒙怜悯的一班人。我们原是万物中的渣滓，世界上的污秽，是算不得什么的人，完全一无所是、一无所有、一无所能；但是主，你不仅拣选我们，把我们从其中分别出来，还使我们在你手中，成为有用的器皿。为着你给我们有这一分的用处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感谢你的确祝福了这一分文字工作，使你一切真理的丰富，全都积蓄在这文字里。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我们天天都要蒙你这恩典的覆庇，经历、享受这恩典的供应。

第六篇 文字工作的价值与学习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文字工作是神自己开始的

神是说话的神，神的智慧知道，若祂说的话不写出来，就成了泡影。在今天的人类中间，若是没有这本圣经，实在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人群社会中所以还有一点光，就是因为有这本圣经。我们的神不只在历代，借着先祖和申言者说话，祂还把祂所说的话，都记在圣经里。这实在是一件神迹。

全世界没有这样一本书，不只在真理上完全，更在写作和安排上，都很完全。神用了最好的文字写这本书，也用了最合式的人，至少四十位来写这本书。若是当初摩西没有把五经写出来，大卫没有写诗篇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欠缺。我们不知道摩西用了多少时间写五经，但我们相信他是花了相当的时间，并且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写的。大卫可以说是相当忙碌，并且相当难为，他受逼迫、受折磨，但大卫把他在苦难中所经历的，都写出来。我们知道，有许多旧约的圣徒，甚至今天的圣徒，都从诗篇得着了帮助。若没有诗篇这卷书，这个缺是太大了。可见，文本工作实在是神自己发起并开始的。

文字工作有永存、普及的价值

神的话就如使徒约翰所说，是能摸得着的。（约壹一1。）当然约翰说的能摸得着，是指主耶稣说的；生命的话和主耶稣是能摸着的。然而在约翰一书里，“话”是双义词，有双关的意思，不仅是指主耶稣那个人，也是指主耶稣所说的话；所以祂是生命之话，是已经说出来、能摸得着的。生命之话已经成了文字，是能摸着的。旧约的人读这些话，我们今天新约的人也读这些话，以后的人，还要读这些话。神的话是永远存在，永远有价值的。

此外，文字工作是能普及的。今天，圣经已被翻译成世界许多种语言，即使有些方言没有文字，也用拼音翻出来了。所以，圣经能普及到每个地方，乃是神作的，并且也是神命定里的一个原则。从使徒们开始，不只使徒们写了二十七卷新约圣经，后来的教父们也写了一些文字；可以说，在召会历史中，一直都有文字出版。

倪柝声弟兄的文字工作

主的恢复来到我们中间至今，幸亏倪弟兄有一部分文字已刊印成书；然而因着时局和环境，他的信息有许多都没来得及印行，这是主恢复中一个很大的亏损。当时我们许多人都听说过倪弟兄的信息，都有笔记，可惜因着人手不足，环境也无法配合，以致没有机会将那些信息刊印出来。那时没有录音带，只有手抄稿。仅仅那些稿件，最少需要四分之一一个房间存放，数量是相当多。

倪弟兄从一九二〇年开始讲道，讲了三十年，即使中间有六年没有尽职，他还是继续的讲。他在重庆所讲“教会的正统”，已经印行。此外，他在其他地方所讲的，恐怕都没有留下什么记录。

倪弟兄在上海讲得最多。他常常在训练中讲道，并且他的训练不是一个月或几个月，而是长年的。有的人去两个月，有的人去半年、一年，可以说一直都有人在那里受训。训练期间，几乎两个月有一次特会，一次特会差不多是四至七天。所以那段时间，他讲的最多、最深。在鼓岭山上定期的训练有两次，一次在四八年，有五个月左右。第二次在四九年，也是五、六个月。他一天最少讲三次，有时讲四次，所以信息很多；可惜印出来的只有一部分，其他的都来不及带出来。

虽然一九五〇到五二年间我不在上海，但我确实知道，那二年倪弟兄和李渊如姊妹，以及其他的人，都尽所能的在那里赶着出版。他们有一个感觉，也好像料到，没有多久他们都要被下在监里，所以从五〇到五二年，他们可以说是一年当二十年用，尽量赶工。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许多书报，都是那二年赶印出来的。他那二年赶出来的书，比他一生从开始讲道到坐监时所出版的更多。已往除了二十四期的基督徒报外，“讲经记录”不过五十期，复兴报也不过三十九期。最大的一套书就是“属灵人”；在“属灵人”以前，有“灵修指微”。大概就这么多了，最多再加一本“福音问答”。

所以，从五〇年到五二年，倪弟兄出版的书，比前几十年印得都多。那时赶出来的书也相当有价值，如诗歌一千零五十二首（“沪版一〇五二首”）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。当然这都不只是他一个人作的，主要是他带着大家一同作。倪弟兄很能作，他赶起来时，作得很快。那一本诗歌就是他们努力赶出来的；同时，他们把我们在台湾出版的第二集诗歌，和福音诗歌都编辑在内。因为到台湾后，我们在四九年把诗歌第二集暂编本，和福音诗歌印出来了。所以他们在编诗歌时，就把这两集收进去。这都证明他们实在努力的在那里赶著作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准备要翻“杨格氏汇编”和“史壮汇编”。或许他们已经翻成了，但没有人知道；那是一件很大的工程。可惜，倪弟兄没有作完就下监了。

关于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”

若是倪弟兄在那三十年里所释放的信息，没有一部分刊印成书，今天的光景会如何？或许主有祂主宰的权柄，在一九三八、三九年，将近二年的时间，倪弟兄住在欧洲，大部分在伦敦，他在那里释放了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”。这本书不是我们中间的记录，而是史百克弟兄的女婿金弥尔（Angus I. Kinneer），在欧洲收集倪弟兄讲道的笔记后，把那些笔记重新编写过。所以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”，可说是金弥尔的一本杰作，作得实在好，所收集的材料也相当不错。其中那些信息，倪弟兄在中国都讲过，我们也都听过，有的也早已印出来。没有印出来的，如一九三五年他在烟台有个特会，那是很特别的一个特会，他讲到“基督得胜的生命”。我们只有一点点的记录，当时一篇都没有印出来；那是一套非常好的信息，可惜没有印出来。

等到倪弟兄到了欧洲，就将他三八年以前，在中国所讲精粹的道，在那里重新再讲一遍。那时既没有人跟着他作笔记，也不像今天有录影设备，所以什么记录都没有，只有在场的人所作的笔记。那时，金弥尔也在那里听倪弟兄讲道。他非常得帮助，受造就，所以相当宝贵那些信息，就重新把那些个人的笔记收集起来，并且花了相当的工夫编辑而成。他编得相当好，属灵材料也选得很好，语体、结构都不错。所以，那本书可说是一本杰作，出版后几乎震动了整个欧美。

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”一书，在基督徒中间非常畅销。世界各地的出版社也广为翻译，大量出版，目前至少已有近二十余种译本流传。若是这本书没有出版，书中所有的属灵丰富，便完全埋在历史中，淹没在时间里。这是主的主宰权柄，让该书问世。这些不过是给我们看见，文字工作的果效何其广大，价值何其永久。

关于“圣经要道”和“诗歌”

来到台湾后，从开头就有文字工作的需要。一九四九年，我们开始编辑

“圣经要道；同时因着需要，也起手编诗歌。由于当时和上海断了通讯，无法与倪弟兄交通，便在台湾开始以福音书房的名义，出版“圣经要道”和“诗歌”。到了一九五〇年初，倪弟兄到香港特会，带进了一个复兴。他同时把我召去，与他有交通。当时就对文字工作，有了一个定规。我们中间的文字工作，从起初就只有一个，是倪弟兄职事的工作，其他人没有文字工作。从一九四九年以前，到我离开大陆，倪弟兄带着一同进入文字工作的人，严格说只有李渊如姊妹和我。在那段倪弟兄没有尽职期间，从四二年到四六年，俞成华弟兄有负担，就把他自己所学习的一生经历出了书，那是他自己出版的。

关于“属灵人”

我们中间开头的文字工作，都是倪弟兄自己作，后来因为赶得紧，以致他积劳成疾，得了肺病。“属灵人”就是他在肺病中写的，因为他认为自己得肺病，即将死亡，所以不愿意他那些属灵的认识，被一同带到死里去。在他所写英文“属灵人”的序里，表明了这个心意。他想趁着未死之前，把主所给他那些属灵的丰富写出来。

曾经有人问到该如何支配时间，我们可以从倪弟兄身上，看见一个支配时间最好的例子。一九二四年，他在南京患了严重的肺病，当时他就觉得自己快要死了；然而，他不愿意自己所学的被死带去，所以就尽力的写“属灵人”这本书，把他所学习的留下来。他乃是一面在病中，一面竭力的写。他从南京写到上海，中途在漕桥停留那段时间很长，他就在靠近无锡乡下的一个地方，一面养病一面写。等到把“属灵人”末了一个字写完，他的力气差不多也用尽了，然而他很快乐，因为他的书写完了。他没有安排什么特别的时间作这事，他完全是在病中写书，写完之后他几乎是气绝了。就是在那样的当儿，有一天下午，他得着了医治。他的得医治不是灵恩会里那种的神医，而是一种对神特别的经历。

李渊如姊妹进入文字工作

李渊如姊妹的文学修养很高，修词工夫也很深，比倪弟兄还细腻；所以在她进来一同配搭以后，所有倪弟兄的文字，都经过她的修词和润饰。我们读的时候，都能感觉得到她文笔的细腻。她是全时间的把所有力量，都摆在文字里。所以，不要问她花多少时间作文字，她既没有什么上班时间，也没有什么下班时间，都是从早作到晚。除了守晨更、祷告、读经、吃饭、聚会、接触人、探望人，她都是整天拿着稿子在作工。我常去和她交通，都看见稿子就在她身边，她整天手不离稿的在作修稿的工作。她总是把稿子都作好、豫备好，等到倪弟兄说那一天要付印，她就抽出来；她总是从容不迫的作好准备。

李弟兄进入文字工作

在中国大陆

一九三三年，倪弟兄出版了“通问汇刊”，他自己亲自作编辑，但他的时间并不太多，所以托李渊如姊妹作代编人。李小姐有时出门，倪弟兄就要她把“通问汇刊”的代编责任转给我，我就成了“代代编人”。这样开始，我便成了第二个进到文字工作里的同工。同时，倪弟兄复刊了从前出过二十四期的“基督徒报”，完全交给我编辑。我就开始修改倪弟兄的稿子，把“讲经记录”编到复刊基督徒报的头一栏。那些稿子很难修改，因为不是录音的，所以记录残缺的厉害，相当费力气。从一九三九年开始，我自己也开始编写，多半是有关国度的真理。到一九四八年倪弟兄恢复了职事，福音书房的刊物更为大增。当时出版了三、四分刊物，其中的“道路报”，倪弟兄特别要我负责。这是我进入文字工作一个简单的说明。

在台湾

一九五〇年，倪弟兄在香港，鉴于香港、上海和台北有三个政治局面，所以他在交通中就定规三个书房，三个分店，一个在上海，一个在台北，一个在香港。上海由他自己负责，台湾由我负责，香港是魏光禧弟兄负责。不过因着魏光禧弟兄没有在文字工作里作过，所以倪弟兄要我负所有文字的责任，魏弟兄只负责行政上的事务。他同时定规三个书房的版权通用。上海出刊的书，香港、台北都可以出版、翻印；同样，台北出版的，香港、上海也可以印行。

回到台湾后，我们逐渐的扩大这个文字工作。一九五〇年底我去了菲律宾，五一年回来，觉得这里有需要，所以就创刊了“话语职事”。同时，台湾和香港联合起来，大量的翻印倪弟兄的书。我们尽可能的，将从前上海书房所出版倪弟兄的书，都在这里重新翻印，并且继续出刊“话语职事”。简单的说，东南亚华语世界的基督徒，以及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，从那时起到现在，大部分属灵的食粮，都是倚靠台湾福音书房的出版；那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。

有位弟兄在美国，到一个城市访问，全城约有二、三十个基督徒家庭，其中有两对弟兄姊妹与我们有关系，所以他去看望他们。有一个家中的男主人，已经十几年没有与我们联络，却对我们最近的行动很了解。追问之下，才发现他到现在还一直收到“话语职事”和“教会通问”。原来是从台湾寄到曼谷，然后曼谷有

位弟兄，一直继续寄给他。所以，他虽然没有与我们联络上，但借着文字，仍然一直与我们保持交通。这就是文字的功用。谁会想到书刊去了曼谷，却又从曼谷被寄到美国的一个小地方。这样的事层出不穷，实在令人欣喜。

在美国

从五一年到五五年，这五年的“话语职事”，文稿都是我自己重新编写、记录的。稿源有些是从前记录下来，没有出版，然后重新再写的。那时我在菲律宾，大部分时间，特别是上午，都安排几个钟头作文字。当时没有人帮忙抄写，所以我一写完，就寄到台北，我花的工夫实在很大。以后我将文字工作转给刘遂弟兄，那对我是个很大的帮助。我去美国之后，台湾的文字工作便完全托给刘弟兄。在美国，我们很快就出刊了水流报（The Stream），并且成立水流职事站，出版我们的书。最大的一个工作，就是出版头一本书“包罗万有的基督”（The All-inclusive Christ）；第二大工作，就是出版一千零八十首的英文诗歌，后来便一直出书。

出版中文新约恢复本圣经的负担

一九七四年底，我清楚我们应当有定期的训练，每年两次，专讲新约。所以从七四年我就划出时间，开始写注解、信息纲要等；这要花将近三个半月的时间。我每周整整五个早晨，等于上班一样，和我的助手一起，每天花半天的工夫作这些事。下午若不是身体太累，我们就继续加班。每次训练总要豫备三个月以上，超过一百天。

时至今日，将近十年，大家都作熟了，所以最近一、二年，大概只要两个半月就可以作完。这些是指着我上班的时间说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在晚上和早晨不上班的时间，那个时间很难算，一有灵感就作工。有时好些注解在上班时写好了，但晚间夜静时，我再思想那些注解，很多灵感、启示就来了，我立刻动手写下来。有时是在清晨早起时，亮光来了，我不能等助手来，就自己动手快快的写下。这样所花的时间，就无法估算了。

摆在我眼前的，总有五十种不同的英语译本。其中有十多种是满有权威的，这十多种我们常用。虽然从教父们开始，各大家对那一卷书怎么讲，对那个重点怎么说，成圣怎么讲，称义怎么讲，这种种我们里头都早已有个概略；但写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回去查对，所以需要这些书。在写的时候，我最少有两个助手，一个专门去查读、查对的，一个帮我作记录。若有些重点我们不太清楚别人怎么解释，或者有否其他的解释，我们都会去查，去看。查到了，就拿来作为我们的参考。我们注解里的点很多，包括了各大家的解释，所以我才有胆量说，新约圣经恢复本的注解，是二千年来，圣徒对新约解释最精华的集大成。

至于我个人读经、读书报的情形，因着将近六十年来，我都一直在研读这一本圣经，所以圣经在我里头相当熟。英文诗歌有二百首是我自己写的，有一些是在台湾写了中文，后来翻成英文；其他至少有一百多首，是我在飞机上写的。曾经有一天，我吃完早饭后就开始写，那天大概写了十多首；一个题目接着一个题目，我先用粗糙的英文写下来，再回头去修改。有些是我在旅行的路上，因为路途远，美国弟兄开车，我在车上六、七个钟头，便一路写下来。所以时间是很难计算的。

几点重要的交通

一 认清目标

我们都知道，众人在一起服事，实在不容易合得来；在任何工作团体里，都有这个难处。虽然人各有各的个性、脾气、见地，但你们需要有点认识。第一，要认清目标。在这里，你们不是作自己的事业，也不是仅仅被雇来作一点事，有一口饭吃。在这里，你们乃是背负一个重大的使命，要把主的文字工作作出去。今天主所给我们的话语职事，的确有其价值，所以你们在这里，是在作一件对的事，作一件有价值的事。这是你们的负担和使命。一旦清楚这个使命，你们就不能顾及别的事，不能顾自己的感觉，也不能顾别人的感觉；你们只能顾着把这个使命完成。

二 没有闲言闲语

第二，在书房工作最宝贵的一点，就是应该没有闲言闲语。若是从这里的工作人员，有闲言闲语传出去；这是不该也是不对的。若有人那样作，实在是得罪福音书房，得罪这个职事，也得罪众人在这里服事的使命。我愿意对你们说这话，是盼望你们清楚，你们在这里工作，不要有闲言闲语。

三 尽心作好自己本分的事

我们应当没有闲言闲语，只当尽忠作事。在同工中间，也是如此。我们都是人，谁能无过，若是同工们一直在看谁错，谁对，我们的工作就不要作了。我们都当看重我们的使命，尽忠作我们的那一分，对别人的长短，从我们口中一字也不出去；我们只当默默的安静在此作事。这会免去许多的难处。只要尽量守住自己的岗位，把我们受托作那一部分的事，忠忠心的作好，至于别人作得如何，那是主的事。这是以作事的原则说的。

四 作一个见证

在属灵一面，十字架的道、复活的道，我们已经听得够多；若是我们听了这么多道之后，还有闲言闲语出去，这是我们极大的羞耻。我们不只亏负了这一个托付，更对不起我们所听见的道。我们在这里听信息，并且把这些信息印成书，分发给别人；但另一面，我们若是在这里散播没有生命、杀死人的闲话，这是不对的。若要讲属灵，我就要请问你们，你们的肉体有没有受对付？你们的意见有没有被破碎？你们到底是不是活在灵中？你们在这里作文字工作，没有黑暗，没有怕人知道的事；若有人让闲话随便的出去，这是不应该的，并且是得罪你们所听见的道的。你们在这里工作，应该活在所听见、所服事的道里，作一个实在、真实的见证，而不该轻浮的说闲话。

整体来说，特别是这些青年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有主的恩典，都肯在这里，不仅是作这个工作，并且肯在这里有一个见证。众人是一个灵、一个负担，也在一个交通里作这个事情；所以，我总结的说，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有闲言闲语，要守住自己的岗位，至于别人的错与否，自有主负责。末了要记住，我们在这里不是开工厂制造大炮，或是制造皮鞋；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工厂，要把主的话送出去，所以我们应该率先活出这些话。我们既印刷出版这些话，就应该活这些话，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生活。再者，我们众人一同在这里事奉，应该同有一个负担，同有一个灵，同有一个心志，作一个见证；这个文字工作在这里，就是一个见证。盼望你们众人都能接受这个话。

五 在文学修养上加强

最后，你们在文字方面，特别是编辑的、校稿的，还有抄稿的，都要在华语上加强进修，多作研究，因为你们语文的程度还不够。现在我里面最重的负担，是要出版恢复本圣经的经文。要翻译经文，就得有经典文字的水准。我们要出版正式的中文圣经恢复本时，我们的译文必须构得上经典文字的味道。

我常说，国语和合本圣经的语体、结构，是中国语体文字的一大进步，一大改革；特别是节奏非常好，而且词藻相当优美。比方犹大书三节：“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，竭力的争辩。”“争辩”一词实在用得相当好，并且用得非常得体。所以，我就看出当初翻的人，的确是一些学者，他们的确懂希腊文。在我作恢复本圣经的编译工作以前，我还不知道他们如何经过艰苦，造出新名词。等我自己去作时，才知道其中的艰苦。

提前一章说到：“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”恐怕包括你们在内，读的时候，都把“章程”领会为规章、规条。章程和规章、规条不同。韩文译本用了“经纶”一词，章程就是经纶的意思。文学造诣好的人都知道，章程就是经纶，说一个人满腹“经纶”，就是说他满肚子章程。所以章程不是规条，而是计划、安排。有一本中、英、希的新约对照本，在有些地方，就把 *oikonomia* 翻作计划。国语和合本在提摩太前书是翻成“章程”，在以弗所书是翻成“安排”，事实上都是一个字；章程就是安排，安排就是章程。所以，我们若是用心研究国语和合本，并且参考其他的书，就会知道中文翻这个“章程”，实在是煞费苦心。

此外，国语和合本的语体、节奏，都相当优美；而我们的文字最缺的，就是节奏不对。中国人从前写文章时，总是一面散步，一面吟诵；这样就出来了节奏感。你们一定要在节奏上下功夫。当然，这不是一天的工夫能作得出来的；就好像打太极拳一样，不是一天就能打出个样子，总要一直打，不断的练，才能打出个招式。

你们一定要摆些心力在这事上。虽然作文字工作有点艰苦，并且是折磨人、消耗人的；但只要是从负担来的，就会越作越有兴趣。你们一旦接受了负担，这个负担就会成为你们的兴趣。我个人因着这个负担成了我的兴趣，所以这十一年来，我一直这么写，却没有写得疲累；反之，我是很有享受。盼望在这一点上，有分于文字服事的人，特别是编辑和校对的，能够再往前去，多有些文学的修养。

第七篇 配合职事的文字工作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文字工作最有功效，并且功效最持久

论到文字工作，第一，文字工作是最辛苦的；所以，愿意作文字的人不太多，能作得持久的更少，能终身作的几乎没有。然而另一面，最有功效、功效最持久的，也是文字工作。

我们曾经指出，如果圣经没有写出来，不知今天的情形会变成什么样？不要说召会，即使是全世界，都会变成另外的面貌。比方我们有生命，为了维持这生命，我们天天需要饭食。然而，我们平常不太觉得饭食很重要，一旦缺粮了，才会感觉那个需要。对信徒而言，圣经乃是属灵生命的粮食供应。粮食是物质的，要了解很容易；但圣经是属灵的，一般人并不容易了解。今天我们所以能明白，都要归功于文字工作。

倪柝声弟兄的文字工作

在主现今的恢复中，文字工作是开始于倪柝声弟兄。说到倪弟兄的职事，最可惜的是，他的职事作成文字的太少了。他曾数度说到，他有几方面的负担。第一，他实在有负担，要完成整本圣经的注解。他所以没有作的原因，是他深处觉得，若是环境许可，他还得在属灵生命一面，以及召会属灵的一面，尽可能多释放一些信息。其次，我在旁边观察，他实在没有够用的体力，因为他的身体不好，大部分时间都在休养。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；最终就是因为受不了折磨，心脏病发而故去。

早在一九三几年，他就对我们说，因为心脏病，随时他都可能故去。有时，我们也看到他在台上讲道，讲到一半，就因为心绞痛，要靠着讲台休息一下。所以体力差也是个重要的因素。再者，他那时没有那个环境，好像现今一样，能释放生命读经；当然，主要还在于对象的程度不太够。因这缘故，他对属灵的认识，留下来变成文字的并不多。这是非常可惜的。

在倪弟兄为主尽职的三十年中，所释放出来的信息，最多的部分是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二年。可惜那一段时间的聚会，我只参与了前面一小部分。他在上海友华村租了一所房子，开始办训练。这样的训练，也是他心里的一个负担。希奇的是，每一次他豫备训练的地方，都受到打岔。甚至在一九三六年，他在上海真茹买了十几亩地，进行建筑计划，豫备训练之用。翌年一月，我参加他在上海的特会；有一天夜里，他带我去看真茹的建筑工程。当年七月，日本对中国发动“卢沟桥事变”；八月进攻上海，就把真茹那个建筑摧毁了。以后他从欧洲回来，才在友华村正式开办训练。

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年间，至少每隔两个月，倪弟兄就在上海有一次特会；有时，我也应邀参加。那是他释放话语最多的时期，可惜惟有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”这本书印行，其他信息几乎都没有刊印，有的只留下听写稿。以后他的职事被迫停止，直到一九四八年才恢复。接着，他就在福建鼓岭施训。鼓岭位于福州城外，原为西教士避暑之用，建有许多西式洋房。以后太平洋战事爆发，西教士纷纷撤离，贱卖房地产；倪弟兄就将其买下。在职事恢复后，他就在这里办训练。一九四八年一期，一九四九年再一期，释放的信息相当多。由于倪弟兄和李渊如姊妹知道，他们所作的迟早会被干豫，所以尽可能的出书。然而，当时所出版的，也只是其中一部分的信息，如较为浅显的“初信造就，和关于事奉的信息，如“神话语的职事”、“教会的事务”等。关于属灵的、生命的原则，倪弟兄释放了不少信息，但几乎都没有出版。到了一九五二年，倪弟兄就被捕下监了。

庆幸的是，魏光禧弟兄留有一些笔记。那时，他常找倪弟兄交通，勤于抄笔记；所以，仅仅他这一套，就能整理出很多信息。我们正在着手作这事，不过由于人手不足，工作内容又很艰难，所以进度很慢。魏弟兄的笔记代字很多，只有他自己晓得是什么意思；所以，必须他花工夫去作，或者有人作他的助手，懂得他笔记的意思。已过他花了很大的工夫，想把这些笔记编成正式信息，可惜只编了一点。

现在我们计划整理倪弟兄全部的信息，按他尽职事的三十年，从一九二二至一九五二年，分为三辑，先以英文出版，再整编为中文版。（该文集后来先以中文出版，再译为英文一编注。）由于外面有的人不尊重著作权，宣称倪弟兄的东西都是公开的，所以只要福音书房一出版，他们就立刻拿去翻印，并且翻成英文，还把内容擅自窜改成不同的意思，以符合他们的道理。这不仅不合理，也很不道德，更是不忠诚。所以我们必须把原样完整的摆出来，并且忠实翻译。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，由两位弟兄负责。不过，他们身兼美国的华语工作，所以目前文字工作的人手是不够的。

文字工作对于职事的重要性

倪弟兄释放信息最丰富的两个时期中，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”这本书属灵的分量够，可惜这方面的书籍刊印得太少。据此，我深深觉得文字工作实在太重要了；所谓“前车之鉴，后事之师”。在书房作文字工作的弟兄姊妹，应该是越作越能了解我的意思。若是我没有接上倪弟兄的职事，只有他的文字，没有我的著作，情形就完全改观。因为倪弟兄的文字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所缺憾。纵观今天基督教的情形，天主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，也是历史最悠久的，有其传统的神学，靠此而发展至今。更正教也有更正教的神学；可以说，各大宗派各有各的神学。比方路德会有路德的神学；喀尔文派有“改革神学”（Reformed Theology）；美国的南浸信会有南浸信会的神学；长老会有长老会的神学；美以美会，就是卫理公会，也有卫斯理的神学；弟兄会也有弟兄会自己的神学。

至于主的恢复，在真理上，开头接受了一点弟兄会的帮助；其他的神学，我们不愿意去摸，因为其中大都不够纯洁。主今天的恢复是从倪柝声弟兄开始，但是倪弟兄留下来的东西很少。一九四九年我们到了台湾，先出版“话语职事”，一九五六年起就正式出版书籍；到现在也有三十年了。前半时期，主要是特别聚会的信息，加上一些训练的信息。从一九七四年起，我们就作生命读经。等到全部生命读经完成后，对于神的儿女将是很大的供应。

虽然我们书籍的销售量不大，每一本书初版没有超过一万，每一版不过几千本；但希奇的是，在全球各地，连我们意想不到、不太熟悉的地方，譬如印度，都有信徒得着帮助，特别来函希望取得翻译的版权。缅甸也有信徒读到我们的文字，我们实在不知道书是怎样辗转流传过去的。可见文字的流传性很大，远超我们所能想像。

不久前，西非象牙海岸一个团体来信，他们在香港有一次聚会，读到我们的书，就愿意接受这分职事，盼望能够加入，所以询问我们是否愿意接受。我覆信给他们，并附上一些相关信息的书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光景。最近，在非洲有好些地方的召会，都被介绍来读我们的书刊。不仅如此，中、南美洲一带，到处都接受我们的书籍，许多召会因此兴起来。这在在证明，对召会最有效、最持久的帮助，乃是文字工作。

文字工作产生的结果最稳妥

再者，文字工作产生的结果最稳妥。文字不同于讲道，人听了一篇道之后，再转述时往往会不准确；但文字乃是确定的，在表达上也比话语准确。此外，人讲道时常常无法考虑得太周详，所以用语不一定准；因此，讲道的记录作成文字时，都得经过修改，才能力求精确。倪柝声弟兄讲道的内容要作成文字出版时，也都是先经过修改。如此，自然有显着的进步，并且加多了丰富，同时准确性差不多是百分之百。所以，在属灵的功用上，文字的价值胜过一切别的方式。我们若是清楚、明白、看准这一点，一定会宝爱、看重我们在这里所作的这一分。

文字工作的辛劳

从另一面说，文字工作是相当辛苦的。无论写稿、改稿、抄稿、校稿，都是非常的辛劳。凡文字工作，作起来没有不苦的；我自己从事多年，很明白其中的辛酸。从我开始作“复刊基督徒报”时，就没有什么助手和工具，一切都是自己一手包办。以后出版“话语职事”，仅仅有个助手帮我编页码，其他一切都是我自己作，包括内容都是用我自己的材料。那时，我每年都在菲律宾住几个月，每周释放二、三篇信息，由一位弟兄作讲台记录，我再重新编辑过。四、五年之久，我就是这样作文字工作。直到一九五七年，才转给刘遂弟兄作。感谢主，他接得不错；于是我能作更多的事。

你们不仅要刻苦，也要能耐劳。文字工作的要诀就在于一个“恒”字，要从事这一行，就得有恒心，有负担。有时连我都想放手不作，因为实在觉得写够了；以写纲要为例，我已经写了几十年。然而，这一分工作是有价值的。虽然我们人手不够，但我们还得坚持下去。

每一次特会或训练，只要必须释放信息，我都要写纲要；因为如果没有纲要，恐怕我会讲到题外去。宗教里的东西，都是肤浅而简单的，有没有纲要无所谓，只要有口才，能打动人，就够应付了。然而，主的恢复不一样；主的恢复注重的是基本真理和深奥的事物，如果没有纲要，就难以有合式的发表。有时，讲论一些基要真理，不能望文生义，必须追查原文；同时，也得引经据典。因这缘故，我每次写纲要，都得大费周章，桌上摆满参考书，一一翻阅查读。

对抗异端诽谤

文字工作还有一种消极面的功用，就是对抗异端和诽谤。已过在美国，有一班反对主恢复的人，出版了一些诽谤的文字，说到我们是邪教，主张泛神论，所传的是“东方秘教”（Oriental Mystics）的道理。对此我们只能说，那是他们在说梦话。他们以为我是中国人，所以一定是把中国思想、东方哲学等带到美国。已过美国基督教的出版，较热门的多是关于婚姻生活一类的书籍。到了七〇年代左右，有人开始写诽谤我们的书。之后，我们的一切变作热门题目，许多基督教团体，就专写地方召会，以及关于我的研究；也有许多人买这样的书。

这种局面持续了约十年，从一九七〇到八〇年，可以说把我们逼得没有办法，只好定规要诉诸法律。由于我久居美国，也懂得美国的情形，知道发生这类的事，必须循法律途径才得解决。美国社会不像中国；当人说你有错，如果你实在没有错，就应当告诉别人，否则是对不起他们。换言之，你若不是错的，就有义务让大家知道。

再者，如果不诉诸法律，这样的事就永远解决不了；那时，那些反对者至少接着还有几十种书刊要出版。所以，弟兄们经过交通，决定只告“弯曲心思者”（The Mindbenders）和“神人”（The God-Men）这两本主要的书，并声请停止出刊。其他较次要的出版社，我们不愿意立刻控告，而是由四、五位弟兄前往要求会谈。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，都怕打官司。在我们提出诉讼之前，也曾要求面谈，他们大多不睬；现在知道我们提出告诉，立刻改变态度，愿意让我们把书给他们看，把事情原委讲给他们听。我们就指出，他们所写关于我们的书都不正确，因为都是盲目的根据最早出版的那两本恶毒的书，其中所说的完全是诽谤。

在我们采取法律行动之前，由于受到诽谤，许多团体把我们视为邪教。有一家著名的出版社，列出一份所谓邪教的名单，竟然把我们列在其中；因为他们定罪我所讲关于基督的身位，乃是异端。当时在英文著作里，我并没有多少关于这方面的讲论；乃是在一九七〇年，我在香港释放过相关的信息，以后编成“关于基督的身位”一书。这本书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开宗明义的将历代讲基督身位的六大异端，及惟一正确的说法，明白列出。其中，把每一种学说发轫的年代，都清楚刊登。因着诉讼的需要，我们立即将其翻译成英文。然后，弟兄们带着这本书，请出版社的人读过。他们读了之后，就被征服，承认“李常受对于基督的身位没有异端”；于是愿意将我们的名称，从异端的名单上划除。这实在不是一件小事。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，我到德州欧文召开特会，带领训练。本生（Benson Phillips）弟兄拿出一本南浸信会的小册给我看。其中说到南浸信会的信仰，以及他们认为正统的基督教团体，其中也有我们的名字；另外，还有一些所谓的新教派和异端派，没有把我们列名在内。不仅如此，这本小册还用二、三面的篇幅，评论我们的书，其中一本是“神的经营”，大抵都是正面的批评。他们不是替我们说话，乃是很深刻的批判；虽然如此，却不离开大要，一切都还算是切题。最后的评语说，我们的解经没有什么错，但是太照着圣经原文了，这是许多神学家不太能接受的事。换句话说，大部分的神学家，都是接受所谓历代大会的信经，所以无法接受我们的解经。

从正面的意义说，他们这样的说法，正好点出我们文字工作的取向和作法，乃是根据圣经。我们的解经的确是绝对照着圣经的本文；我们一点不顾大会，也不顾信经和传统。另一面，这间接澄清诽谤我们讲异端的说法；因为南浸信会是美国三大基督教团体之一，他们评论我们的解经太按照圣经，证明我们不是异端。当然，这完全是得助于我们的文字。这也含示，虽然我们的书销售不多，但基督教各团体多少都在那里研究。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，指明我们的工作的确是有价值的。

积极感人的见证

从我们的文字积极得帮助的人实在很多，甚至美国基督教里属灵的文字，也逐渐采用我们的用词。在一次欧文的特会里，弟兄们推动一项实行，就是鼓励圣徒尽量往外送小册子。主实在祝福他们，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。比方有一位姊妹，在她作事的机构参加一次团聚，分送大家小册子。她的一位同事看了之后，很受感动，告诉大家这本小册值得阅读；并且对这位姊妹说，无论如何一定要立刻带她去买，因为她所在的团体隔天有个聚集，到会的人数约有二百多人。她先买了一些，要让牧师鉴定一下，是否适合大家追求。那位牧师完全同意。以后，那位女士非常热心，经常来买小册子，一买就是一百本，分送给人。

有一位弟兄，他的父亲在三十年前看到批评我们的书，并且听到不好的话，就写信要求他从主的恢复中出去。从那时起，这位弟兄每隔一段时间，就寄给父亲一本小册子，持续了三十年之久。最近，他收到父亲的来信，末了祝福说，“愿主与你们调和的灵同在。”这位弟兄说，只要坚定持续，我们所作的至终一定蒙福。所以，只要不灰心，并且持续的作，末了一定产生美好的结果。

有一位姊妹从南非开普敦来信，说她看到“神的经营”一书，非常得帮助，特别对书中的图表欣赏万分；因为她年幼得救至今已经二十多年，还没听过这样宝贵的真理。

因此，文字工作的效能，乃是普及而持久的。当然，主也实在怜悯我们，启示给我们这样的丰富，其中的确有扎实的东西。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眼光，看见这实在是值得我们花费上好来服事。

文字工作上的安排

印 刷

由于我们的销量不大，邮费又相当昂贵，海运更是花时间；所以，出书的流程，以当地出版印刷为原则。譬如中文书籍排版之后，一面在台湾刊印，供应远东众召会；一面寄到美国刊印，供应欧美地区的众召会。至于英文书籍，先在美国印刷，供应全球使用；等远东各地英文书的使用率增加了，就可以在台湾自行刊印，以应付需要。

出 版

目前出版的书籍，生命读经为首要之务，其次是训练教材。豫定要作的书籍，主要是倪弟兄的文字，由张湘泽师母和两位弟兄整理。不久之前，我还和魏光禧弟兄谈到这事，因为他的笔记，有一部分是友华村训练和鼓岭训练的信息，非常宝贵。

为了提防别有用心的人士，我们愿意先出英文版，再出中文版；否则我们先出中文版，英文还没翻译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，就会抢先翻译，完全不顾著作权，并且还任意删改。比方，倪弟兄一九三四年“得胜聚会”中的信息，刊登在复兴报上，署名特别清楚的写着：“倪柝声讲，李长寿记。”虽然是倪弟兄的信息，却是我的笔记。其中“「神的中心」或「基督的中心与普及」”里有一段话，倪弟兄说，“基督所以降生为人，为要从创造者的地位，来到受造者的地位。”所谓“来到受造者的地位”就是说，祂成为一个受造者。倪弟兄在这里用了两个“地位”——创造者的“地位”和受造者的“地位”。然而，有人在翻译时，却把第二个“地位”改作“地方”，说基督是从创造者的地位，来到受造者的地方。这一改，意思大大的走了样。这也造成我们极大的困扰。所以关于倪弟兄的文字，如果我们先出中文版，他们可能会拿去窜改，还会抢先出英文版，混淆有心追求的读者。

我们定规英文出版由美国安那翰水流职事站负责，中文出版由台湾福音书房负责。在安那翰的华文部，主要工作是翻译，应该由书房主管；盼望书房能作得更好，由书房定稿。

配合召会往前的行动

有人问现在开始推动实行小排聚会，是不是应该编辑一些供应聚会使用的教材？我的回答是：你们的心不要太大。目前刚实行的小排聚会很新鲜，能带进新人。不过我们也观察到，就长期而论，如果没有供应，头几次小排聚会大家还觉得有味道，但若是每次都叫人空肚子回去，以后渐渐人就不来了。所以，我们的确需要豫备“食物”，这样人才会持续参加。再者，小排聚会不仅需要材料，更需要教练。每一个小排就像一支新的球队，需要学新的球技；因为新路完全是新的实行，我们需要重新学习；肯学就蒙福。

我们的负担，第一，要向全体圣徒说明，我们怎样有小排。第二，每个小排如同一支球队，以后如何“打球”，需要有“教练”；所以，我们必须有训练。当然，全时间者无论多年轻，都是“教练”，不会作也要学著作。至于所谓“半时间的”，就是在职的和学生，乃是“业馀的”；是否能受训练，主要在乎心愿和摆上时间的多少。

统计表的重要

我们一定要豫备统计表，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不属灵。若是十年前我们就开始作统计表，现在人数可能多十万。结果子的事就像种田；我们的情形好比十年不种地，一点收成也没有。若是从一九五七年起，我们以百分之十的扩增率算，现在人数可能有十五倍之多。

现在，我们众人都答应，一年要带一个人得救，那就是一年翻一倍。当然，我们应该这样努力；不过，我保守一点，以百分之五十计算。若以目前台北召会二十几个会所，一般主日聚会人数，约有五千五百至六千位，按百分之五十的年增长率，十年后应该达于三十万。

无论如何，要达到目标就一定要作统计。一般公司行号，没有不作豫算统计的，否则一定失败。所以，不要轻看这事，这乃是很宝贵的一件事。好像学生豫备功课，若没有豫算表，就难得努力守住时间；稍微一松懈，功课就一落千丈。已过二十多年，我们就是这样吃大亏，因为不顾统计，感觉无所谓，就松懈了。实际上，统计乃是帮助我们设定目标，督促我们往前。

真理与生命，乃是为着配合召会的扩增与开展

过去二十多年，我们在这里经营主的家业。一面，弟兄们实在忠心，能维持住局面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。我们没有败家，没有把家当用掉多少，更没有败落，甚至和从前比起来，我们真是觉得我们的聚会更有真理，更有生命，的确有进步。另一面，真理的运行，与生命的长大，乃是为着配搭召会的扩增与开展。换句话说，真理的路线和生命的长大，并不是我们的目标；我们的目标乃是召会的扩增与开展。主在上十字架之前，对门徒的命令是：要出去，作祂的见证人，从耶路撒冷起，直到地极。（太二八 19，可十六 15，路二四 47~48，徒一 8。）今天我们说自己是主的恢复，理当为着主有一条出路；然而，那条路在那里？已过二十多年，我们没有给主什么出路，以致主无法作什么。这实在是一件严肃的事。

我们不是在这里鼓动什么，乃是愿意你们看清楚这个局面。我们在这里，能构得上主的需要么？不要说基督教各团体，即使是在我们中间，主也没有路。不要说广大的印度，仅仅台湾这个小岛，就到处充斥拜偶像的风气。我们在这里高喊了二十多年，福音没有传遍，没有构上主的要求；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主了。

我们在这里，仅仅顾到自身的存在。真理释放了许多，生命也很注重，但向外却没有任何扩增。一九五七年，我们在台岛上已有五十多处召会。经过二十多年，不过增为八十几处，并且近半数的情形象当微弱，可以说几乎不算有扩展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为主作工上，乏善可陈，因为没有作出多少成果。按理，今天在台岛上，不要说城市，应该每一个乡镇都有召会，并且光景是很强的。然而，我们不仅没有作到这个地步，连稍微加多一点都没有；这是我们的亏欠，也是弟兄姊妹都必须知道的事实。

毫无疑问，今天真理在我们中间，不仅丰富，并且亮光清楚。在生命上，我们也是顶像样，大大的有改变；聚会的情形和内容也相当好。我们实在感谢主，祂的确恩待了我们。然而，在往外扩展上，我们完全没有可说的，这实在是很羞耻的一件事。已经在外开展的同工，几乎都是多年前就打发出去的；这几年再没有别的人出去，所以，我们实在很亏欠主。

已过二十多年，在整个基督教里，集其大成来说，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书。然而在我们中间，人能找到一本又一本扎实的书。现在时机尚未来到，一般的基督徒还没有进入、接受我们的信息；但是他们已经在研究。所以，连南浸信会这么大的团体，也写关于我们书籍的评论。相信再过不久，他们会开始接受、使用主赐给我们的这些丰富。主的恩典既然这样运行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要对主有交代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往外扩展。

回顾前两个世纪，西教士尽他们所能的向外布道。在他们的时代，无论看见的真理亮光，或是所得的圣灵供应，就是那么多；但他们仍是不词万里，远渡重洋，历尽艰难险阻，来到中国开展福音。为此我们敬拜主，因为若没有他们，今天我们不会得救，也不会在这里。从这方面说，我们也亏欠他们。和他们相比较起来，今天我们是完全不对，因为二十多年没有动静。虽然弟兄们在这里劳碌，但是我们失去统计的眼光。如果用心统计，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受了大亏损，只赔不赚。

现在我们推动小排聚会，乃是为着召会的开展。若是我们个个认真实行，一定能作出开展的光景。所以，你们需要为这样的实行祷告，特别为我祷告，因为我的担子实在沉重，甚至找不出合式的话语释放信息。

青年人是开展的中坚

召会无论扩增或开展，都必须借重青年人。西面、亚拿虽然好，但要他们作工就吃力了，毕竟年事已高。比方新加坡，内阁成员大都不到四十岁，所以充满朝气与活力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一定要相信并使用青年人。主耶稣出来作工时，只有三十岁。（三 23。）祂所找的门徒，没有一个年老的，都是年轻的。就如彼得、约翰，作领头的使徒和长老时，不过三十几岁。以后保罗也是年轻时就蒙召，为主出外作工；他并且告诉提摩太：“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。”（提前四 12。）

或许有人认为，小排聚会中常有五、六十岁，甚至七、八十岁的圣徒，难道要由二十几岁的全时间者教导他们？我们都需要改观念，让年轻人教导并没有不好，因为年轻人没有旧包袱，不会守旧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要劝老年人如同父亲，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。那就是一种教导。

然而，年轻人在教导时，千万不要自居地位；那是非常不合宜的。譬如曾有年轻人引用我的话，说，“有的弟兄一作长老，他的妻子就觉得了不起，自认如同第一夫人了。”这样的说话，应当挂在十字架上。我比弟兄们年长，可以这样说；你们年轻人是绝对不可以这样说。这就是为什么缘故，我们要办训练，好训练年轻人在各方面举止得宜，不要去作教练时，像耍把戏般的轻佻。

盼望年轻人从以上的交通得着帮助。特别是姊妹们，不要以为自己无法作什么；你必须求问主：“主阿，你要我作什么？”已过二十多年，我们仅仅稳定而已，没有作到应该作的事。现在我们必须顾到主的心意，配合祂的行动。主不是忍心的主，祂给我们的恩典实在丰富。单单台北市召会，真正实行召会生活的，就有五千五百位；从世人的眼光看，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团体，能发挥很大的力量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考量，该如何推动大家开展。

末了的祷告

主，我们实在敬拜你，在你的怜悯和恩典中，你眷顾了我们。为着这些弟兄姊妹忠心的把自己交在你手中，摆在这分文字工作上，我们感谢你。你给我们看见你的祝福和印证，以及众人在你面前的忠心，求你继续加深我们的喜乐，使我们里面摸着膏油，不断的接受你更多的分赐。主，我们实在敬拜你，在这分文字工作上，使我们能接触你，并在我们里面摸着生命。我们感谢你这样的印证。

主，我们求你多方祝福，祝福工作的往前，祝福文字的事奉，祝福一切的重点与细节。求主祝福众人的身体，使我们实在是蒙保守，越过越兴旺，正如我们的灵与魂兴盛一样。

主，我们更求你祝福要来的服事。无论是话语、文字、录音，一切工作的配合都求你祝福，在各方面扶持我们。主，求你保守天气，保守每个人的身体，没有一位生病、软弱、或受损伤，好能紧紧跟随你的灵。主，为我们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。遮盖每一场聚会，遮盖会所，遮盖我们众人。一切有关的人事物，都求你用宝血划定界线，为我们抵挡仇敌一切的搅扰。我们交托你，敬拜你，倚靠你的祝福，相信你的保守。阿们。

第八篇 文字服事的装备与注意事项学习外文的要诀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家庭教育的影响

问：近年来由于出书量很大，相对的，英文翻译的服事非常繁重；我们盼望能在这方面分担一点，所以想请问李弟兄，我们该如何学好英文？

由于外文不是我们的母语，在学习上我们不能持守老观念。说起中国人对中文的学习，依我的观察，一般而言，在台湾即使读到高中毕业，人对说话还是不太注重文法。特别是在聚会中，有的圣徒已经大学毕业了，说话仍不注意文法。这样的情形很普遍，证明我们中国人在家庭教育上，对于话语的表达不太注意，也不重视纠正。

学校教育方面，一般教师在说话上也不太去改正，只重视订正文字。所以，中国人的习惯，是在文字上求准确，却在说话上不在乎，甚至非常不在意。譬如我们若稍微分析聚会的见证，就会发现，读到大学毕业的年轻人，十个当中只有一两个，在说话的表达上，文法是及格的，大部分人都不在意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中文的文法比较不严谨。

无论在美国或英国，家庭教育非常重视话语的表达；小孩子在两岁左右，开始学说话时，父母就给予正确的教导和改正。许多到美国留学的圣徒能见证，在聚会中听一位美国圣徒起来说话，按他话语的内容和程度，好像是大学毕业，但实际上可能连高中都没有毕业。这就是由于家庭日常教育的注重；但中国家庭在这一面非常短缺。

民族性与语言文字的关系

对于母语的学习，与民族的性格有莫大的关系。在一般的规律上，日本人比中国人强。中国人头脑非常聪明，大多有点干才，作起事若是肯拼，都能作出成绩。

可惜，中国人实在肯拼的不太多，除非受到环境压迫；所以，只要不是穷极了，大体说，一般人都是安于现状。中国有一句成语说，“穷则思变。”意思是，非到贫穷的关头，是不会拼命读书，求取前途的。此外，还有一句成语：“富不过三代。”这说出中国人绝不能富，因为往往一富就松懈、懒散，而败家了。这样的人，无论从事那一行，都不要想成功。

日本人不同，他们不管作什么事，都是循规蹈矩，比中国人好太多；所以，在说话上，他们也是规规矩矩。韩国人不同，他们性格较粗，在说话、文字上都不够典雅。所以，由于民族性不同，各种语言文字，在文法的严谨程度便不同。

首要的学习乃是文法

要学好外文，首要的乃是学习文法。许多人以为，外文要学得好，必须先重视发音准确。然而，不要忘了，学发音的目的乃是为着说话能让人听懂。我们学外文，不仅要会说，更要注意读和写，必须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自己能看得懂，也能写得准；所以，文法才是首要学习的重点。

西方语文按民族和地理，大略可以分几种语系，同语系的语文在文法上较相近；但无论那一种语文，在文法上都很严格。惟独中文，在文法上不太严谨。我年轻时，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法函授课程，内容是以西方语文的文法来分析中文。这样类比的方式相当好，因为基本上，中文和英文在文法上相当相似，无论对中文或英文的准确学习，都非常有助益。

文法与真理的关系

我觉得美国人读圣经好像比较好听，但询问之下，才知道他们大多不懂意义。原来他们从小被父母纠正，所以对发音高明得很；但因为不懂文法，所以对整句、整节的意思，常常是不明白。所以，不懂文法关系重大，会叫人无法理解所读的意义。

举例而言，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，亚拿尼亚对保罗说，“起来，呼求着祂的名受浸，洗去你的罪。”我问美国圣徒们，在这一节里有几个动词？即使是几个大学毕业的弟兄也讲不清楚；多半说是四个动词，就是“起来”、“呼求”、“受浸”、“洗”。我评论说，第一，这里“呼求”的英文后面加上“ing”，明显指出这词不是作动词，而是作动词的形容词。第二，这节里有两个连接词，把“起来”、“受浸”、“洗”连在一起，惟独没有把“呼求”一词连上，证明这一句只有三个动词；所以，路加在写这一节时，才会把两个连接词加在三个动词之间。接着他们又问，“呼求”一词怎么解释？我就告诉他们，“呼求”乃是分词，用作副词，是动词的形容词，用以修饰三个动词，形容保罗该怎样起来，怎样受浸，怎样洗去他的罪。

我是个老中国人，讲起英文发音不行，但是一提到文法，一般美国人还不一定赶得上我。我举这个例，是要给你们看见，文法重要到一个地步，涉及真理。以后我就释放一篇信息，说到有关这一节的真理。保罗当初逼迫基督徒，就以基督徒呼喊主名为标志；谁呼喊主名，他就去捉拿。（徒九 14，21。）各地的信徒都知道，保罗就是专门逼迫呼求主名的人。所以保罗的罪，在得罪众圣徒的一面，就是在这件事上。众圣徒里面对他过不去，都定罪他，通知各处说，“大数的扫罗专门要来对付我们班呼求主名的人。”保罗就是在这件事上被定罪。

亚拿尼亚蒙主启示，知道保罗蒙主拯救了，就去领保罗归向主。

（二二 12~16。）不过为了在神面前，并在所有信徒面前，洗去他过去逼迫并捉拿呼求主名之人的罪，他在众人面前，特别在基督徒面前，尤其是在呼求主名的人面前，公开受浸时，必须同时把他那逼迫呼喊主名的罪洗掉。该如何洗掉呢？亚拿尼亚告诉他，不要再瞎着眼，也不吃，也不喝，（参九 8~9，）乃要“起来，呼求着祂的名受浸”，这样就能洗去他的罪。因此，这里的呼求主名，乃是动词的形容词，作为修饰这一节的动词之用，形容保罗如何起来、受浸、洗去罪。由此可见文法的重要，与真理的关系很深。

借着这样一篇信息，我就把美国圣徒征服了。有位老姊妹，勤读了几十年圣经，也到过北非作宣教士，在听了我这篇信息后，就说，“我读了几十年圣经，竟然还不懂文法。现在我要跟李弟兄学文法。”这就证明，我们如果不懂文法，对于文字的基本定义，就绝对无法准确。

中文和合本的翻译相当好，但在这些有关真理的文法要点上，却忽略而没有注意。和合本把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译为：“起来，求告祂的名受浸，洗去你的罪。”按文法看，受浸是形容洗去罪；这就是翻译的缺失，造成真理的错误。实际上，“求告祂的名”才是形容词，形容怎样洗去罪。所以，真正的问题出在翻译上；一旦翻译不准确，真理的解释就会走样。

在英语世界，有的人拿到英语硕士以上的学位，就能看出这一节正确的文法。除此以外，虽然美国教育水准高，各种学科都有成群的硕士、博士，但在文法上还不都一定够格。尤其中国学生，虽然认真读书的不少，却也有人只求一张文凭，所以英文读得并不好。

再举一个例。中文和合本把罗马八章三节译为：“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，成为罪身的形状，作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”这样的中文很典雅，节奏、语气都可以，但是和原文一对照，在真理上就站不住脚了。照中文和合本的文法，一般人的领会是：神差祂的儿子来成为罪身的形状，作了赎罪祭；于是祂的儿子就来成了肉身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换句话说，定了罪案的乃是神的儿子；祂是借着在肉体里定了罪案。也就是说，是神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，也是神的儿子定了罪案。这样的领会，在真理上完全走了样；这是因为文法不准确，造成真理上难以正确的断定。

按这里的文法，到底神的儿子是不是自己主动来成为肉身？这里的“成为”是动词，但实际上原文里没有这个动词，乃是加上去的。按原文，这一节正确的翻译应该是：“神，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为着罪来了自己的儿子，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”这意思是说，神差遣祂的儿子，乃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。“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”不是动词，乃是副词，用以形容神的差遣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神差遣祂的儿子，乃是在罪之肉体的形状里差遣的。好比你要寄东西给我，是怎么个寄法？乃是用包裹寄来的。同样的，神怎样打发祂的儿子来？乃是在肉体的形状里。这样一分析文法，立刻就把真理解明了。

接着我们要问，这里的“差遣”是不是动词？不是动词，乃是形容动词的分词，形容后面的“定罪”。所以，这一节的主词是“神”，动词只有一个，就是“定罪”。换言之，乃是神定罪了罪。那么神怎样定罪了罪？是借着差遣祂的儿子。神又怎样差遣祂的儿子？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。所以，明白这一节圣经的关键，就是借着分析语法，清楚的断定真理。

英文的语法里，凡没有主词或动词的，都不能算一个句子，连子句都不算，只能算一个片语。所谓的子句，就是不算一句，乃是一句当中的一部分，但是本身又有合式的主词和动词。所以“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，…差来了自己的儿子”这一句，虽然很长，却不能算是一个句子或子句，因为“差”并非动词，而是分词；所以，按英文的语法，这一句只能算是很长的片语。由此可见，语法在断定真理上的重要。

学习的要诀

一 文学造诣的修养与学习

我举这些例子，是愿意你们晓得，学习外文，领会力准确与否，全在于语法。所以，说到要进修，你们绝不可马马虎虎的应付了事，以为只要像推销员般学习会说话就可以。其实不然，这倒像你们大学毕业，不能只满足于会读会说，还要能写，并且能合式的表达。虽然我们的文字用语，一般而言尚属浅显，并不深奥，但我们所作的仍是文字工作。比方小学课本的编撰，也是一种文字工作；编者必须有一定文字的素养和根底，才能编出合式的体裁及内容，在各方面皆符合一定的水准。同样的原则，既然你们在这里作文字工作，就必须在最低限度上，有相当文字修养的根基。以我自己为例，很年轻时就操练作文字。盼望你们都在这一点上好好下功夫。

我中学是在英文专科学校读书，那时有英文语法课。我上了两堂课后，有一天去见校长，请他准我免上这门课。他问我为什么。我说，因为我的程度已经超过老师所教的。校长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但最后还是同意说，“由你罢。不过你要知道，在你毕业时，这门课必须考及格。”我胸有成竹的答应。以后，我利用上那门课的时间去上别的课。后来遇到一个德国人，英文语法也是非常好。所以在学校里，只有我们两人上课会起共鸣，其他人的水准都不够。到了毕业考时，校长再一次找我去确定，对这门课是要参加考试，及格后以正课生的身分毕业，或是不算这门课，以旁听生资格毕业？我说，我要以正课生的身分毕业，所以愿意参加考试。最后，学校这门课给我最高的分数，并且选我为模范。

我没有意思自夸。我到美国开工，第一分正式出刊的文字，就是水流报，内容都是我释放信息的记录，由主编的弟兄修稿润饰之后，再读给我订正。有时，我也改正他们的错误。开头他们不太相信，自认英文是他们的母语，从小说到大，怎么还会由我这个外国人批评？然而至终证明，常常错的是他们，不是我。

二 研读经典之作的笔法

要学好外文的第二要诀，就是研读经典之作的笔法，然后操练写纲要。我劝你们不必太读外面的书，只要读我们当中的经典著作，如生命读经和恢复本，特别是圣经的经文要好好研读。我年轻时就是这样学语法，先把读本的课文背诵起来，然后分析每一句的语法，到底主词、动词、形容词是那一个。这对于语法的操练很有帮助。有时，遇到解释不通之处，就一再核对语法，确实的去学习、印证。借着这样作，你才知道自己语法程度确实不够，所以才遇到瓶颈。这能激励你学习，帮助你进步。

你们若一面注重语法，一面按正确的语法研读经典文章，特别是圣经，就必然在英文程度上大有进展。你们大概没有像我那样花工夫，一字字去分析。然而只要有心，你们也能操练一看到英文，就抓住机会试着去分析，遇到不懂的地方，就向人请益。可能你们觉得这样学习太难，不过学习任何语文，都得下苦功；天天花费两三个小时，攻读两三年后，才能小有所成，以奠定稳固的基础。

总括来说，文学是无止境的。所以越有学问的人，越不敢说自己程度高。所谓“学海无涯，惟勤是岸”，学问有如汪洋大海，越过越阔，没有尽头。所以只要有机会，总要学习进步；即使退而求其次，也得立下一个好的基础。一旦有了基础的构成，就容易向上建造。

三 正确习惯的养成

学好外文的第三个要诀，就是注意建立正确的习惯用语。我们的说话，一旦习惯了，就很难改变。我在美国二十几年，还作文字工作，天天接触英语，并且我的助手都是美国圣徒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察觉到，有时一个意思，到底该怎么用文字表达才正确，连他们都不清楚；常常推敲许久，仍不敢下断案。说起话来，好像怎么讲都可以；一旦变成文字，需要严谨表达时，往往在文法上就站不住脚。这就是因为松懈成习惯，习惯成自然，到了需要严谨时，就构不上了。所以，要学好外文，除了读得多、听得多，还得注意研究正确的语法，并操练一开始就建立正确的使用习惯。

譬如我年轻时学英语，老师就告诉我，最难使用的字，就是介系词。单单一个“在”字，因着人、时、地、物的不同，就得使用不同的介系词，有时非常难决定到底该用那个介系词。这一点和文法脱不了关系。由于我年轻时花工夫正确的学习，以后在美国经常说、写、读，就觉得不太吃力。如果你们肯专一在文法上花工夫，建立好的习惯，必然学有所成。你们在这里所作的，以中文为主，但和英文也有连带关系。盼望你们能抓住机会进修，方式就是经常研读中、英文的恢复本，包括经文和注解，以及生命读经。如果你不积极进取，可能作这分文字工作十年了，还是一成不变，没有进步。

我再说，进修外语一定要从文法开始。至于背生字，主要靠记忆力，这要在年轻时就好好花工夫；一旦进入你的记忆，即使过了许久，要用的时候还会想起来。现在我的记忆力不如年轻时，生字很难记；常常久不用到，临时就想不起来。所以，你们要趁年轻时，多积存一些。

关于定稿的配搭原则与流程

问：目前书房要出版的书籍很多，如生命读经、各类信息、训练摘要及参考资料等。相对来说，定稿的人却少。定稿的人虽然尽心竭力，但是除了文字工作，又要顾到召会中的服事。所以，定完的稿，往往在打字时就发现问题，后续改动牵连很大，比方校对、排版等，结果事务越发繁重。我们曾多次交通，研究该如何改进，好提高效率。在这一点上，您能否给我们一些交通？

按一般的原则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，大都不赞成定稿之后又改来改去。所以如果定稿没有作最后的敲定，就不应该交去排版。定稿一旦排了版，定稿里的错误就如同生根立基了，再去改就很难，非常花工夫。所以排版之后发现问题，要再去改动，那等于是自找麻烦。好比一个外科医生，必须全身都消毒完全，才能替病人开刀；若是消毒不完全，即使他替病人把肿瘤开出来，却也把细菌带进去了。同样的，定稿没有完全定案，千万不要交排版，否则就是大错。我们不该那样作，因为“此路不通”。如果急就章，末了必定一塌糊涂，理不清楚到底怎么错的，又是那里出错。不知道是定稿的错，或是排版的错，还是校对的错；总之，就是一团乱。

你们必须记住，人就是人，一定会错，所以总要谨慎，不要太有自信。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例，那是中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；其定稿的原则，乃是采“圆桌会议”方式。比方要出版一本书，明订必须至少要有三位或五位定稿人，有时多至十位。每一篇稿子，每位定稿人都要经手过，仔细查读整篇；直到这十位都通过了才能定稿，交付排版。或许有人觉得要经手十人才定稿，未免太多虑；但常常就是头九位通过了，到第十位还找出一个错。甚至有时已经交付印，定稿人才想起一个错，是由于赶着定稿而疏忽了。于是立刻到排版部，拿出定稿再核校一次。如果的确是个错别字，就该向排版部声明，他要作更动。若是已经排上版，就不能只在底稿上改，还得改版；否则一出了蓝图，校对时又会发现，怎么与稿子不合？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混淆；如果追究原因，还得书面报告，以厘清责任归属。

在这事上，特别是定稿人，一定要有学习。无论到排版部重新审稿或改稿，都要郑重道歉。如果已经排版了，也要不厌其烦的更正，包括副本在内。千万不要心存侥幸，想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另一面，盼望借着这样的流程，让你们能够领悟，定稿一旦交付排版，要再改动就很麻烦，并非那么容易。可能我们现在的流程尚不够严谨，排版部门的权限也没有那么大，所以要作改动还容易。然而，长此下去，一面无法追究责任，因为不知道是谁的错，又是在那一步犯错；另一面容易造成大家“麻木无知”好像改动容易，出了错又没人负责，所以就得过且过。结果必定一塌糊涂，制造争端，彼此推诿。

在排版方面，也得有一定的规矩。按原则，排版的人无权改稿；如果发现错误，不能将错就错，必须通知定稿人作改正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排版的人觉得有错，也不能照己意擅自更改，而必须提给定稿人核校确定。另一面，排版的人要有责任感，有问题或建议就该提出来，不可由于嫌麻烦而得过且过；这样才会有甜美的配搭。

盼望借着这样的交通，能帮助你们清楚文字工作该有的严谨性。凡关于定义方面的文字，错一个字，几乎就是天壤之别。有的文字关系到合约，甚至涉及国际外交条约，有重大法律裁判的讲究。一旦错字或差字，都会引发重大的诉讼。往往一字之差，相关人员就得引咎负责，甚至遭定罪。所以如此，就是要人对于文字有感觉，清楚知道这不是简单容易的事。

我要不厌其烦的说，编辑无论如何忙碌，总不要轻易定稿、交排版、发校对；特别是到了交付印，更须谨慎再三。因为我们出版的书，都是交由外面厂商印刷，一旦发现有错，要改动就得花钱、花工夫。凡作工的人，无论木工、铁工、排版工，都不喜欢改动。所以书房定稿时的格式，例如字体、字的级数大小等，付印时都必须先定准，这样，排版工人都会喜欢。如果你作什么都不清楚，就没有人肯接你的工作。所谓“时间就是金钱”，人赚钱都在时间里。你为了赶时间而随便交差，后来工人还得回头找你确定细节，自然得把花上时间的工钱也算进去。结果你没赶到时间，还多费钱，那是得不偿失。如果赶出错误，更是因小失大。

书房的服事乃是整体的配搭，所以无论作那一段，都必须作全面的考量。现在书籍的制作，流程包括作稿、抄稿、打字、排版、校对、交印刷；一旦有了延误，特别是在前段部分，后段的人就很辛苦。比方定稿的人，以忙碌为理由，交下来的稿子不太确定，都让抄稿、校对的人去研究、费心，结果多花时间，对后段的人就很难交代。以后引起争论，质疑为什么出书延迟，排版怎么花那么多时间？

他们反而要怪罪说，是由于定稿、校对占用太多时间。因此，你们在这里配搭，一定要在自己服事的范围内，尽可能作得全备，不要让后面的人一直来找你商量、讨论、询问，这样才能真正把时间省下来，把东西赶出来。

从另一个角度说，这也关系到“信任”和“士气”的问题。比方这本书已经交排版，编辑却今天去改一下，明天去改一下，不仅麻烦，还让排版的人产生疑惑，并且凡发来的稿，都不愿意立刻上版，免得又要改来改去。这就像作衣服，一旦作好了，除非实在不合身，谁都不愿意再拿去改。当然错误难免会有，但经常错就不行，那是很吃力不讨好的事。已往我吃过这样的苦头，有时定了稿，复印六七分发校对、排版；以后发现错误要订正，就得花工夫找到每一分去改，否则只要有一分没改到，都会产生问题。所以定稿人一定要谨记：起头容易，改动难。

因这缘故，我奉劝你们作稿的人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千万不要发稿。你觉得费时间，其实省时间；如果你为了省时间，而造成后面的困扰，结果反是费时间。同时，因着大家都是一同配搭事奉，所以必须互相顾到，给与方便。千万不要自认是编辑，所以爱怎么作就怎么作。这样一来，往往人就不太肯与你配搭，觉得不容易作；同时也不愿意服事，因为你太麻烦了。

总结来说，作稿的人除非有把握，不要轻易发稿。校对、排版发现问题，一定要提出来；但是必须取得定稿人的同意，才能改动。如果经过这样的流程，还会发生问题，就必须检讨，按难易程度排优先顺序。比方排版要改动最难，就占有最优先顺序，原则上一切的问题，在排版前一定都要解决。换言之，作稿人不作得绝对，校对的人苦；校对的人不作得绝对，打字、排版的人苦。大家苦来苦去，结果出来的东西一塌糊涂，大家都吃苦，责任归属也不清楚，请谁断案都难审。

所以，你们作文字一定要追求进步，并且尽可能与人方便，不给后面的人制造麻烦。不过我们终究是人，作文字又没有一定，所以有可能会错；不过要尽量减低，否则变成家常便饭，那就不好。

不怕慢，只怕错

问：不赶的东西，原则上不太会有什么问题；但现在经常有所谓应急的东西，在制作上时间很匆促。虽然照着流程，大家也很留意，但还是会有问题发生，请问该怎么办？

我从倪弟兄时代，就开始服事文字，已经作了五十年。所以，你们所说的情形，大体上我都经历过。我要劝勉你们，尽可能不要留麻烦给别人；总要记得，我们是在身体的配搭里。我再说，即使外面的印刷厂，也不喜欢改动。如果你们老是作更动，结账时都会加收费用，理由不外油墨用多、多上一次版、重复打样等。你若说你是替召会服务，希望印刷厂能减价，至终人就不愿意作你的生意，因为你既难服事，又嫌人价钱贵。所以，你们一定要操练，事情在自己手上时，要力求准确，马虎不得。

说到赶急应景，我很懂得其中的辛苦。然而我要说，再怎么赶也差不到一小时。换句话说，晚一小时就一小时罢，准确最重要。以我的性格来说，美国人都感觉我很殷勤，因为我初到美国已快六十岁，现在八十岁，还是一直的作。这二十多年我是一直在赶，个个美国年轻人都被我赶倒了，我还继续在作。当然我也得见证，赶到末了，我也会生病。然而，无论如何是不怕慢，只怕错。好比考试，写的时候要赶快，交卷却不必急；只要有时间，宁可再多想一想，检查一遍。否则你赶着交卷，一出来却想起一个错，就会徒然把心情弄差，并且那时谁也救不了你；这就会赶出“病”来。

所谓“赶”的东西，你们仍然应当有规画，照着流程专心作。不能为了赶工而不顾到仔细、正确。如果因为仔细多花十分钟，甚至晚了两小时，也无所谓；花两小时而万病皆消，没有错误，还是值得的。所以，在流程上绝对不可以松懈，为了赶急而略过，那个差别太大。也许一次不出事，迟早仍会有问题。我经常碰到，赶着交付印的东西多有问题，多校一次就把漏洞堵住。这一点盼望你们一定要注意。

注重性格的操练

我有五十年文字工作的经历，愿意给你们一些标准，但是我观察到，一切问题的症结，都在你们的性格。我实实在在对你们说，性格是服事上的大麻烦。无论好坏、对错、快慢等，结果都与性格有关。性格是一切服事的根本；所以，谈起文字工作的问题，我必须劝勉你们，要从性格上操练。这一点绝不太过。

我发现台湾这里的青年弟兄，大体在性格上都犯一个毛病，就是不扎实。有些事我真是愿意教，但我是个年长弟兄，若是交代再三，他们就嫌啰嗦，自以为清楚了。那知我一核对，却发现他们根本没听懂。这就是性格不好，非常害事。

同样的事情、工作，同样的时间、地点，性格扎实的人作出来的都成功，性格不扎实的就作不好。比方同样的产品，日本人作得扎扎实实，中国人作就走了样。

再以整洁为例，德国人是用肥皂冲刷；日本人是每个角落都清得干干净净，再用水冲洗；美国人会仔细扫一扫再洗；中国人就只拿个扫把转一转了事，角落有没有扫到也不管。表面看，可能都是同样爱主的圣徒，甚至好像中国圣徒更爱主，但一作起事来，还是日本人强，中国人差。这与性格实在太有关系。

我蒙主怜悯，从年轻时就尽量自我要求，养成好的性格。我深深知道，事情的成功与否，成果如何，最终是取决于性格。中国人的民族性，在性格这方面非常差；所以一九五三年，我在台湾办训练时，就训练性格三十点。然而，同工们的性格还是不行，所以才会在我去美国后，台湾的光景就停顿不前了。

服事与性格、属灵的关系

问：配搭上最大的难处，在于没有度量接受别人的指正。一面，这是由于学习不够，一经指正就容易受伤；另一面，是由于骄傲，不太愿意承认错误。请问这是性格问题，还是属灵问题？

这百分之六、七十是性格问题，百分之三、四十是属灵问题。这与属灵的关系不太大，与性格的关系却很大。当然，这一点和中国人的民族性也有关。以美国人为例，你若指出他的错，他不大生气，而是非常敞开的接受。然而，若是一个中国人，如果他说要来向你请益，实际上是要请你称赞；你一说实话批评他，他就被得罪了。这是中国社会里，一个很不好的习性。历史证明，伟大的人，几乎都喜欢接受人的批评，并且勇于认错。换句话说，人的伟大与否，并不在于会不会犯错，而是在乎如何对待别人的指正；有错立刻承认、改正，结果自然变好了。这也符合圣经的属灵原则，就是认错悔改。盼望你们都有这样的操练，学习坦诚认错，虚心受教。

积极进取，认真学习

中国古语说，“活到老，学到老。”现在我还觉得自己学得太少，只懂一点英文。如果我能读好希伯来文、希腊文、拉丁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、日文，那是太好的事。盼望你们都有积极进取的心，多方认真学习，将来在服事上功用就很大。

第九篇 关于文字服事的原则与态度恢复本经文翻译研讨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罗马五章四节说，“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”“老练”一词原文意，经过试验，得以通过，而承担责任。这是指一种蒙称许的品质或属性，是忍受并经历苦难和试验的结果。这词在英文圣经恢复本翻作“称许”（approvedness），在字义上，“称许”也可以包括“老练”；但是参考中文和合本的翻译，以及这一节的前后文，中文还是译为“老练”较适合。

腓立比书一章五节

腓立比一章四至六节说，“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，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在推广福音上所有的交通；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开始了善工的，必完成这工，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。”五节的“交通”，原文意有分、交接。这里是指腓立比圣徒，借着使徒保罗的职事，在财物上供应使徒，因而有分于保罗福音工作的传扬，结果就使福音得以推广。中文和合本的翻译，为了要适合中文语气，就将“交通”译为“同心合意”，将“推广”译为“兴旺”。以语气说，“同心合意”与“兴旺”相当不错；但以字义说，“交通”与“推广”比较贴切。

从这里我们能看见，从事文字的翻译工作，需要有相当的本事，一面要尽量使译文合于本身的语气，一面要能完全表达出原文的意义。中文和合本在语气、节奏上相当优美；我们翻译新约圣经恢复本，乃是尽力跟随、保留这些优点，非到万分必要，总不舍弃。每次翻译完，总要试着说吟一番。再者，为着生命读经训练，我查读每卷书时，大致上已经查过每一个词的字义，凡重要的都编在注解里。所以，你们翻译时，除了多方参考词典和其他译本，也要同时注意注解。

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

翻译的时候，对于各种器具的称谓，也要注意由于文化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。例如马太三章十二节说，“祂手里拿着扬场的簸箕，要扬净祂的禾场，把祂的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”按以色列地区当时的风俗习惯，人筛麦子的方式是用如簸箕的工具，装起麦子往上扬，让风把糠秕吹掉。然而在中国北方，如烟台，却是用长柄的叉子筛麦子。每当麦熟季节，收割之后，就将带穗的麦杆都铺在禾场上，以驴子拖着一台压辊车，将麦穗压开，再用叉子挑起麦捆扬起来，让风把糠秕吹散；之后留在禾场上的，就是一粒粒麦子。这是由于地区的不同，所产生在文化上的差异。

我们翻译时，必须注意这些不同之处，仔细查阅相关的风俗习惯，然后赋予正确的称谓。比方在这里，最好是译为“簸箕”，译为“叉子”或“铲子”都不对。

马太福音六章十七节

马太六章十七节说，“但你禁食的时候，要油你的头，洗你的脸。”“油你的头”原文意，用膏油梳抹头发。中文和合本译为“梳头”，把原来的意思表达错了。如果直译为“膏你的头”，也不够典雅达意；所以译为“油你的头”比较贴切。

对于翻译工作的鼓励

中文翻译工作，可说是我们中文出版的命脉。翻译作得不好，我们的中文文字工作，就会有很大的缺失。虽然我们出版的书籍，在每一方面都必须作到最好；但主要重点，还在于翻译。现在懂中文的圣徒，很少人程度好到一个地步，能够书写流畅的文章，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以台湾的大学生为例，由于分科系的缘故，以致除非是攻读中文系的，一般而言中文水准都不够，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注重科学或法商。同样的，主恢复中的圣徒，研读中文的也较少；这对我们文字工作的前景，形成相当程度的艰难。

圣经中文和合本，中文体裁相当优美，所以我们不厌其烦的指出，非到万分必要，我们的新约圣经恢复本，在体裁上总不要离开和合本。达秘在翻译他的新译本时，都尽力保守钦定英文译本的语气、发表；因为钦定英文译本在这方面相当优美。直到今天，在英语世界里，还没有任何译本，能把钦定英文译本的地位夺去。可见一种文字的体裁、语气，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。我们中间的文字工作，特别在翻译方面，感觉最弱、最不行的，就是语气和语体。整体来说，文字工作要作得好，相当需要在文字上有极深的修养和造诣。这不是你学会查字典，懂得字义，就能作得好的。这也是我们文字工作上的大难题。

翻译方面的学习

除了中文和合本，你们还要尽力参考其他译本的长处。最近香港出版一本新译本，值得参考。例如林后八章二节，中文和合本说，“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仍有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，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”新译本说，“他们在患难中受到极大的考验的时候，他们满溢的喜乐，和极度的贫乏，汇流出丰厚的慷慨来。”由此对照，我们能看出新译本的优点。第一，毫无疑问，翻译的人是照着原文翻译，并不完全跟着中文和合本。第二，改正中文和合本的缺失，将“试炼”改为“考验”，“满足”改为“满溢”，“显出”改为“汇流出”，正确表达原文意义。第三，翻译非常用心，表现在“汇流出”一词。所谓“百川汇流”，可见译者功夫下得深。第四，在节奏、语气上不逊和合本。不过，这一节的翻译还可以再改进。例如，“极大的考验”一词放在这句话里似乎多了个“的”字，因而影响节奏。此外，如果将“考验”改为“试验”，“满溢”改为“充盈”，“汇流出”改为“汇溢出”，读起来就更加优美。

新约圣经恢复本的翻译，要作到尽善尽美的地步，需要极大极深的工夫；这和个人中文造诣的深浅有关。如果由我个人来作，无法作得太好，也不会作得快。除非我有五年时间，并且和你们一起配搭，才有可能作得好。

除了参考各种译本，从其中得益外，还得作译文上的比较。你们越比较，越能把用字遣词的深度和高度采掘出来，因而提升程度与水准，甚至能造出更优美、更高明的词句。换句话说，你们一面作翻译工作，也要一面花工夫有所学习。如果单靠我偶尔给你们一点帮助，实际的效益并不大。我们的生命读经，翻译水准并不好，特别是在语体方面。所谓语体，好比人走路的步骤；步骤正确了，就会走得自然、顺畅。中国古人写文章，很讲究语体的正确，所以都要边走边吟，以合乎节奏；一旦节奏不好，读起来就显得不顺畅。

翻译工作实在不能轻率为之，尤其是恢复本的经文翻译，更不能轻易定稿，乃要经过一番审慎的考量。从前商务印书馆，虽然出书很多，定稿却很严谨，采“圆桌会议”方式，就是所有编辑、校对绕着桌子坐定；所有稿件都要经过这些人审核通过，才定稿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不能把翻译的事看轻了；因为作出来的结果，若是文字方面差了，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阻碍。这件事在我心里，的确是个重担。虽然我中文造诣不深，但是如果给我时间，和几位助手一同研究，我相信还是能钻研出来。盼望你们能花够多的工夫在这方面的

工作。

今天我们的中文诗歌，有些是我一九六一年在这里写的，全都经过边走边吟；譬如第三百八十二首：“荣耀基督，亲爱救主，”今天要你们再修就不容易，因为节奏实在好，韵律、对仗都很工整，几乎就是写绝了。另外一些诗歌，是我从英文翻译过来的，花的时间不一定够多，节奏、韵律都还有修改的空间。文章要写得好，必须花时间，特别是诗词歌赋。圣经的经文虽然不是诗词歌赋，却是经典文字；如果表达得不够典雅，那就不行。我们要翻译新约，固然要注意原文的意思，但也不可忽略语体的讲究；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说，非到万分必要，总不可离开中文和合本的语体。

交通中的学习

按我的观察，在中文翻译方面，亟需成立主管的体系。我认为目前的难处，就在于这个体系并未建立，一切作法都是拼凑性质，以致各自为政。如果能成立一个体系，作最后汇集、定稿的工作，我才能真正放心。现在你们花的工夫和时间不够；而翻译工作不花时间，是绝对作不好的。

凡是经典文字，总要经过开口宣读，以求能够合乎语气、节奏。希奇的是，文章只要一经开口宣读，好坏就立刻暴露出来。凡是国家的宣言，政府的公告，大都经过这样的修改过程，才能向群众公布，否则节奏、语气不够好，就贻笑大方。我们都得这样花时间、工夫，尽心尽力的作。

另一面，我们也要寻访合式的人才。可惜，凡在文字上有一点恩赐的，不是没有负担，就是没有时间。文字工作，特别是翻译方面，没有时间是绝对作不好的，尤其是我们的恢复本经文和生命读经，不能像普通信件或文章，只翻译大意便了事。现在回头来看，生命读经的翻译应该作得更好。假若时间许可，你们应该重新好好的翻译一次。

如果时间许可，你们中间有心进取的人，应当找机会再回学校，进修相关课程。按我自己的经历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修；最有助益的方式，就是像研究生那样集体研读。比方你们可以选定某种材料或参考书，平时一同追求或个别研究，每周再找时间集中研讨，得出一个结论，再责成专人写成书面报告，作为以后训练新进人员和彼此教导的教材。或者你们可以分段，各自研读一部分，再来在一起讨论，得出这本书的重点及要诀。你们若扎实的如此作，必定大得助益。

若是可能，在翻译方面，你们应当好好研究重要词句，再结合自己的经验，编出一本“翻译指南”。按我翻译的经历，这是一个重点。譬如英文的某一个字，到底该怎么翻，用法有几种等，都要能精粹的点出来。这样把重要的字都收集起来，列出适合的几种译法，并且按需要重新修订，便能作为主恢复中，文字工作的“英汉翻译手册”。以后，每逢遇到相同的英文字，就能立刻找到适切的译文。这种统一化的作法，将会节省许多工作时间，同时帮助大家提高水准。

文字工作需要全时间的专才

文字工作要作得好，并且作得有果效，第一是要有训练，第二是必须有专门人才全时间投入。目前书房的出版，都是根据我这一分职事所释放的信息，分量并不重。一旦这样的体系建立起来，只要十至十五人，就足够应付需要。然而，因着已过年间，我们的工作不彻底，也不够专心投入，日积月累的结果，就变成现在的重担，许多书都尚未出版。

将来体系一建立，责任就能确定，同时又能研究、改进。如果不是专人来作，进度和品质就很难要求，结果就像一群鸟儿飞在空中，却没有一只握在手中。现在书房的编辑人员，称得上全时间服事的只有少数几位，许多工作都是非书房人员带手作的。我盼望从这些带手作的人中，寻访合式的人才，聘请他们到书房全时间服事。

所谓全时间投入，用世人的话说，就是上下班制。凡带职业的人都知道，作事要按公司的规矩，例如一天上班八小时，朝九晚五，不可随便请假等。同样的，凡是书房的正式人员，应该都要按外面公司的作法，按时上下班。我不赞成人来服事是没有时间限制的，除非是志愿义务帮忙的。至于下班以后的时间，你们可以自由运用。另一面，你们不可以聚会多少为理由，影响你们平时的工作量；更不可将这因素带进来，而离开办公室。这样，你们的服事才会有寿命，坐在办公桌前才能长久。

在欧文的职事站，已往常有圣徒工作得很晚。虽然有人称赞，我却不太同意。早出晚归的作法，只能“奋兴”一段时间，终不能持久。除非工作需要，不该轻易加班。

再者，盼望书房的工作，都由正式人员担负，不该依赖志愿者。第一，志愿者的时间及服事的多少，我们无法掌握。第二，他们的动力是在于心愿和情绪，一旦心愿减低，或者情绪低潮，就会影响工作的好坏。第三，人就是人，志愿者总会觉得，自己既是主动来帮忙，所以我们应该感激他。当然，对于有心愿来服事的圣徒，我们的确感激；但以上种种情形，相对的也造成难处。有时我们刚把志愿者教会，突然他又不来了；不仅一时之间找不到人顶替，即使找到了也要从头教起，这样，事情很难作得好。

今天事情要成功，不能单凭人的情感波动。若是书房的工作，都仰仗志愿者，可能今天有五十位志愿者，心头火热的来帮忙；但过了半年，他们热度退去，一个也不来了，那时书房或许就得关门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厌其烦的说，书房的服事人员，都得是能上下班的全时间雇员。我们要把书房看作一个事业，不讲圣徒关系，一切都遵照外面公司行业的规章，事情才能作得好。以教书为例，学校教务处一旦排出课程，教师就要按表上课，不能随心所欲，这样才能完成学校赋予的职责。

如果书房的出版不多，一年只有一、二本，当然可以倚靠志愿者；否则聘雇人来，长年不作什么事，那是不可以的。美国职事站每月有固定的出书进度；中文的翻译既然要跟着美国，进度不能落后，并且要作得好，就得同样按着一般作事的手续。人类已经有六千年的历史，今天已经研究出来，一个人要长久在职，最好就是一天八小时，一周五天或五天半，按时上下班，一切事都集中在这段时间里作。即使是银行办公，下班时间一到，你有再重要的事，都得等到第二天上班开门才能办。这样才能作得长，并且真正作出事情。书房的翻译工作，也要建立体系，不能光倚靠志愿者；志愿者情绪好就多作一点，情绪不好就少作，不太容易指挥、调动。盼望你们能接受我的交通，改正这些缺失。

训练出合式的人才

有的志愿者是来书房学习，不是来作事。结果学习很多，至终却不留在书房。对于这样的经验，我们真感觉伤痛。所以我沉重的说，你们作编辑多年的，按理应该训练出一些“徒弟”，能作你们所作的。任何行业都是同理；书房若是没有成全出什么人来，那是不对的。

虽然有的人属灵光景构不上，但只要年轻、有心愿、肯学习、懂得配搭，经过训练就会成才。可能你们要先花三年的时间训练，之后他们就能担负责任。从前在编话语职事时期，工作量不大，只有一位编辑，那时按理应该有这样的眼光，培养训练出人才；否则，作编辑的若是有什么事，后面就没人接著作。现在已经进入生命读经的第十一年；如果第一年你们就注重这件事，并且作的得体，现在至少会有五、六位编辑，一同在文字工作上承担责任。

盼望你们舍弃找现成人才的作法，走成全训练的路；一面找人全时间服事，一面在这些人身上作成全的工作。现在一般大公司的作法，如果找不到专门人才，就录取专长相近的，或者送他们去进修，或者安排课程训练。有许多人就是白天上班，晚上进修。惟有如此，才能栽培出人才。一旦有人才，体系建立了，无论谁因故离职，工作都不至于延误。因此，我才急切要建立这样的体系，并且寻访合式的人才进来。

在访才过程中，千万不要短视近利。以在世界上作事来说，没有什么事是非谁不可，如果他不作，别人就不能作。召会里也是这样，没有什么事奉是非某人不行；除了他以外，恐怕有好些人作得更好。这一次，我和长老们重新安排召会的负责，就发生类似的笑话。有好些弟兄，长老们都说他们不行。后来我告诉长老们，如果觉得弟兄们不行，就得另外找到人，否则就用这些弟兄们，带着一同学习。今天台湾一切都很进步，人的学习能力也很强，要成全人并不难。有时人对我说，他作不来；我都不太相信。所谓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，完全在于你的意志强弱，肯不肯下功夫学习。

有时，老长老们会很谦卑的告诉我，他们没有这一分，也作不来这职分。我都不信他们的话，只说，“我绝对不信你们没有这一分。你们没有这一分，也能作得了，问题在于你们作不作。”想想看，你们自身的事，有那一件你们作不来？不是样样都作得来，并且也都作出来了？你们并不需要别人替你们作。比方已婚的姊妹们，不能说不懂怎么豫备饭食，要人帮她豫备。这样的话不会有人相信，因为人再怎么不会作，起码都会作给自己吃。这就证明人只要有心，就一定会作。

工作上的安排

福音书房的翻译工作，主要有几方面的安排：第一，生命读经；第二，新约圣经恢复本；第三，一般书籍。

此外，由于福音化台湾的行动，各界福音、小排家庭福音等，都是十分急切的需要。盼望有人能写一点有分量的单张、小册、短文等，为着各种校园福音、各界福音、年长福音之用。这不是容易作的事，但若早有人作出来，主的工作就不会被迟延了。如今我们才了解，主耶稣必须忍耐等候的原因。现在书房的福音单张、小册子，都是我早年作的，近年并没有写出什么有分量的东西。盼望你们不要等待，总要设法应付这个大的需要。

凡事都要端正规矩的按次序行

书房虽然是一个作事的地方，但是在其中服事的人，该像在召会中一样，相处如弟兄姊妹，没有地位的讲究，只有职务的不同。没有谁是作上司，以其他人为下属的；也不该安排固定的人专作烧开水、打扫、洗杯子一类的事，这是每一位都该作的。

再者，你们在这分文字工作上，应该有见证，也必须就是见证。这个见证在于，你们固然一起同工、同事，却要上下一致，彼此相爱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在这里要学习：第一，忠于自己的一分职责；第二，与别人总是能配搭合式。这并非那么容易作得到的，因为配搭不只是一面或两面的，而是多面的，其中有所谓的主管人、负责人等。所以，你们不仅要有一个体系，还得立定相关的章程，好能有合式的配搭。在这体系中，一面大家应当听从主管人的安排、调动、治理，一面要能彼此和谐配搭。

你们能在这两件事上好好注意，其他方面就不至于有什么问题。如果你们觉得这些是小事，不去注意，结果大家一起相处，难免产生摩擦，相见不如不见，事情就很难作得好。所以我再说，一面我们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总要有个见证，彼此相爱；另一面，我们要各尽其职，与别人都能好好配搭。由于书房所作的，乃是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，所以在编制上必须有一个体系，有各种职务的安排，有主管人负责业务的推动和事情的定规。这些你们都得顾到，否则就会混乱。

你们无论是作编辑、校对或排版，在其他方面也该多有学习，以追求越过越进步。盼望营业部门能统计，在主恢复以外的圣徒，那些人常买我们的书，他们所属的团体及职分，以及他们的反应等。我们不能只在这里故步自封，自行其是；总要明白外界的情形，好有所因应。同时，对于少买甚或不买我们书报的团体，也要有所研究，查知原因何在。这就是我们该进取的地方。这样我们才能越学越进步；我们的进步必须越快越好。

此外，有一件事你们必须注意，就是对自己在书房工作，必须有正确的领悟和态度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在书房作事，实际上就等于一般人“在职”。所以，你们必须遵守所谓上下班的时间，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，全心全意在书房作该作的事。可能有的人同时担负召会的责任，但你们不该把这个当作借口，离开书房去作召会的事。按我的观察，有些在书房服事的人，观念里认为书房就是召会，召会也等于书房。所以，无论事情的安排或时间的规画，都是混在一起；反正大家都在召会里，都过召会生活，所以二者就是一体。结果变成什么都是召会优先，召会最重要。既然召会有特会，不能不管，所以都去顾召会了。这样因循的结果，文字出版自然就会迟延。长久累积，最后就暴露出严重的进度落后。所以，盼望书房能好好调整工作环境，该隔离的隔离掉，该区分的区分清楚；总之，一定要增加工作效率。

问题的关键，在于你们是否看自己是“在职”的圣徒。以台北市召会的长老来说，几乎都是在职的。一面他们在职，有的甚至经营事业；一面他们作召会的长老，管理召会的事务。他们绝不会为了忙召会的事，而把自己的事业或工作废掉了。同样的原则，你们一面在福音书房在职，一面身兼召会的职分；你们不能为着召会那面牺牲了书房的工作，也不能为着书房的工作废掉在召会中该尽的职分，总要两面兼顾。其中拿捏的分寸，就是上班时间专心上班，下班时间专心为着召会。只要把时间划分得清楚，一件事在你们手中能作到什么地步，自然能考量得合宜。

譬如一个人在书房上班时，有人为着召会的事约他交通，他就必须委婉拒绝，表明自己无法随便离开。这就如一个人在某公司任职，不能以召会的事奉、聚会为由，随便离开工作岗位。在职的长老们，如何是用业馀的时间治理召会、参加聚会，在书房服事的人也得按着同样的规矩行。

虽然书房的服事者都在召会中，都过召会生活，却必须把书房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事业，绝不能因为召会的事务，或是要参加召会的聚会，而把书房的事情牺牲了。若是你们在学校教书，绝不会因为要参加召会的聚会，而请假不去上课。然而，你们却可能因为在书房服事，就以召会聚会为重，而把书房的事安排在次要的地位。说得不好听，就是把书房的工作牺牲了。非要等到你们忙过召会的事务后，再用剩餘的时间作书房的事，以致工作进度严重落后，或者品质不佳。所以在书房服事的弟兄，若有同时担负召会责任的，盼望你们接受安排，像在职的长老那样，好好在书房上下班，治理召会只能利用业餘的时间。召会里的事务不需要长老们亲自去作，乃是找出合式的人，安排他们配搭着去作，这样才会有效率。

关于书房的职分，虽然没有高低的分别，却有等次的讲究。一切工作上的事，都要按着等次妥善安排。你们必须守住自己的等次，作自己的工，不可越分作决断；也不能把书房的事拖到召会中，用自己在召会中的职分去定规。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就要多方交通，寻求合式的解决。一切都该按规矩行，这乃是使徒保罗的嘱咐，（林前十四 40，帖后三 7~8，）也是我们在书房该有的见证。

接听电话的学习

工作要有效率，也要注重环境的配合；这里所指的“环境”是上班的“气氛”。以美国职事站为例，姊妹们都接受交代，编辑们除非业务相关必要，或是特别紧急事故，一律不可接电话，乃是留一张便条记录给受话人，方便他们休息、午休、或下班时再回覆。否则有时，编辑、校对正在整理思路，一受电话打岔后，往往经过半天还找不回原来的思路，对工作影响相当大。

不只职事站的员工这样作，我自己在家里作稿，也是按规定时间上下班，并且绝不接电话。我家里所有的电话，从早上八点至十二点，全部是李师母接；每逢有人要找我，她总是回答：“对不起，李弟兄现在不方便，不能接电话。”因为写作是很需要聚精会神的，不能随便受打岔接电话。或许你们觉得，如果没有特别的事，人不会打电话来，怎么可以不接？然而，李师母对于再重要的电话，都是回答：“有什么重要的事，请你告诉我；如果真的重要，我会请李弟兄来。否则，对不起，请你十二点以后再打来。”这样的帮助，对我工作的效率很重要。

职事站原来平均每人一天有八通电话；后来就定规，在上班时间内，非业务相关人员，绝不能接电话；凡在电话里闲谈更是犯规。这样一规范，电话的次数立刻减少许多。所以如何接电话，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，因为这的确影响我们工作的效率。我们作事如果都不注意效率，松散而不拉紧，可能时间一转瞬便过去，事情却还作不出来。若是我们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作主的工，就是二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…，也都完成不了；一再迟延的结果，就误了主的事。再者，无论编辑或校对都知道，一被电话打岔，再接著作事，总容易有错，效果也就差了。有时印刷印到一半，突然来一通电话，作事的人就得停下机器；等到机器再开动，油墨的深浅、浓淡就改变了，只好作废重印。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，都得避免。

目前在我手中的文字工作，分几方面：第一，要审订弟兄们作好的生命读经稿；第二，编写新约圣经恢复本的注解；第三，著作生命读经训练的纲要。后两项都有时效性，每年的四月和十月一定要完成，是为着六月和十二月的训练。从一九七四年开始至今，若是我在文字工作上稍有迟延，恐怕这二十二次的大训练就作不出来。这二十二次大训练所以能连续而如期完成，乃是由于我守住写作的时间。我能守住时间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按时上下班；除非生病或有真正要紧的事，只好休息、请假；但事后我一定把时间再补上。每年的一至四月、七至十月，我都是在家里按上下班作息。安那翰召会的弟兄们也都知道，所以，都不会在这段时间打电话，或亲自跑来找我。

你们都该清楚告知家人、亲友、圣徒们，不要随便打电话到办公室找你，那是你上班作事的时候，不是你听电话的时候。如果的确有紧急、重要的事，就留话给你，由你斟酌情形回电。

分工合作，分层负责

对于书房各部门工作的安排与进度，乃由经理统合。比方编辑已经作好稿，就要交由经理定规什么时候刊印，然后校对、排版人员就要全力配合。或者经理决定该出版那一本书，编辑、校对、排版都要配合；时间的安排、管理由经理视情形而定。这样的分工合作，划定工作的界线，厘清各人的责任，才能使各人心无旁骛的专心作自己那一分工作。

举例而言，已过我训练圣徒们，团体出门时，行李不要集中交给一人管理，而是各管各的。到机场报到时，各人自寻柜台办手续，领取自己行李的收据，行动上就很快捷。等到达目的地，也是各自领取行李，过海关后再集合一起，坐上当地召会派来接送的车子。这样的团体行动就非常有效率。如果是统由一个人或少数人负责，必定手忙脚乱，延宕误时。在书房的服事要有效率，也要采同样的原则，分工合作，谨守自己该作的那一分，不要彼此牵连延误。这便减轻负担，省去麻烦。至于一切的协调统合，概由经理负责，也就不至于在配搭上发生摩擦、不快。

另一面，不能因为分工负责，就画地自限，绝不逾越。如果发现了错误，一定要交通改正。比方排版人员发现错字，如天地的“天”变成“夭”字，或是看到可能有问题的错别字或文句，也要找编辑确定。编辑一确定有错，就要亲笔改正。

校对也是同样的原则，除了错别字以外，无权改稿；但若发现文稿有问题，甚或真理的意义有误，就要不厌其烦的找编辑交通确定。再者，校对或排版人员，不要一碰到问题，就立即找编辑。可以一天定一个时间，汇集所有的问题去问编辑。这样就能节省时间，争取效能，减少麻烦。盼望你们在这些细节上多方注意而有学习。

品质与速度兼顾

对于书房出版的文字，绝不可因为要求速度、效率而降低了品质，更不能以此作为借口。现在我要求你们，四个月完成四卷书经文的翻译，你们切不可敷衍塞责。我的要求并非无理，而是有根据的。按我写作的经历，最难作的是每次训练的注解，根本很难知道每一章有多少注解，注解的长短又是如何。这完全要等写到了才知道，一点无法事先控制。但是翻译比较简单，因为知道要作的分量有多少。为着每一次的训练，我都要花四个月编写注解、纲要。比较起来，你们只是翻译这四卷书的经文，一定能在四个月内完成。我盼望你们能受鼓励，从主接受负担，全力以赴。

提起品质与速度，听在主管人的耳中，通常都不会感觉愉快。主管交代事情，总是盼望员工能在限期内完成，并且作的品质要好，一点不打折扣。书房所作的事，乃是为着供应众召会的需要。现在圣徒们都在读生命读经，都需要新约圣经恢复本。有这么一个需要、目标在这里，你们既在书房服事，就得全力以赴，竭尽所能的作出来。如果你们的确尽了全力，却还是作不出来，你们努力的成果仍会得到肯定。我不是给你们开后门，而是事实如此。好比打仗争胜，虽然最后输了，但是你把命拼上去，没有人会责怪你，反而会肯定你。作事如作战，没有必胜的，都有值得原谅的地方；但是重点在于，你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拼上去？

圣徒们对于书房的出版，一向品质和速度兼重，所以不必我再作要求。我只愿意你们看见，这里有一个急切的需要，你们总要顾到。除了一贯的品质，速度也必须加快。因这缘故，你们一面要接受负担，努力以赴；一面要研究、改正方法，把一切可能浪费时间、影响品质的原因，这些“门”都关起来。

如何兼顾召会的服事

在书房服事的人要告诉所在地的召会，不能因为他们在书房，服事、聚会就一直找他们。反而他们在书房，乃是为着众召会的益处，用文字服事这分话语职事。我自己也是这样，若不是为着文字工作，我一定参加当地的长老聚会，召会也就得益处；但是为着每年两次的训练，我大多无法参加长老聚会，自然当地召会受到亏损。我是不得已，为着顾全大局，在十一年之内，用二十二次大训练，完成全部新约的生命读经。不然的话，受亏损的就是全球众召会。从这个观点看，我很感激安那翰召会的长老，他们没有因为我不去尽职而责怪，却与我表同情，给我十分的支持。

对于召会的服事，在书房服事的人该以“业馀”的时间尽力为之，不可占用到上班时间，否则就会耽误到文字工作；这道门一定要关起来。接听电话是另一扇繁琐的小门，若是也关紧了，就能省下许多时间，工作效能一定增加。

访才的原则

如果书房在工作上确有需要，可以寻访合式的人进来，能找到现成的人才最好；但是千万不要为了应急，临时找人来充数，结果将是费钱又费事，可能单单要训练他成材就得不偿失。另一面，即使物色不到人才，也不要雇用未得救或不与我们一同聚会的人，因为他们对于我们中间使用的一些特别名词，诸如吗哪、那灵等，都不甚了解。尤其我们的出版，是以陈明真理、供应生命为目的，这需要服事的人有一定的属灵基础。所以，实在万不得已，我们宁可自己作，然后慢慢访求、培养人才。

第十篇 建立事奉主的性格秉性与性格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中国有句古语：“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”意思是指江河、高山还容易移动，人生来的个性却很难改变。秉就是秉赋，意思是上天所赋予的，也就是与生俱来的。因此，秉性完全是指人的生性说的；这二者是同义词。然而，性格与秉性不同，是性在先，格在后；这含示格不是天赋的，乃是人为的、后天的。

古人的话不是说性格难改，而是秉性难改。比方一个生来笨拙的人，你要把他改变成聪明人，那是很难的事。一个人聪慧与否，乃是秉赋的，是神创造的；所以有的人不到二十岁，就拿博士学位；有的人读起书，就是一筹莫展。生来天资高的人，无论是否有人帮助，他在他那个领域里都能进步。所以中国古人说，这种天生的秉赋无法改，却没有说性格不能改。

按我的观察和经历，一个人的性格，三成是秉性，七成是人为，是后天培养出来的。特别在今天，以中国、美国为例，两个国家的人因着交通与接触日益密切、频繁，更能证明这事。在“性格”那本书里，我曾举例说，一个中国小孩，一生下来就交给美国父母教养；等他长大后，完全是中国面皮，美国脾气。反过来也是如此，一个美国小孩，生下来就交给中国父母教养，长大后面皮是美国人，脾气、习惯、生活却完全是中国人。这就证明“性”是天赋的，“格”是人造的、人工的。

再比方同样是小孩，无论肤色是黑、白、黄、棕、红，若交给同一对日本父母教养，从小在日本社会的日本家庭长大，尽管秉性、肤色完全不同，他们的性格、脾气、习惯却大致一样，都是日本人的样子。人的肤色是天生的，无法改变；但性格三分之二以上，是在乎生活习惯的养成，这是能改变的，并且不是很难改。

建立合乎主用的性格

论到事奉主的人，性格是很难办的一件事。我们要事奉主，必须有好的性格；所以，我们天然的性格必须改变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因着我们已经看见光，看见启示，知道神不要我们凭自己活着，更不要我们凭自己天然的性格事奉祂，所以我们必须除去我们天然的性格。神把我们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死，（罗六6，）并且为我们这个人死了，（五8，六8，林后五14~15，西三3，帖前五10，）因为祂对我们这个人的估价就是死。所以，不只我们的性格神不要，就是我们秉赋的性情神也不要。

第二，我们已经接受恩典，得着主的生命，就当舍弃我们天然的生命，天然的性格。我们不仅得着启示，更接受了恩典，有主的生命。这不是改变的问题，乃是改换的问题。就如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，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；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神不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格，乃是要除去我们的性格，并以基督自己来顶替。第三，我们必须天天与主交通，时时从主得着生命的供应。若是我们接受恩典，却不与祂有交通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停止长进。

一旦我们看见启示，接受恩典，活在与主的交通中，我们老旧的那一套就过去，并且完全成为新造。这不是改变旧有的性格，而是换了新的性格。这样的性格才能合乎主用。譬如我家院子里的草皮易生蚊虫，任我们怎么驱赶都没有效；惟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重新铺一层防虫草皮。以奥古斯丁为例，他得救前那个性格太差，完全不能事奉主；然而他一旦得救，有了神的生命，就完全改变了。虽然如此，大多数基督徒虽然得救了，但得救后的光景依然没有两样。有的人爱主多，有的人爱主少；有的人爱主的方式不对，有的人爱主没有爱在重点上。有的人即使爱在重点上，却大多还活在自己里面，凭自己原来的性格活着，这就抵销了他在神面前事奉的用处。

性格与民族性

性格与民族性很有关系。以日本人为例，他们的性格紧而细，作事非常认真；整洁家里一点不马虎，不只扫除，还要仔细的洗刷擦抹。他们几乎个个都是这样，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样操练，因此都养成一个习性，一看见何处不干净，好像皮肤就会发痒，非弄干净不可。中国农村里的人就不同了，即使蚂蚁爬到身上，还不一定太有感觉；因为他们常在泥地里作工，在泥地中生活惯了。

从前我到南洋，在菲律宾看见当地的人，被蚊虫咬了之后，似乎还很有乐趣。我在那里很不习惯，每天都要使用驱蚊药。这种药是美国人发明的，那是由于他们的军队来此作战不习惯，美国政府特为研究发明的。每天下午一到三点半，他们就赶紧统统擦抹起来，否则会被几乎看不见的小小蚊虫叮咬，皮肤就红肿起来；这都是生活习惯的不同。可见环境、生活、习惯与民族性，都有密切的关系。

从前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头脑到底有多好，直到我来到美国，在召会里面，美国和中国圣徒慢慢都有了，我才发现中国人头脑真好。经过二十二年，我不只听闻，并且有实际的观察，因而看见更实在的情形。中国人的头脑，的确比美国人高明得多。凡有中国人在里面读书的美国学校，前几名经常是由中国人赢得。不过中国人头脑好，在职作事却不行，因为性格太差。中国人成不了大事，就因性格问题。从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至今，这么多年来，只有台湾的发展很可观；这也是被环境逼出来的。至于中国大陆的光景，由于中国人性格的难处，仍然进步不大。再以香港为例，若是留在中国人手里，一百年后可能还是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；然而，交在英国人手中管理，不过八十几年，就完全两个样子。这是因为中国人那种得过且过的性格。

说到中国人的性格，用四个字形容很达意：“偷工减料。”虽然头脑好，但是配上偷工减料的性格，结果是不进反退。日本人就不一样，他们作东西都是越作越精，越作越好，花工夫加强改良，所以能越来越进步。用比方说，中国人好像神的创造一样，一造出来就达于极点，但以后却每下愈况。历史告诉我们，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。以硫磺为例，中国北方有句土谚说，“没有硫磺不成疥药。”这指明中国人老早知道治癣疥的方法。然而，直到第二次大战，美国的科学家才研究出，硫磺在这方面的用途，并发展制造出许多杀菌药剂。几千年前，中国老祖宗就懂得用硫磺治癣疥；时至今日，中国人懂得还是这么多，用的仍是土方法，一点没有进步。美国人就懂得研究改良，作成成药，并且一直改进。

再比方中药配制，中国人仍沿用传统的那一套：到野外采收药草，晒乾后切成片；由药店根据药方配药，供病人拿回去慢慢煎熬。美国人却会深入研究、提炼、作出成品，方便人使用。这就指明中国人的性格得过且过；美国人性就就很厉害，凡事认真下功夫作，结果没有作不成的。

为这缘故，凡到美国的中国人，都得改性格；如果不改，作生意一定失败，因为占不到市场。以衬衫为例，我现在已经很内行，只要拿起来一看，都能看出是那里制造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日本是第一名，美国是第二名。三十几年前我到菲律宾，是穿美制衬衫，直到今天，我家里的衬衫都是二、三十年以上的，却连钮扣都不曾掉过一个。至于台湾制的衬衫，不是容易掉扣子，就是扣子大得难以扣上。

比方一套睡衣，台湾制的，钮扣要好不容易才能扣得进去，要脱下来更加困难；那些制造商就是经年不改。至于美国制的，扣上钮扣很轻松，也不会脱开，要脱下来更是容易。这都与性格有关。美国人的性格是研究再研究，力求方便使用。

中国人的性格是只要研究成功，以后就过得且过，不然就是想办法偷工减料一点，下一次再减一点，结果越作越糟。事实的确如此。

以作整洁为例，日本人是天天作，并且一定把榻榻米彻底擦干净。其他的摆设，无论看得见或看不见，总是仔细的再三擦抹，或许照我们的标准，会觉得作得太过了，但这已经是他们的一种性格。至于中国人，则多半马马虎虎，得过且过。

我自己从年轻时就操练性格，即使是写字台上的书，也一定摆得井然有序。即便要赶着聚会，只要看见写字台上的书乱了，一定先回头整理好才走，否则走路都不平安。这已经变作我的性格了。

所以，性格和民族性的确有很大的关系，并且与个人的操练有关。今天美国和日本不仅是经济强国，更是工业强国，他们所作出来的产品，既好看又耐用。中国人很有头脑，甚至能把世界名表，模仿得一样一式，连里面的零件也相同，令人难以分辨。然而，模仿成功后，就越作越差，因为偷工减料。除非环境逼迫，使中国人振作，否则中国人的性格实在不行，成不了大事。

不仅在社会上如此，在召会生活中也是一样，中国人的头脑比美国人高，但中国人的性格比美国人差。每一次把事情交给弟兄姊妹作，就能看出，美国弟兄姊妹不作则已，要作就郑重其事的当一件事作，订时间按进度，有条有理，规规矩矩的按部就班作。有时中国人会指责美国人真笨，一点也不会转弯，结果事情大都是美国人作出来的。他们的性格就是这样，规规矩矩。比方开车上路，他们的走法是定规的，天天照样走。中国人就不同，一旦发现有的路，就不照着定规的路走，遇到走不通时，就转个弯。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弯转太多，事情反而作不出来。

虽然从表面看，好像美国人真的很不知变通，但他们不知变通得很有理，因为他们按部就班，照着一定路线走的结果，一辈子也不会闯祸出事。反之，中国人会转弯，以为捡到了便宜，但往往都会闯祸，一个不小心就撞破了头。所以，好的头脑还需要有好的性格。

性格与生活习惯

在人的性格里，有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，所以很不容易改。一般而言，中国社会太古老、守旧，所以中国人的性格更难改。然而，到美国的中国人，有几位杰出者，他们所以成功，都是因为中国人的好头脑，配上美国人严紧的好性格。

现在日本制的汽车，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一直在提高，逼得美国车商和车厂毫无办法。这是由于日本人既肯用功研究，又肯劳苦努力。曾有一位道地的美国人说，他完全赞成买日本车，因为美国车价格贵，车子又容易出毛病；一出毛病，送到修车厂，又是漫天要价。日本车不同，价格便宜，造得也很结实耐用，在细节上又很用心。所以，美国一开放汽车自由进口，市场差不多渐渐的给日本车占据了，因为美国车竞争不过。同样的，中国人大都需要等到环境压迫，才会把性格改过来。

中国人处处都能干，但大体来说，处处性格都不行。所以在一九三四年，当时的国民政府，就推行“新生活运动”，盼望中国人的性格、习性能改得过来。同样的，在福音书房文字工作上事奉主的人，你们也都必须在性格的操练和培养上，多加用心。

文字工作的异象

配合主恢复的工作

对于在福音书房的服事，我们都必须有清楚的异象。首先我们要了解，今天我们在这里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在作什么？圣徒们或者去教书，或者在公司担任会计、业务员等，而我们在这里，无论作编辑、校对，或发书，表面看都和他们一样在带职业。然而，其中有个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一般在职圣徒，无论作教授、医生或护士，都与主的工作没有关系；而我们在这里所作的，乃是在主恢复里的一种事奉。

是主恢复最大的潜力

主恢复里最大的潜力，就在于文字工作。这并不是说，我们印的白纸黑字有多大的效能，别人印出来的就没有功效。或许别人印出来的比我们好，这是事实。今天在基督教书店里，许多刊物在外观上都作得比我们精美，印刷也很精致，颜色又好看。不过凡有见地的基督徒，他们买书不重在书的外表，乃是看其中真理的内涵。然而，我们也要自问，为什么好东西，不印在好一点的纸上？所以在此，就有一个相当的讲究。同时，我们也要了解，不管我们真理多好，如果没有刊印出版，人就得不着。因这缘故，文字工作上的配合，的确相当重要。

在召会的开展上是最大的帮助

对于主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，在文字上的配合，是极其重要的。若是没有中英文的文字工作，从主的恢复到台湾算起，已过这三十多年，主的恢复一定受到很大的限制。我们初到台湾，包括南洋的召会在内，召会总数不过六十处；经过三十六年，目前已有六百五十多处。所增加的六百处召会，还不是因着同工出去作出来的，而是文字工作配合圣徒们移民产生的。真正能兴起、建立召会的，主要还是靠着文字工作，配合圣徒们的移民。

比方，有人到了美国某城定居，和周围的人一有接触，文字工作再配合上去，召会就建立起来了。拉丁美洲的众召会，多半也是这样兴起的。先有移民，然后文字配合上去，好些人看见同样的真理，就来在一起聚会，召会也就建立起来了。有些地方，也是因着当地一些圣徒，接触到我们的文字，看见主恢复的真理，就与我们有交通，得着帮助与供应，便与我们同行而兴起来。可见文字工作，在召会的开展上是最大的帮助。

这就是你们该有的异象。你们在这里所作的，表面看是带职业，事实上是主恢复的事奉中，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好像别人看不见你们的劳苦，只看得见同工们出去作工；但即使是同工们也要了解，如果没有文字，作主的工是很艰难的。主的恢复一到台湾，我就清楚看见这点，所以立刻出版文字。一九六二年我在美国开工，第二年就开始出版水流报（The Stream），一年四期，每期三十二页。这一分小小的刊物，在初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所以你们要看见，文字工作在主的恢复里，是很厉害的一环，好比一个国家的兵工厂。一个国家的国防，不是单靠军队；如果光有军队，没有武器、弹药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你们在这里作文字工作，就等于为主制造“兵器”，对于主工作的开展，关系非常重要。

几点性格上必须注意的点与操练

你们有人多年在这分文字工作里，回顾从前，你们初来时，绝不会作这么多。然而现在，即使是别人，也能看出你们比从前更有学习，更有进步；只不过进步是无止境的，你们还得再追求、再进步。这件事与性格有关；一件事能成功多少，成就多高，需要有天资，也需要有好的性格。只有好的性格，缺少天资，作不出什么事；但只有天资，没有好的性格，即使作出了什么，还是很容易就荒废。

今天主恢复的文字工作要作得好，首先，需要你们看见这个目标，看见这不是一般的职业。你们来这里不是按月领薪，为着养家糊口而已；这乃是主恢复里职事重要的一环。其次，为着把这重要的一环作好，你们都需要有一点干才。第三，有好的干才和学习，你们还要操练，在各方面都有好的性格。

以美国人为例，他们里面不外乎有一种紧的性格，作事认真。此外，美国人还有一种性格，能衡量事情的轻重得失。比方最近报纸刊登，美国今年准备载送到太空作研究的科学家，其中有二、三位中国人。我们知道要通过那样严格的挑选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这就证明，当美国在作最后挑选时，不是以人种、肤色为准，而是以才干、能力为准。太空总署的主管，要把太空研究作成功，就必须这样“公允”。他不能说，我偏爱美国人，中国人再好我也不要。那样作，可能会断送美国太空研究的前途。这样的性格，是美国所以国力强盛的原因。

在事奉配搭上，“公”是很要紧的性格。你们在一起配搭事奉，用人不该按着你的喜欢和味道，而该顾到事情的成就。比方一件事，谁能作就该交给他作，即使你不喜欢他，还得听由他去办。若是你们都养成这种性格，那么书房的事一定作成功。

按我的个性，我很不愿意作头。然而，主所以把我摆在今天这个位置上，是有其种种的原因。首先，我很早就进到这个工作里，并且从开头就担负相当的责任。

再者，虽然我已经年逾八十，蒙主怜悯，还能为祂作工；很少有人作事情作到八十岁，还能继续作。另外一个原因，是由于主是这样的安排，所以我即使不愿意也得带头。然而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与我的性格有关。虽然有时我还责备自己性格不够好，但大体来说，无论和谁同工，和那一国的圣徒同工，我都能与他们合得来。那个合得来的原因，是与性格有莫大的关系。比方你的性格是敷衍塞责，自己作错却总是怨东怨西，别人错了就永志不忘；这样，在配搭上自然会造成难处。

再者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性格。路加十六章十节，主耶稣说，“在最小的事上忠信的，在许多事上也必忠信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，在许多事上也必不义。”比方最近一位弟兄，有重要的事从美国打电话找我；由于我还在聚会，他就托一位认识的弟兄转告。事后，那位弟兄却忘了转告我，使我那几天心里又纳闷、又担心。如果这类的事发生在军队，或是重要的机关、公司里，最少记大过一次；若因此误了大事，可能就撤职查办了。

你们在福音书房服事，人数并不多；范围虽小，原则却是一样。你们来在一起配搭，是为着事奉主，所以大家要彼此衡量，千万不能有个人的感觉和爱好。尤其是负较多责任的弟兄们，千万不能因为个人的喜好，就多托谁或少托谁，总要以事情的成功与否为准。有的姊妹能作某件事，并且作得很好，即使你不喜欢她，也得与她接触，交托她；这样，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。

另一面，能作的人性格也得改，不要以为自己能作，就端个架子，那也是误事，叫别人很难跟他配搭。这一点我们都得和美国人学。大体说来，美国人不大会摆架子；不像中国人，摆起架子真是叫人为难，一作到上将或总经理，那真是一付高不可攀的样子。这样的性格要不得。特别是在书房的配搭服事上，千万不要有这样的难处。

中国人还有一个性格上的难处，就是即使人不摆架子，你也给他一个架子。比方一般年轻的圣徒，看见我就很胆怯，好像我是高高在上，连跟我说话都紧张得直往后退。我都怕一和他们说话，就吓得他们连姓名都忘了。我并不是个什么了不起、不得了的人，弟兄姊妹不该替我端起这样的架子。这也是性格问题。

关于按时间上班，也与性格有关。日本人在这一点上非常厉害，按时间就是按时间，是非常准而紧的。在书房服事的人，也该有这样的操练，不可松散马虎。

关于中文恢复本翻译工作的几点交通

首先，盼望我们能作出了一本圣经汇编，这在翻译上是绝对需要的。对照汇编，我们才能决定在翻译上，应该用什么字词比较达意。

翻译新约中文恢复本，有几点重要原则。第一，必须要回头校订，重新审视。第二，要求精不求快。翻译的工作，一快就容易思想堵塞，所以总得慢一点，在里面多有酝酿的工夫。第三，辅助的人求精不求多；太多人帮忙，反而容易乱，可能还耽误时间。

第四，在翻译上不要用意译，一定要照原文翻译。譬如约翰一章一节说，“太初有话。”中文和合本译为“太初有道”，这个“道”字完全是中国语气，而不是希腊原文的意思。翻译固然要注重译文字身的语体，但不能为了迁就而害了属灵

的意义。例如新约多次提到“在基督里”，但在中文语气里没有这样的说法，多是说“凭着基督”或“靠着基督”。那些翻译中文和合本的人知道，如果译为“凭着基督”或“靠着基督”，按原则都是牺牲了真理的意义，所以至终，他们还是用了“在基督里”一词。现在我们读起来，也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处。

同样的原则，约翰一章一节译为“太初有道”，如果不害属灵的意义是可以；但以中文的意义说，的确有所损伤。因这缘故，译为“太初有话”还是较为达意。

首先，“话”与说话有关，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。（来一1。）其次，约翰福音本身的思想，符合这样的译法；在十四至十七章，主耶稣多次说到祂的“话”和父的“话”；（十四23~24，十五20，十七6，14，17；）这里都没有译为“道”。再者，以典雅而言，不见得“话”比“道”不好。例如“真理的话”，保罗书信里用过几次；（弗一13，西一5，提后二15；）这个话就是道。然而，若是说“真理的道”就不够雅，“真理的话”听起来却相当雅。

在翻译上，一个必须守住的原则，就是一定要把握希腊原文的字义。已往我们曾一再的说，要尽量参照中文和合本，是指照着那个语体、节奏，并非指意义。因为中文和合本里，有许多地方字义不准确，例如把“灵”译为“心灵”等。（太二六41，可十四38，路一80，约四23~24，罗一9，七6，八10，林前十四2，林后十二18。）当然这是因为当时翻译的学者，认为中文两字复合的词比单字好听；不过他们也知道这不是绝对的，所以在帖前五章二十三节，他们也用了“灵”、“魂”等单字。故此，在翻译的意义上，一定要照着希腊原文，而不要照着中文和合译本。

翻译上另一个必须注意的原则，就是翻译的发表。例如希伯来一章三节“本质的印像”，中文和合本翻作“本体的真像”。查考比较之后，一面说，译为“本质”比“本体”更符合希腊原文的意义；另一面，“真像”的中文另有其他的意思。所以，在翻译的发表上，我们需要多方查考、思量。在权威参考书的使用上，字义方面要求助于基特尔（G. Kittle）的新约神学词典（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），该书对新约每个字解释得非常详尽；属灵方面就要参读范恩的新约字义解释等书。总之，一定要好好查考过，再视整体中文上的发表，找出适当的译句。盼望这些原则，我们都能定准。

第十一篇 文字工作的制度问题文字的编辑需要统一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因着我们所出版的，是全球性的刊物，所以文字的编辑非统一不可。现在最大的需要是英文，其次是中文，第三是西班牙文；除此之外，还有德文、法文、丹麦文、俄文、日文、韩文等，这需要比较小，暂由各国各地自行去作。比方日本，就由日本弟兄自己作，韩国也自己作等。

事实上，这个职事站的工作，在我的指导下，是有系统的。第一，职事站完全是我这个职事的服事机构。这个职事站和召会并不直接发生关系，反倒是直接和我发生关系，是我的一个文字机构。第二，职事站就是在我的指导下，把我讲的道，写的东西，印行出去；或者有录音、录影，就将那些影音带传输出去。这是职事站的职责，是我所作原则上的安排。

制度改革的需要

中国有一个很好的组织，就是中国海关；这个海关的制度，完全是英制的。当你考取海关时，有一个需要履行的条约，就是你上班的时间内，不能读职。这意思是，上班时间就要好好作海关的事；工作以外的时间，下了班，海关绝不会管你。你不能因为上班时间有一点闲馀的工夫，所以就去教几堂书，或顺带办个补习学校；这是不可以的。除非海关觉得你需要进修，要送你到某某学校去上几堂课，这个可以。除此之外，海关是不允许员工作别的事。然而，我们几位翻译的人，不能守上下班的时间，这就成了我们的难处。这难处在美国也一样，破坏了上下班的办公室制度。我们破例让这些人不按时上班，别人都按时上班；他们不按时上班，这对我们的行政，造成很大的困扰。

我作文字工作已有五十多年，在文字上下过许多功夫。比方我写诗歌三百八十二首：“荣耀基督，亲爱救主。”单单这一句，至少琢磨了一天。中国古人写诗，也是在音律、节奏上花不少时间。他们都有一个作法，就是文章作完后，要拿起来朗读，特别是在长廊上，一面走一面读。这样读一读，就知道那里需要修改。所以，作文章若是时间不够，是绝对作不好的。

举例而言，犹大书二十节：“亲爱的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造自己。”过去你们把“信仰”翻成“信心”，乃是个大错。这一节的注，英文单行本初版的确有错，当时把“客观”（objective）印成“主观”

（subjective）。英文有错，你们翻译的时候，也根据这个错，把经文的“信仰”误翻成“信心”。其实那里的注，下文就指向三节注2，而三节注2说得很清楚：“不是主观的相信，乃是客观的信仰。”不仅如此，二十节的注接下去也说，“在这至圣信仰的根基上，并在其范围里，借着在圣灵里祷告，我们就把自己建造起来；我们所领略之信仰的真理…”你读这个注的上下文，就知道这里是信仰的问题，不是信心的问题；是客观的信仰，不是主观的信心。这个注的本文，一读就读出来了。所以，翻译的人若是肯多下一点功夫，就知道这个地方有错。不只翻译的人应该找出这个错，连校稿的人也应该找出来，不该让这个错就这样通过。

你们的工作大部分是在翻译、抄写、校对这三项上。若是你们的真理学得多，文字也懂得多，这就使你们在文字工作上非常有用。虽然你们可能是在这里抄稿，但因着你们对文字清楚和深入的了解，你们在抄稿的时候，就能发觉这个字在这里用得对或不对。你们就会知道这里指的是“客观的信仰”，而不是“主观的相信”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
为着提高我们出版的水准，我们的制度一定要改；若是不改，事情一定作得不理想。今天蒙主怜悯，主的恢复普及到全世界各地，不是兴起了这个召会，就是复兴了那个召会。这样一来，文字工作势必要跟上去。如此，这个规模就要扩大了。这一个职事的文字工作，不只是中文的，也不只是英文、或西班牙文的，这三者乃是一个体系。所以我就把安那翰职事站、欧文职事站、以及台湾福音书房，三个调成一个。若不调在一起，就没法作下去。

关于翻译的工作，要翻译得好，乃在于你们的文笔如何。这好比写诗一样，是要好好用功的；你们必须用功，不用功是不行的。就如建造房子，你要马虎的盖造也可以，但若要仔细的造，这个细工的讲究就太大了。这工可以细到一个地步，要磨光，甚至要在上面雕刻。譬如我所写的诗歌：“荣耀基督，
亲爱救主，”（诗歌三八二首，）“主，你是我生命，活在我里面；”

（诗歌三八一首；）你读的时候，就知道我花了很大的工夫。我都是一审再
审，一改再改。甚至于一个“的”字，放在那个字前面或后面，我都是好好
花工夫斟酌的。特别是恢复本的翻译，更需要这样下功夫。服事的人一定要
分别时间出来，就像从军一样，好好在书房作；不说别的时间，最起码要像
上班制一样，早上上班，下午下班。他们要有召会生活，或者要在召会中服
事，都要像在职的弟兄们一样，利用下班以后业馀的时间。他们白天的八个
小时，铁定要放在书房的工作里，同时大家要好好配搭。即使召会有特会，
也不能去参加，这样，事情才能作得出来。不然的话，什么时候作出来也不
知道，作得好或坏也没有把握；这全在乎你们时间用多少。草草了事的态度
不可取，错误也不能再犯，否则等书印出来，就难以收拾了。

因此，翻译的工作，第一，必须是专才才能作；第二，时间太短不能作。现
在已经不像三十年前，三十年前一切都简单，问题也少；现在有配搭的问题，
有制度的问题，有观念的问题。我们都得承认，美国所以能强盛，不仅是因
为人才强，技术高；美国本身的制度，实在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。

同样的原则，召会的治理不在于个人要强，乃在于召会的制度要健全。制度
一出来，制度一健全，召会就强了。然而，我们受传统的影响，还是非常注
重个人。特别是台北市召会，这二十几年来，可以说制度全没有了，全是靠
个人；所以，名义上虽然有长老，事实上不是长老指挥，结果就变弱了。

美国最强的一点，就是这个国家的制度。按军阶来说，杜鲁门作总统是统帅三军的，但他的军阶不过是个上校。他的部属麦克阿瑟，是个五星上将。按军阶说，这个上校不知比五星上将低了多少级，但这个上校是总统，要发号命令；所以，不管你的军阶是上将或上校，都得听他的。在此，麦克阿瑟就碰到难处，所以被解职，不能再作下去了。你很难批评谁对谁不对，以美国立国的行政来说，杜鲁门对，因为这是制度问题；不能因为你是五星上将，在外面就能独裁，就可以随便来往行走。

今天在世界上，任何工商业要成功，非要有世界的眼光不可。我们的工作虽然不大，但是因着主的怜悯，已经普及全世界，有美国、中国、加拿大、德国等。特别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，更是密不可分。所以，我们都必须学功课，在召会里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是人人都必须认清自己的地位，守住自己的等次。不是说杜鲁门作总统，就比别人高，五星上将在前面带军队，就比杜鲁门上校低。不是这些问题；问题乃在于你的岗位在那里。你的岗位是作总统，你当然是发命令者，这是宪法。你的岗位是在外面带军队，你当然要听总统的话；否则，这个国家的秩序就无法维持。

美国这个国家好就好在这里，当大家竞选时，彼此攻击，然而一旦谁选上了，其他人都服气，并且都支持。在我们这个体系里，也是如此。虽然我们这个体系的中心是在我，信息是我讲，稿是我定，但不能说我就是你们的总司令。我不能到你们这里，就随便叫你们怎么作这，怎么作那；这也不是个体系，不能这样作。

盼望你们都了解，作文字工作，功夫一定要下得够。若是你们的时间摆不进去，用的功夫不够，事情铁定作不好。尤其是恢复本圣经的经文和生命读经，是不可以轻忽的。特别是作编辑、作翻译的弟兄们，要在主面前接受一个负担，好好把这个翻译作好。

有些书籍的出版是有时效，必须争取时间的。若是在时间上有来不及之处，可以交给外面的公司排版，因为这并不是天天有的事，多花不了几个钱。今天我在这里，一点也不是夸口，我蒙主怜悯，从最小的地方起家，若有主的祝福，就是因为我作事正确、争取时间。倪弟兄出版的敞开的门，其中有一篇“抓住机会”，（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九册，二二七页，）说到我们要学习抓住机会，否则神的工作，就要受到限制。我们一看见有缺、有漏洞，就应当立刻补上；比方看见时间上可能会来不及，就要快快送到外面请人排版，因为我们要争取时效。

凡事要在交通里作

已过书房有一件事作得很不合宜，就是印了许多东西，我都不知道。到底是谁主张印这些东西？可见这里的“头”太多，作主张的人太多。今天我是总编辑，你们在书房印的东西，至少都应该让我知道。如此，我带领这个工作，要作整个召会的改制，才能有一个全盘的计划，规画什么时候要作那一步。这并不是说我在控制，我是巴不得你们弟兄们都能拿起来；若是你们弟兄们都能作，我何苦跑到远东来？在西方的工作上，美洲等着我，欧洲等着我，澳洲等着我，连非洲也正等着我，我有作不完的事，作不完的工。我既放下那里的工作，来到这里，就自然有全盘的计划。现在我们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、生命读经都还没有作出来，书房却作了一堆其他的事，这就不对了。况且大家作事，警觉性都不够，若是你们的警觉性够，就会知道自己站什么地位，该作什么事。所以，大家作事，一定要有个制度才可以。我们今天这个情形，明显是我们的制度乱了。你们印这些东西，我都不知道，这实在是

不对。

书房要编辑那本书，或要翻译那本书，召会中的弟兄们是可以提议的，但这需要交通。我们的问题在于，一面大家不守制度，另一面又缺少交通。交通是很重要的。譬如，我们前面所说的，在犹大书里，你们把“主观”、“客

观”弄错了。虽然英文是用“主观的”，但从上下文看是读不通的，应该是“客观的”才对。若是你们打一通电话问我，最多花二十多块美金，你们就帮助我免去了那个错；可惜你们没有。反而是有一天，我自己看见英文不对，发觉那里怎么会是“主观的”，就立刻通知编辑部快快改。之后，我就担心你们中文翻译没有看出那个错；果然，你们没有发现那个错。这就暴露出你们的弱点，也暴露出我们的系统差，我们的工作效率更差。

作事要有体统，要在制度里

你们作编辑或作翻译的人，没有权利定规要作那本书。按作事的制度说，你们有负担要作，这是很好；但是召会的长老们，有任何提议时，书房必须先问问我。书房编辑要出版什么，不出版什么，是我在定规的；凡我定规要出的就出，定规不要出的，就不出。若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印了别的书，这与原则不合，是不对的；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难处。我实在盼望能帮助你们服事的人，改改制度，改改观念，认识老局面不能再要，那一套是不能再用了；你们一定要彻底的改。

若是你们还要在这里事奉召会，还要在文字工作里服事，所有的老作法都得改。从前你们只认人，不认事，现在你们要只认制度，不认人。制度好，谁上来作总统都可以，都好。以美国为例，就因为制度好，所以绝不会强者作总统，美国就强，强者一下台，美国就弱了。这是我们从前的味道，这味道一直留在台北这里，甚至台北的长老聚会，那个味道还在长老身上。我给你们建立起一个制度，你们放着制度不用，又去认同人，这实在是大错。主耶稣说，“今世之子对待自己的世代，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。”（路十六 8。）我们作事一定要有作事的体系，凡事要有体统。

从前中国一向吃大亏，就因为根本没有制度，完全是靠人事关系；人事在就有制度，人事不在就没有制度。以美国为例，若是总统不在了，美国还是一样可以运作，在制度上由副总统就任，继续执行。或许副总统没有总统那么强，但因为制度在那里，所以一切都不会改变。因此，我们要学功课：我们的本能只能在制度范围里应用。我们能在范围里用我们的本能，那才是我们的本事；这才是一个制度。若是没有制度，光有本事，你就会是野的，是个没有智慧的人。不要说“我喜欢，我不喜欢”等类的话；今天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，而是制度的问题。

若是你们有一个负担要为着主的恢复，就请接受这个制度。若是你们有负担为着主的文字工作，就请接受这个制度，把自己摆进去。你们要把自己摆在里头，接受一个制度，而不是要制度来接受你。若是没有这个制度，你也不能作太多；我们所以能作那么多，就因为在制度里。现在我们有多种语文的文字工作同时进行，若是没有一个制度，我们如何能作，又要怎么作？所以，请我们好好在这个制度里作事。

第十二篇 人人都到聚会中说话撒但的诡计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们要来谈到聚会和说话的问题。第一，我们的改制，乃是要把一人说话，改成众人说话。最低限度，改成多人说话。第二，改制就是恢复真理的释放；不只是恢复真理，乃是恢复真理的释放。这个真理，被撒但的诡计埋没多年了。撒但先是借着天主教把圣经封闭，说一般人不能明白圣经，只有圣品阶级才能读懂圣经；并且不许人有各自对圣经的明白和讲法，乃必须都在教皇的权下。

召会历史上的大会，是在康士坦丁大帝时制定的。当时，由于神学家之间常常辩论不休，到了康士坦丁大帝登基，为着维持国内的和平，加上他认为基督徒的势力非常庞大，却在分裂的状况下，所以为了维持他的天下，他就在名义上接受基督教为国教，作了基督教的头。同时，他还作了外邦异教的头。结果，他成了三个头——异教的头、基督教的头、以及罗马帝国的头。

他下令要所有神学家，都集中在奈西亚开大会，由他作主席。他命令众人不要再辩论，并要众人把所有道理不同的点拿出来，一起研究；研究出结果，众人都要共同遵守。以后便订定了奈西亚大会的信经、教条（creed），就是现在天主教和更正教，如圣公会等，所信奉的教条、信经；那是主后三百二十五年所定的。

第一次大会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在神学上又起了争论，所以又召开大会。从三二五年开第一次大会，直到五九〇年，教皇制度确立后，开大会这事才停止了。一切真理、教义的决断，由教皇和枢机主教来判断，然后下令众人接受。如圣母马利亚有没有原罪，他们从开头就辩论这个问题，辩论了十多个世纪，直到一八五四年，教皇庇护九世（Pius IX）下了谕旨，断定圣母没有原罪；从此大家便都遵守这个教义。

圣经虽然被封闭了，但在路德改教以前，在黑暗时代的一千年中，历来都有释放真理的人，然而大都被天主教杀死了。直到路德改教的浪潮汹涌，天主教毫无招架之力。在改教成功之后，圣经就被释放了，人人可以读圣经。然而圣经虽被释放了，却没有解开，人读了还是不懂。比方，许多人读马太一章一至十七节，只读到一些人名，却无法懂得其中的意义。历代以来，虽有许多人解释圣经，但他们只是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的解释，却没有看见多少基本的东西。他们所解的，不外长老治会、滴水或浸礼、以及圣洁等问题，他们对许多基本的真理，没有多少看见，特别是对圣经里的豫表和豫言两大项目，全不懂得。直到一个半世纪前，英国的弟兄们兴起，豫言、豫表才被解开；这些都是神所释放的。

豫言和豫表都被释放后，撒但又起了一个诡计，兴起神学。神学有长处，也有短处；长处是总归有一班人懂得神学了，短处是人一学了神学，就代替了其他人。其他人从此不用研究真理，也不用传输真理，因为被那班学神学的人包办了。这就是今天的基督教，在许多信徒当中，能讲解真理的寥寥无几。即使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也在这种气氛的笼罩下，同工们把说话的权利拿去，其他人都不用说了。我们所以要改制，就是要将由少数人说话的情形，改成众人都说话，盼望人人都尽功用。

在小排聚会里，总得有人豫备一点内容。我们必须在每一次聚会里，让人都有所得着。我们不能叫来的人空手回去，但我们却不要占别人的时间；我们不能让一个人一直说，别人却不能说。我们要有豫备，但不要抢着先说，要把时间让给别人。人若不说，就提几个问题要人说一点，然后我们说一点；之后，再给他们时间，让他们再说。等到快结束时，总要抓住一点时间，供应人，好叫人不空着肚子回去。

作挪亚的家人，建造方舟

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，深怕在书房服事的人造了方舟，却不进方舟。你们虽然在书房按时上班，是职员制度；你们所作的，却不是凡俗的事。然而，你们一天八小时作与神的话有关的事，下了班，到了聚会中，却都没有话，也不说话；这是不对的。若是这样，我们怎能盼望别人说话？若是这样，你们就像是挪亚所雇来造方舟的人，方舟造完之后，结果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进方舟，那些受雇来造方舟的人，却不知那里去了？我就怕在书房服事的人虽然参与方舟的建造，却没有进方舟。

若是在书房全时间服事的，每个人每周都去带一个小排，那是何等的好。

“带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到一个小排去，不是去取代别人，乃是去尽功用。现在许多小排都反应，他们在聚会中没有话，并且也说不出个究竟。所以，你们要去每一个小排，在聚会快结束时，抓住十五分钟，好好将你们所装备的话，供应给他们。

然而，讲话与讲话不同，不要讲起话来像个教师，要站起来像个弟兄，示范给他们看；每个弟兄都要能这样作。如此，我们的改制就能作成。否则，改制到末了，聚会仍是旧有的味道，不过就是众人彼此认识认识，聚会就没有意思，人也不愿意再来了。

我的负担就在这里，在书房上班的弟兄姊妹，不像在银行上班；在银行是作凡俗的事，在书房是作圣别的事。你们不像银行的行员是摸钞票、点钞票，你们在这里是“点”圣经的字，一个字一个字的点。若是这样摸圣经话语的人，结果在聚会里都不讲神的话，怎能盼望其他人讲呢？

要重真理，不重气氛

此外，你们传福音，并不是在主的话上，而是在你们的气氛里。最近有人编了一首诗歌，说到“我有歌，我有爱，我有路”。并且说，主耶稣就是这个爱，就是这个歌，就是这个路。这样的诗歌缺少真理。福音乃是要给人主的话，给人真理。或者有真理说到神，或者有真理说到人的罪，或者有真理说到人的败坏，或者有真理说到主耶稣，祂是怎样可爱。你们若不作这个，却另作你们的一套，那是不能持久的。不错，你们注意气氛，很容易把青年人带进来，但你们慢慢往下看，有几个人能留得住？他没有听见真理，你们怎能盼望他里面得救。这是不可能。我不反对有弟兄教音乐，但我不赞同用那么多时间打音乐的空气，要年轻人在那里一面唱，一面享受音乐的空气。

圣经明说，神的话语需要明白，需要祷告，需要说和唱。首先，要叫众人明白、认识真理。（提前二4。）其次，我们必须坚定持续的祷告，并尽话语的职事。使徒们祷告到地大震动，就有能力说主的话。第三，“说”是一件主要的事，但以弗所书明说不只要说，还要唱，要从心中向主歌唱、颂咏。歌罗西三章也说，主的话应当用唱的。然而不需要花太多工夫，研究如何唱得好听、如何配乐等。按规矩，青年人都应该到聚会里带着唱，到排里也带着唱，譬如“自基督来住在我心”，（诗歌二四一首，）那是真理。大家都要注意并学习真理。

我最近写了一首诗“诸天述说神的荣耀”，（诗歌附三首，）原来里面编了一节，“宇宙万有造化奇观，形形色色壮景万千，”但后来删掉不要了，因为我们不是搞文字游戏；我们是作真理，诗歌里一定要有真理。“宇宙万有造化奇观，形形色色壮景万千，”这话有什么真理？真理就是“自从创造世界以来，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，和神性的特徵，是人所洞见的，乃是借着受造之物，给人晓得的，叫人无法推诿。”这是真理。圣经没有要我们去弄一套文学的东西，我们不能进到那个里面。

青年聚会虽然好，但需要有一点改正，聚会的标题不能再用“福音演讲”。实在说，我们是传福音，是请人来听福音，不是听演讲。我们若是不按正当的原则传福音、生养，就是在产生摩押的后裔。罗得和他女儿生的孩子，就是摩押、亚扪的先祖。虽然他们履行那个律，所以生了孩子，但是手续不对，就成了乱伦。我们既不是演讲，怎能说是演讲？这样的事我们不能作；我们不能为要多得着人，就什么手续也不顾。从前青年会也得着很多人，甚至美国还来了一个篮球队，靠打球得人。我们不能倚靠这些人的方法，而要倚靠祷告，倚靠圣灵。

我们福音的能力在于祷告，并在于真理的话。我们要祷告，膝盖要跪在地板上；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并要读经，好找出神的话语，去说给人听。我们的真理若明亮，必满带能力；我们若只用外面的技巧去鼓动青年人，他们魂虽有享受，只怕后来受浸留下的没几个。我们不能自己骗自己。

我绝对赞成我们都应当学习如何唱诗，但我们不能完全进到那个空气里。学音乐是对的，但我们不该过度强调音乐。各处会所的圣徒应当练普通的圣乐合唱，这种圣乐是我们诗歌所跟从的，是从大卫的时代传下来，经过天主教、更正教，直到今天。我们的诗歌就是从一万多首圣诗中选出来的；有些调子是后来编的，有些调子是从古调里摘出部分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美国人很崇尚新文化，所以有一阵子，有些人写了一些新的圣乐。然而，过了二、三十年，人们都不唱了；人们还是喜欢一些老调子。我们的诗歌里，把圣乐里的好调子，差不多都选录在里面。圣乐的老调子较沉稳，如“永久磐石为我开，让我藏身在你怀”；（诗歌七三一首；）虽然“多年疲惫，未能寻到一泉源”（诗歌二五四首）好像轻快些，但还没离开圣诗的曲调。若是离开圣诗的曲调就不对了。圣诗既不轻浮，也不张狂；圣诗乃是相当的沉稳、稳重。我深知倪弟兄非常反对在诗歌上搞花样，因为那不能建造我们的灵。我赞成你们写新诗歌，但你们要守住原则，否则，再进一步就没有真理了。我盼望你们懂得这些讲究。

我们不只需要明白真理，更要彻底的明白真理。在书房服事的人，第一是摸真理，无论是翻译、听抄、作稿、校对，就是在摸真理。其次，要祷告；第三，要出去说；第四，要唱。唱是我们中间最弱的点，我们中间唱得太差。所以根据这个，我也赞成弟兄们教唱；但我担心这一教，大家又偏向那一面，完全搞音乐去了。所以你们要平衡，真理是一定要学的。盼望你们到小排里，应该从诗歌本选出一首诗歌，带弟兄姊妹好好唱一唱，这很叫人得益处。在这四点上，你们都得用功。

人人到聚会中说话

结论是书房的工作人员，一面都得尽我们的圣职，在文字工作上好好服事；一面都要去说话，不只在小排里说，还要在主日的大聚会里说。现在的分班、分级教导铁定是好的，但这需要花很大的力气。你们去分级教导时，不能像小学里的教员一样，仅仅教知识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灵。我们教导真理，不只是知识问题，更是生命问题，所以必须供应人生命。这当然比较困难。过去在老的作法里，只要一两个人属灵，讲点道，领领唱诗，祷告祷告，就可以交差了。但今天要把大家兴起来说话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盼望书房的弟兄姊妹要带头，都去说话；不要只摸文字，却不说话。

我们只摸这一套文字，却都不去讲说，这是不行的。外面的人买了我们的书，便用来作为讲说的材料，我们作书的人，自己反而不说，这不是很可笑么？我们不要关起门来说，或者不说则已，一说就要一鸣惊人。我们还得学，不要大大的说，长篇大论的说，倒要小小的说，一点一点的说。在每一个聚会中，我们都应当抓住时间，说几分钟的话，这才是正当在聚会中尽功用。

新竹召会去年十月改制前，人数还不到一百九十位，现在仅仅新竹一个地方，就有三百四十位。他们增加了百分之九十。永和召会改制前，只有三百多位，现在已经超过五百位。然而，台北一个一个会所，人数的增加率都很差，很少达到百分之二十的。去年十月间的统计，主日上午的擘饼聚会，到了三千人左右，至今还是三千人左右，看不出什么增加。我观察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，这是我要和长老同工们谈的问题。在中国大家庭里，即使有十个儿子，十个媳妇，只要有一个婆婆当家，这些媳妇就都没有责任，没有一个会想作饭的。所以北方人有句话说，“媳妇多了，婆婆作饭。”我就怕台北这二十几个会所都是媳妇，没有想作饭的，所以人数无法繁增。

在新竹，媳妇就是婆婆，因为没有婆婆，媳妇就当家了；所以他们能作出一个结果。在台北这里，会所的作用相当少，这我不怪会所的带头人，但我要怪同工，怪福音书房的人。所以，我要和你们约法三章，你们在书房作事的人，都得去说话。简单的说，书房是一个机构，为要完成一个使命，就是把我们的话语、信息，都印成书，录成录影带或录音带，分送出去；并且要翻译成其他语文，送至全球各地。要完成这个使命，一定要按作事的规矩。你们都必须在一个制度里，有一个总管；你们都得听这一位总管、经理的话，照这里的制度，按时上班。遇有紧急的事情时，可以请假。这个制度若不严格执行，你们工作的效率自然就差。这是一面，和属灵没有什么关系。

另一面，因着我们所作的是主话语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众人都得负这个责任，出去说话。到那里说呢？当然是到聚会中，到大聚会和小排聚会里。每周都有小排聚会、主日聚会，以及周中一次或两次聚会，希望福音书房的同仁，都要尽力参加聚会。一到聚会中，就要说话，并且每一个人都要说话。若是长老说，同工说，福音书房的人也说，一百位全时间者也都说；这四班人，福音书房的人、同工、长老、全时间的，加起来约二百多位，而我们一共才四百个排，两周就能把四百个排照顾一遍了。

这就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两百人都作这事；书房的人作这个，同工们作这个，长老们作这个，全时间的也作这个。如此，我们就把话语作活了，大聚会活，小聚会也活了。结果，没有一个聚会不活，都变得丰富了，福音出去，真理也出去了。

重视属灵的教育

据我观察，政府迁台三、四十年来，能够成为经济强国，就是因为教育。这周我读了两篇报导，一篇讲十年前，一九七五年台湾出口的统计，在全世界列第二十七位出口国；过了十年，今年统计，台湾占第十二位，爬升了十五位。可见，台湾的出口是进步了许多。世界各国没有不作出口的，因为不作出出口赚不了钱；然而，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，台湾占了第十二名。这是根据于台湾的教育程度提升了。教育程度有了，自然能作出事情，生产力大，出口就多了。

其次，我看见台湾的外汇存底已经超过二百亿。钱赚得多是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教育作得好。在台湾，高中生到处都是，大学生更是成群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要跟政府学。政府作了四十年，作得老百姓都受到高等教育。要知道，国民政府来台湾时，今天五十岁的人，那时不过十岁，这些人都受了国民政府的全备教育，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到大学，可谓教育成功。然而，我们在这里为主作工也三十几年了，但我们的属灵教育却是失败了。

根据我的观察，就因为我们属灵教育的失败，所以如今我们要用人，都没有人可用。故此，我们彻底的觉悟，我们必须改制。虽然同工也罢，长老也罢，有许多人在观念上，还不一定跟得上我，认为要改制，还得一段时间；但我心里确知非改制不可。包括姊妹们在内，都得担起这个担子。我们现在要共同抬一个约柜，改这个制度，使两千年来，主在召会中没有得着的，能有一个机会得着。

台湾这个小岛人多，实在是好，很容易大家作就起来了。只要我们一同担这个担子，人人都出去讲，到每一个聚会里去讲说真理，这个改制就会成功。我们要在每一个聚会里看机会，人有东西供应我们，就让他们讲，因为人人讲说神的话，正是我们所要的。若是他们没有东西供应，我们就不能让参加聚会的人，饿着肚子回去，我们必须起来讲。姊妹们也都要学这个功课，要学着讲。盼望同工、长老、全时间者、福音书房的人，二百人都动起来，每周、天天参加聚会，到聚会里尽功用。这个大家都要学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都要学，都要讲。

第十三篇 同心与目标的一致文字工作如同兵工厂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现今在主的恢复里，文字工作是很大的一项。文字工作在主的恢复里，就是兵工厂，专门制造主恢复中的“武器”和“子弹”；如同一个国家的国防，极大部分需要倚靠兵工厂一样。我们在海外，西方召会的开展，有百分之八十需要归功于文字工作。这二十几年在西方，主的恢复扩增了三百多处召会，并且扩展到了各大洲。许多地方的召会，都是借着文字工作兴起的。至于远东，召会的往前也一直倚重文字的供应。

各部门需互相通气

书房既是兵工厂，这个单位就需要大家互相通气，彼此有交通，才能有效的出产各样产品。依我看，福音书房的行政是总的，管发行；然后有编辑、排版、校稿三部门。当然还有其他部门，如库房、门市、会计等。我的负担是，这么多的部门，必须绝对的通气，因为一不通气就会出事。举例来说，我们豫计要出版恢复本，同时也印制和合本经文附加恢复本的纲目。最近我偶然发现，我们印的和合本圣经，其中所附的恢复本纲目，有些地方竟与恢复本单行本的纲目不一致；追查之下，才知道是因编辑的人与排版的不够通气，以致应当是同样的内容，却印出不同的样子。

我观察这里的召会和书房，都犯了一个同样的毛病，就是彼此不通气。“不通气”是我们通俗的说法，用属灵的话说，就是不交通。若是书房各部门不交通，出版的东西一定有差别。至终的结果，就是书房出版的东西，一种材料，两个样子；这就会导致混乱。

工作的目标需要积极并一致

在书房各部门服事的人，一定要交通，要通气，并且要看准目标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兵工厂。我们台北的工作、召会，甚至远东的，都在这点上吃了亏。同工们可以说是相当同心，但对于工作的目标并不积极。举个例子，一九四七、四八年，国军和共军打仗。共军采取一种战术，全体集中打一个地方。当他们决定要把济南府拿下，把津浦路拿去，以切断南北交通，就把各处的军队、老百姓，都集中起来；用人海战术，把济南府拿下，南北就“不通气”了。之后，共产党又来第二步，大军压境，从东北打进山海关。共产党的军队是不打则已，要打都是目标一致的打。国军则是各守据点，你守你的，我作我的，完全分散了。共军是一致的，他们拿下济南府后，全军南下，推进到徐州，都是这个原则。这样，他们一路打到南京，国军则是一路节节败退。

我们远东的同工不是不同心，但工作的目标的确不积极。虽然大家都为着主的恢复作工，但众人的目标在那里？已往我和倪弟兄同工时，我是跟着他的。那时虽然他也有许多同工，但工作目标却不一致。倪弟兄亲自和我谈过，对于那种情形，他也没有办法。那些同工算是同工，但同工的行动、工作目标不一致；所以，最后弄得倪弟兄不能尽职，只好任由他们去作。结果谁也带不起来、作不起来，并且散射无章。

过了几年，大家学了功课，还是请倪弟兄回来带领。倪弟兄恢复职事以后，头一件事，就是要求所有的同工“交出来”。什么是“交出来”？意思是，众人既然为着主的恢复，要同心合意作工，就要把自己的那一套摆在一边；若是谁带领，就用谁的那一套。结果大家都交出来了。一交出来，北方就有了复兴。没有交出来前，什么也作不通；一交出来，就完全通了，立刻全国得复兴。这并没有说得太过，只是不幸政局转变，使我们受到最大的打击，我们因此来到海外。

我们在台湾三十六年的历史，头六年是势如破竹，从四、五百位发展到四、五万人，有一百倍的繁增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就因那时我在这这里的带领，是目标一致。许多人到台湾来，都受这个感动。特别是菲律宾，他们最受感动的，是台湾从南到北，连最小的弟兄，都是一个腔调，全体一致。然而这个一致，是在邀请史百克弟兄来台后，被破坏了。依我看，这个伤痕直到今天没有完全得医治。结果少数人出去了，我们多数人仍留下。然而在留下的人中，那个一致减低了。而后过了一两年，我就出国了。

若即若离必产生后患

我们在海外是一致的，所以在很短的时期内，就产生了三百多处召会。我要对你们说诚实话，在远东这里，你们在台湾这些年的工作，是若即若离。

“即”是就近，“离”是远远的。你们虽然同心，但却是若即若离。你们有百分之八十的“即”，但也有百分之二十的“离”。“若即”是多的，百分之八十；“若离”，百分之二十。然而，就这百分之二十出了问题。你们在台湾的工作，没有和我的带领绝对一致。在军事上，如果我是总司令，总司令底下有军长；总司令下命令，军长接受命令，但若是百分之八十接受，百分之二十不接受，一定打败仗。在军队里，军令一定要接受，即使是错也得接受，死也得接受；这样才能打胜仗。

我远在美国时，远东看起来好像是配搭的，但只是百分之八十的配搭，还差了百分之二十，弱就弱在这里。所以，我里头很作难。我里头一直在衡量，如何能防范将来的后患。这百分之二十的不一致，将来一定发生后患。有其果必有其因，迟早必要结出果来。远东的工作如此，福音书房的工作也是如此。若要真正福音化台湾，就要全体一致。军队不接受命令则已，一接受命令，就是死也得接受。这是原则，这也是战术，是百分之百的一定胜利。若是在我这总司令之下，还有异军，百分之八十接受我的命令，百分之二十不接受，我们就铁定失败。

我不承认我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但我也不承认我是个糊涂的人。我从得救那一天跟随主，直到如今，我选择的道路从没有错过。当时我在北方，是第一个脱离宗派的。那时环境给我的包袱很重，五十年前的烟台，基督教空气浓厚，许多人渴慕追求真理。我周围的同事、熟悉的人，几乎都彼此认识。我却独树一帜，脱离宗派。蒙主的怜悯，我这个人是不作则已，要作就非作到底不可，除非我肯定这件事不对。

在中国大陆，我选择和倪弟兄同工，因为我看得很清楚，主的见证、恢复、主的道路，都在他身上。你们可以去问老一代的人，我在大陆几百位倪弟兄的同工中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第一；我是绝对的和倪弟兄同工。有位老牧师说，我是完全跟随倪柝声；他以为这样说，对我是羞辱。然而，我板起脸来，严肃的说，“一点也不错，我是绝对跟随倪柝声的。倪柝声讲什么，我就讲什么；倪柝声没有讲的，我就不讲。我是以讲倪柝声所讲的为光荣。”直到今日，我还是这样。

众所周知，倪柝声弟兄在大陆进了监；但这几十年，直到今日，我与他还是一致的。因为这样，我才把一致的空气带到台湾。是谁先向这个一致挑战呢？就是史百克所影响的一班人，他们向这个一致挑战。他们从前都大声疾呼一地一会，坚持召会的立场，走召会的道路。等到我们的一致受到挑战后，这个东西在远东的同工中，百分之二十还存在；就是这个东西作祟，病源还在这里，因此远东的工作不积极。

所以，我要提出警告，你们在书房若不是为着主的缘故，奉劝你们早去别的地方作事。你们在这里是奉献的，是为着主的；若是你们要有一个前途，要发展你们的人生，你们就错了。我们在这里是牺牲我们的人生，只为着一个目标，就是开展主恢复的见证；此外，我们再也没有别的目标。若有人为着别的目标，在这里就是错的；这里没有别的目标。

我们必须一致，我曾考虑如何能除去这个不一致。在福音书房的工作上，这是一个问题；在我们整个远东的工作上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“若离”是百分之八十，“若离”是百分之二十。然而，这百分之二十是个不守本位的细胞；这不守本位的细胞，是早晚要生出癌的。细胞原是好的，但恐怕这个“若离”，因着不守本位，至终就生出无可救药的癌细胞。

将主的恢复摆在第一

你们要看清楚，福音书房的文字工作，乃是主恢复的兵工厂。我常常对人说，我能够服一个倪柝声，就能服一百个。这意思是，你们任何人，能把这个工作好好带起来，我就佩服你们。即使我比你们年老，我还要跟你们。直到今天，我在工作上的政策仍是如此。凡是弟兄们能有高明的建议，我没有不接受的。当然，意见我不要，东批评、西批评我也不要，但有积极的意见我一定接受。你的意见必须是积极的，必须是高明的；不冷不热、模棱两可的我不要。有些人提议了，结果自己根本不作，请问这提议有什么意思？若是你们对书房的文字工作有什么提议和建议，你们必须投身在其中。若是你们建议了，自己却不在里头，好像作也可，不作也可，那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建议，这没有什么意思。

我愿意对大家说，若是主的恢复有成就，秘诀都在这里：一定要一致，一定要绝对。主从没有亏待我们这些人，即使是我们这些老同工，主也没有亏待任何一个人。今天，我们是走牺牲的路，走奉献的路。世人读书、受教育、就业，都是为着自己的前途、发展，但在主的恢复里，第一没有前途，第二没有升级、发展。从开头到末了，都是牺牲，后果怎样乃是在主手中。我一点也没有贪图；五、六十年前，从头一天奉献，我就准备吃树根、喝山水，但主始终没有叫我过那样的日子。今日的一切，都不是我当时冀求的；我们能达到今日，都是主给的。

所以，在你们还年幼时，你们就要清楚，不要把手上的工作，看作是你们的一种职业，能发展，能升级。你们必须把自己全然摆进去，好使你们与别人一致。以我自己来说，一切事都以主的恢复为第一，为首先。这并不是说我不顾到我的生命，也不顾到我的家庭，只是那些都是第二，第一乃是主的恢复。在书房服事的人也一样，必须把书房的工作看作第一。我绝对相信，你们一有了这个心志，有了这样的目标，你们的工作就都要改观。乃是这一个心志，这一个目标，能叫你们把一切，把每一滴血都用上去。

求主的宝血遮盖我，我是每一个血轮都摆在主的恢复里，因为这不是我的工作，这乃是主的恢复。无论主的恢复那一部分落下去，都是我所关心的。我若是为着自己的工作，为着自己的什么，就不需要来台湾。台湾今天交给你们作，作得好是你们，作得不好也是你们，与我无妨。然而，以我这样的年龄，我还回到台湾，我乃是为着主的恢复。但愿在书房服事的人，看待书房的文字工作，也是如此。

要有交通，有一致的目标

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作一个工，一定要通气，要有交通。同时我们要看清楚，我们今天在主恢复里作工，不是像一个自由派的传道人，或者像那些从我们中间出去的，自己作一个工，彼此间却没有一个同心的。即使原来同心、通气，但过了几年，就都不通气，彼此分了。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作工，不是作自己的工，这一点同工们都必须看见。我们乃是共同作主恢复里的一个工作，我们有一致的目标。

其次，我们需要考量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是站在什么地位？我们是否能把这个工作拿起来？台湾的同工，是不是能把台湾的工作拿起来？我们考量，若是不能拿起来，就得祷告，求主给我们能拿起来的，能带领的。你若是那能拿起来、带领的，就应当忠心带领；若是不能带起来的，应当听从别人的带领。

同样的，在书房也是如此，你若不能拿起书房的服事，就要在你那一分里，尽忠的和拿起来的人目标一致；这就是我的负担。你们不要把福音书房看作是一个工厂，一个商店，只因为缺了一个职员，所以请你作伙计。你们若是这样想，那就没有意义。在书房服事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升级或前途可言，但从这个立足点而言，你们若在乎，我就劝你们，快快到外面找工作，找个待遇好，并且会升级、有前途的。你们无须留在这里。我们在这里，如希伯来十一章里所说的，乃是为着一个永远的目标。